宋本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左傳十一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九 起二十九年盡二十九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此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 疏 注公在至明常○正義曰僖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十七年秋九月公至自會宣七年冬公會諸侯于黑壤八年春公至自會成十年秋公如晉十一年春公至自晉十二年冬公如晉十三年春公至自晉此等正月公皆不在其類多矣是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皆不書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云云釋例曰襄二十九年春正月公在楚凡公之行始則書所如還則書公至今中復書公在楚者明國之守臣每月亦以公不朝之故告於廟也每月必告而特於正月釋之者蓋歲之正也月之正也日之正也三始之正嘉禮所重人理所以自新故特顯以通他月也公之在外所以闕朝正之禮甚多唯書此一年釋此一事者斯禮有常非義例所急故因公遠出踰年存此一事以示法也○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無傳四同盟○衎苦旦反 疏 注四同盟○正義曰衎以成十五年即位其年盟于戚十七年于柯陵十八年于虛朾襄三年于雞澤五年于戚七年及孫林父盟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二十七年于宋衎自前即位及後復歸凡與魯九同盟劉炫以爲杜云四同盟者誤今知不然者以其與成公三盟不數五年盟戚經不書不數七年林父是大夫又特共魯盟亦不數故爲四同盟也劉不尋此理而規杜過非也○閽弒吳子餘祭閽守門者下賤非士故不言盜○閽音昏弒申志反祭側界反 疏 注閽守至言盜○正義曰周禮閽人王宮每門四人鄭玄云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既服墨刑使之守門是下賤人也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此爲下賤非士故不言盜也穀梁傳曰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爲卿今蓋以攝卿行○羯居謁反 疏 注公孫至卿行○正義曰公孫段即伯石也據三十年傳伯有死始命伯石爲卿則此時未爲卿矣未爲卿而得書其名故疑之云蓋以攝卿行也以隱公攝位爲君而國人君之諸侯與之知攝位爲卿者諸侯亦即以爲卿序之於列故史得以卿書也文七年傳稱晉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荀林父謂蔑曰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是知有使大夫攝卿之法也○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

杞復稱子用夷禮也○復扶又反【疏】注杞復至禮也○正義曰杞入春秋書爵稱侯又稱伯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稱子傳曰用夷禮故曰子自爾以來常稱爲伯今復稱子傳云書曰子賤之也明爲用夷禮故賤之知杞復稱子用夷禮也

○吳子使札來聘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札側八反【疏】注吳子至上國○正義曰上云閽弒吳子此言吳子使聘傳曰其出聘也通嗣君也不知通嗣君通誰嗣也賈逵服虔皆以爲夷末新即位使來通聘案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文九年毛伯來求金並不言王使傳皆云王未葬也是知先君未葬嗣君不得命臣此與閽弒吳子文不隔月吳魯相去經塗至遠豈以君死之月即命臣乎而得書吳子使也且傳稱季札至魯徧觀周樂至戚聞鐘聲譏孫文子云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自請觀樂譏人聽樂曠世大賢豈當若是故杜以爲通嗣君通餘祭嗣也二十五年遏爲巢牛臣所殺餘祭嗣立至此始使札通上國吳子未死之前命札出使既遣札聘而後身死札以六月到魯未及聞喪故每事皆行吉禮也經傳皆無札至之月知以六月到者以城杞在五月之下城杞既訖乃有士鞅來聘杞子來盟若共在月中則不容此事下文有秋知札以六月至也札去之後吳始告喪告以五月被弒故追書在聘上耳札實公子不書公子者吳是東夷其禮未同於上國故使不書氏以札是卿故書其名耳釋例曰吳晚通上國故其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也昭二十七年傳稱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是吳謂諸夏爲上國也

○秋九月葬衞獻公無傳○齊高止出奔北燕止高厚之子燕音烟○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釋解也告廟在楚解公所以不朝正【疏】注釋至朝正○正義曰公本在國每月之朔常以朝享之禮親自祭廟今以在外之故闕於此禮國之守臣於此朔日告廟云公在楚史官因書於策傳解其告廟之意告云公在楚者解釋公所以不得親自朝正也

楚人使公親襚諸侯有遺使賵襚之禮今楚欲遣使之比○襚音遂說文云衣死人衣遺使所吏反下同賵芳鳳反一本作賵此必利反【疏】楚人使公親襚○正義曰檀弓云襄公朝于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強之巫先拂柩荊人悔之記之所言即是此事所異者此言請襚彼言請襲此言被殯彼言拂柩雖俱說此事先後不同禮死而沐浴即襲襲後始小斂大斂乃殯案往年傳公及漢聞康王卒公欲反則康王之卒公未至楚楚人使公親襚傳在此年言之則此年始令公親襚襚不得爲襲也卒已踰月不得柩仍在地足知殯是而柩非記虛而傳實也然則襚衣所以衣尸既殯而使公襚者致襚所以結恩好其衣不必充用雜記記致襚之禮云委衣于殯東是既殯猶致襚也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僖薨十年猶

致之況既殯也。注諸侯至之比。正義曰雜記云弔者含襚賵臨是諸侯之臣使於鄰國之禮也楚人以諸侯相於有遺使賵襚之禮令以公身既在意在輕魯欲以公依遺使之比使公親行之也

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襚禮與朝而布幣無異。祓音拂徐音廢邪似嗟反

疏祓殯至弊也。正義曰案雜記諸侯使臣致襚之禮云委衣於殯東今楚人以公身在意欲輕魯公依遺使之比公以楚人輕已所以患之故穆叔云若使巫人先往祓殯則是君臨臣喪之禮祓除既了而行襚禮布陳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無異有何可患劉炫云朝禮兩君相見先授玉然後致享乃布陳幣帛於庭也祓殯者君臨臣喪之禮先使祓殯行臨喪之禮然後致襚則全是布幣之禮言與朝而布幣無異也君臨臣喪者由先見臣故以祓殯比行朝禮自然致襚似布幣楚以親襚屈魯魯以祓殯自尊令。贊曰疏云以殯有凶邪畏惡患之不肯親襚穆叔云先使巫人祓除殯之凶邪。既無而行襚禮布陳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無異言俱無咎有何可患

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茢黍穰。茢音列徐音例穰如羊反鄭注周禮云茢苕箒

疏乃使至祓殯。正義曰巫者接神之官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鄭玄云為有凶邪之氣在側桃鬼所惡茢萑苕可埽不祥君臨臣喪禮有此法故使巫以桃茢先祓殯若以楚子為臣然所以屈楚也茢是帚蓋桃為棒也毛詩傳曰薍為萑萑苕謂薍穗也杜云茢黍穰者今世所謂苕帚者或用薍穗或用黍穰是二者皆得為之也

楚人弗禁既而悔之禮君臨臣喪乃祓殯故楚悔之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兵死不入兆域故葬北郭

疏注兵死至北郭。正義曰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郟敖康王子熊麇也王子圍為令尹圍康王弟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為昭元年圍弒郟敖起本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以自益使公冶問問公起居公冶季氏屬大夫璽書追而與之璽印也

疏注璽印也。正義曰蔡邕獨斷云璽印也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周封璽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衞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唯其所好自秦以來唯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案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鄭玄云今之印章也則周

時印已名璽但上下通用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
致季氏使命及舍而後聞取卞發書乃聞之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疏我【疏】
公曰至疏也。正義曰武子書云聞卞將叛則是叛形未著故公猜之言武子自欲得之而誣言其叛多見疏外我也多見疏猶論語云多見其不知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
本皆作多古人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酤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為韻此類衆矣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已故不敢入對
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以卿服玄冕賞之【疏】注以卿至賞之。正義曰公冶先為大夫公今以恩加賜知以
卿服玄冕賞之也周禮司服云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是卿與大夫同服玄冕也其旒當以命數為異耳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
伯賦式微乃歸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也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
季氏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
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大夫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
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斂力驗反且無使季氏葬我。葬靈王不書魯不會鄭
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印段年少官卑。少詩照反【疏】葬靈至段往。正義曰鄭之上卿卽子展
也有事謂君適楚而代守國也計於時鄭卿在國猶有子西伯有不使彼行而使印段者蓋別有所掌共子展守國故不得行也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
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詩小雅盬不堅固也啓跪也言王事無不堅固故不暇跪處。盬音古跪其委反【疏】注詩小至
跪處。正義曰小雅四牡之章盬亦蠱也昭元年傳曰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蠱是蟲之害物故為不牢固也釋言云皇暇也啓跪也李巡曰皇閒暇也啓小跪也言王事無有不牢固已當牢
固之故不得閒暇而跪處也東西南北誰敢寧處謂上卿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言我固事晉楚乃所以蕃屏王室。

蕃芳元反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傳言周衰畢於晉楚○吳人伐楚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言以刀明近刑人○近附近之近○鄭子展卒子皮卽位子皮代父爲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以父命也六斛四斗曰鍾○餼許氣反【疏】以子展之命○正義曰蓋死日近死時民已饑故假其生時之遺命也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民亦望君爲善【疏】鄰於善民之望也○正義曰鄰近也近於善民亦望君爲善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施而不德○貸他代反下同施始豉反下文同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得掌國政○向許丈反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升降隨宋盛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治理其地脩其城【疏】注治理至其城○正義曰經書城杞謂築杞城耳下使女叔侯來治杞田知治杞之地非獨脩其城也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大叔不書不親事○知音智大叔音泰下同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文子衞大叔儀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屛周宗諸姬也夏肆杞也肆餘也屛城也○夏戶雅反注下皆倣此肆以二反詩傳云斬而復生曰肆方言云枿餘也秦晉之間曰肆【疏】夏肆是屛○正義曰方言云肆枿餘也秦晉之間曰肆鄭玄云斬而復生曰肆杞是夏後滅而復存猶木之枿生小栽也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昬姻孔云

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親則昬姻甚歸附也○比毗志反）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云猶旋旋歸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
見知伯女齊相禮（子容高止也司徒華定也知伯荀盈也女齊司馬侯也相禮侍威儀也○女音汝相息亮反）賓出司馬侯言於
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專自是也）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
專則速及（速及禍也○侈昌氏反又尸氏反）侈將以其力斃（力盡而自斃○斃婢世反）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爲此秋高止出奔燕昭二十年華定出奔陳傳○專則人實斃之絕句將及矣本或作侈將及矣者非）○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謝魯爲杞城○爲于
僞反下文爲之歌皆同）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公將以酬賓）射者三耦（二人爲耦○耦五口反）【疏】（射者三耦正義曰燕禮云若射則大
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有爲射之時也此云公享之則享法亦有射也周禮射人云諸侯之射以四耦此三耦者彼是畿內諸侯故四耦此及儀禮大射畿外諸侯故三耦或當臣與君異
也）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
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召上照反鄫才陵反黨音掌）○晉侯使司馬
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夫人平公母杞
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慍紆運反怒也怨也）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不尚叔侯之取貨）【疏】（注不尚至取貨○正義曰服虔云不
尚尚也尚當取女叔侯殺之下叔侯云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服虔云毋寧寧也寧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杜以其言大悖無復君臣之禮故改之以爲夫人云不尚取之者先
君不高尚此叔侯之取貨也毋寧夫人謂先君當怪夫人之所爲也劉炫以夫人慍而出辭則其言當悖直言不尚此事所譏大輕淺非是慍之意昭八年穿封戌云若此君之及此追恨不殺靈
王其意乃悖於此蓋古者不諱之言服虔之説未必非也）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
（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陜縣揚屬平陽郡○虢瓜百反焦子消反滑乎八反）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

國多矣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行夷禮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何有盡歸之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書魯之朝聘○好呼報反下好善同府無虛月無月不受魯貢如是可矣可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言先君毋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瘠在亦反毋音無焉用於虔反○杞文公來盟魯歸其田故來盟書曰子賤之也賤其用夷禮○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壽終○說音悅壽音授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為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疏好善而不能擇人○正義曰昔有當塗貴鄧國公蘇威嘗問曰知人是善然後好之何以言其不能擇人有曰好善仁擇人鑒雖有仁心鑒不周物故好而不能擇也劉炫以此言亦有所切於彼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疏注魯以至禮樂○正義曰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曰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是魯以周公故有天子之禮樂也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召上照反本或作邵疏歌周南召南○正義曰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以樂音為之節也周南召南皆文王之詩也周召者岐山之陽地名周之先公曰大王者自豳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大王生王季王季生文王文王於時雍梁荊豫徐揚之民皆歸文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改都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賜周公旦召公奭以為采邑使此二公施教於已所職之國為文王行先公賢化與已聖化使二公雜而施行之但南土感化有深有淺其作詩也或感聖化或感賢化及武王伐紂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其六州所作詩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其得仁賢之化者謂之召南其實皆是文王之化而分繫周召二公耳必分繫者文王以諸侯之身行王者之化詩人述其本志為作聖賢之風此詩體實是風不可以雅名之文王身有王號不可以風繫之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為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周公聖以聖化繫之周南十一篇召南十

四篇季札此時徧觀周樂詩篇三百不可歌盡或每詩歌一篇兩篇以示意耳未必盡歌之也劉炫云不直言周召者以其實非二公身化也言南者詩序云言化自北而南也謂從岐周南被江漢也○注此皆至聲曲○正義曰詩人觀時政善惡而發憤作詩其所作文辭皆準其樂音令宮商相和使成歌曲樂人采其詩辭以爲樂章述其詩之本音以爲樂之定聲其聲既定其法可傳雖多歷年世而其音不改今此爲季札歌者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也由其各有聲曲故季札聽而識之言本國者變風諸國之音各異也

曰美哉 美其聲

疏 注美其聲○正義曰先儒以爲季札所言觀其詩辭而知故杜顯而異之季札所云美哉者皆美其聲也詩序稱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長歌以申意也及其八音俱作取詩爲章則人之情意更復發見於樂之音聲出言爲詩各述己情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神瞽大賢師曠季札之徒其常有以知其趣也

始基之矣 周南召南王化之基 **猶未也** 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盡津忍反 **然勤而不怨矣** 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樂音洛下和樂聲下文樂而不荒同

疏 注未能至怨怒○正義曰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此作周召之詩其時猶有紂存音雖未能安樂已得不怨怒矣

爲之歌邶鄘衛 武王伐紂分其地爲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鄘音容被皮義反

疏 注武王伐紂分其地三監○正義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此注取漢志爲說也漢世大儒孔安國賈逵馬融之徒皆以爲然故杜亦同之鄭玄詩譜云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使尹而監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崩後五年周公居攝三監道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彊兼并彼二國混其地而名之先儒唯鄭言然康叔以後七世至頃侯仁人不遇邶人作柏舟之詩以刺之以後繼作十九篇爲邶風十篇爲鄘風十篇爲衛風皆美刺衛君而分爲三耳此三國之風實同是衛詩而必爲三者鄭玄云作者各有所傷從其本國分而異之故爲邶鄘衛之詩焉其意以爲邶鄘衛各是大國土風不同作者雖俱有美刺而各述土風故大師各從其本分而異之

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 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思息嗣反下憂思反

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

衞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衞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爲別故有疑言○別彼列反疏注康叔至疑言○正義曰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世本世家文也
魯爲季札作樂爲之歌聲曲耳不告季札以所歌之樂名也札言吾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先
聞其善今聲合其意雖不知其名而疑是衞風也言是其衞風乎疑之辭也直聽聲以爲別不因
名而後知故有疑言焉爲之歌王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風俗不與諸侯同故不爲雅疏注王黍離至爲雅○正義曰王詩黍離爲
首王非國名故舉首篇以表之王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也始武王作邑于鎬是爲
西都周公攝政營洛邑謂之王城是爲東都成王旣居洛邑復還歸西都十一世至幽王遇西戎
之禍平王東遷王城於時王政不行於天下其風俗下同諸侯王畿內之人怨刺者以其政同諸
侯皆作風詩不復爲雅其音旣是風體故大師別之謂之王國之變風也謂之王者以王當國猶
春秋之王人天命未改尚尊之故不言周也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爲之歌
鄭詩第七疏爲之歌鄭○正義曰周宣王封母弟友於西都畿內是爲鄭桓公於漢則京兆郡鄭縣是其都也幽王之時桓公爲大司徒見幽王政荒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
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教之濟洛河潁之間有虢鄶之國取而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及幽
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虢鄶之地而
居之於漢則河南郡新鄭縣是其都也武公入作卿士國人作緇衣之篇以美之以後凡二十一篇皆鄭風也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
其先亡乎美其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疏曰美至亡乎○正義曰樂歌詩篇情見於聲美哉者美其政治之音有所善也鄭君政教煩碎情見於詩以樂播詩
見於聲內言其細碎已甚矣下民不能堪也民不堪命國不可久是國
其將在先亡乎居上者寬則得衆爲政細密庶事煩碎故民不能堪也爲之歌齊詩第八疏爲之
歌齊○正義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虛也武王伐紂封大師呂望於齊是爲齊大公其封
域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於漢則齊郡臨淄縣是其都也大公後五世哀公荒淫怠慢
國人作鷄鳴之詩以刺之後凡十一篇皆齊風也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泱於良反韋昭於康反表東海者
其大公乎大公封齊爲東海之表式○大音泰國未可量也言其或將復興○復扶又反下不復譏同爲之歌豳詩第十五豳周
之舊國在新平漆縣東北○豳彼貧反疏爲之歌豳○正義曰豳者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其地西近戎北近狄豳是彼土之地名於漢則扶風郡栒邑縣是其都也周室之先

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遷彼焉由能脩后稷之業教民以農桑民咸歸之而成國積九世至大王乃入處於岐山世世脩德卒成王業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於是舉兵東伐之乃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作七月之詩以表志大師以其主意於先公在豳時之事故別其詩以爲豳國之變風凡七篇皆是周公之事也

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蕩乎蕩然也樂而不淫言有節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爲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乎○樂而不淫音岳又音洛注同下而又何樂而可以樂倣此爲成于僞反王業如字又于況反

疏 曰美至東乎○正義曰美哉亦美其聲也蕩蕩寬大之意好樂不已則近於荒淫故美其樂而不淫也先聞周公之德此聲同於所聞故疑之云其周公之在東乎言在東之時爲此聲也

爲之歌秦

詩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刪所姦反

疏 爲之歌秦○正義曰秦者隴西山谷之名於漢則隴西郡秦亭秦谷是也堯時有伯益者佐禹治水有功帝舜賜之姓曰嬴氏其後世之孫曰非子事周孝王孝王使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之爲附庸邑之於秦谷非子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以爲大夫始有車馬禮樂射御之好國人作車鄰之詩以美之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王既東遷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更有駟驖以下凡十篇皆秦風也○注詩第至不同○正義曰此爲季札歌詩風有十五國其名皆與詩同唯其次第異耳則仲尼以前篇目先具其所刪削蓋亦無多記傳引詩亡逸甚少知本先不多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蓋馬遷之謬耳

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地故曰周之舊○汧苦賢反去起呂反又如字

爲之歌魏

詩第九魏姬姓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

疏 爲之歌魏○正義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於漢則河東郡河北縣是其都也周以封同姓世本無魏君名謚不知始封之君何所名也鄭玄以爲周王平桓之世魏君儉嗇且褊急不務施德國人作葛屨之詩以刺之後凡七篇皆魏風也

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渢渢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爲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渢扶弓反徐敷劒反韋昭音凡婉紆阮反險依注音儉易以豉反注同

爲之歌唐

詩第十唐晉詩

疏 爲之歌唐○正義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於漢則大原郡晉陽縣是也周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虛曰唐侯其地南有晉水虞子燮父改爲晉侯燮父後六世至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作

蟋蟀之詩以刺之以後凡十二篇皆唐風也詩序云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又叔虞初國亦以唐爲名故名其詩爲唐風曰思深哉其有
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思息嗣反非令德之後
誰能若是爲之歌陳詩第十二疏曰思深哉至能若是○正義曰陶唐之化遺法猶在作歌之民與唐世民同故察此歌曰思慮深遠哉見其思深故
疑之云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若其不是唐民何其憂思之遠也非承令德之後誰能如此深慮也令德謂唐堯也○爲之歌陳○正義曰陳者大皡伏羲氏之虛也於漢則淮陽郡陳縣是其都
也帝舜之胄有虞遏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又以其人是聖舜神明之後乃封其子滿於陳使奉虞舜之祀賜姓曰嬀是爲陳胡公後五世至幽公荒淫無度國人作宛丘之詩以
刺之以後凡十篇皆陳風也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以下無譏焉鄶第十三曹第
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國歌不復譏論之以其微也○鄶古外反疏注鄶第至微也○正義曰言以下知兼有曹也鄶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
溱洧之間於漢則河南郡密縣竟內有其都也祝融之後分爲八姓有妘姓爲鄶國者處祝融之故地焉鄶是小國世本無其號謚不知其君何所名也鄭玄以爲周王夷厲之時鄶公不務政
事而好衣服大夫作羔裘之詩以刺之凡四篇皆鄶風也其後鄭武公滅其國而處之曹者禹貢兖州陶丘之北地名於漢則濟陰郡定陶縣是其都也周武王封其弟叔振鐸於曹後十一世當周
惠王時昭公好奢而任小人國人作蜉蝣之詩以刺之以後凡四篇皆曹風也鄶曹二國皆國小政狹季子不復譏之以其微細故也爲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樂歌之
常疏爲之歌小雅○正義曰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則小雅大雅皆天子之詩也立政所以正下故詩序訓雅爲正又
以政解之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還以齊正而爲名故謂之雅也王者政教有
大有小詩人述之亦有大小故有小雅大雅焉據詩以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
懷諸侯征伐以彊中國樂得賢者長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有受命作周代殷
繼伐受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官人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
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爲大體述其小事制爲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爲二焉詩體既異樂音亦殊
其音既定其法可傳後之作者各從其舊二雅正經述小政爲小雅述大政爲大雅既有小雅之
體亦有小雅大雅之音王道既衰變雅並作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取大雅
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制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風

述諸侯之政非無大小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别頌則功成乃作歸美報神皆是大事無復小。體故
風頌不分唯雅分爲二也周自文王受命發跡肇基武王伐紂功成業就及成王周公而治致升
平頌聲乃作此功成之頌本由此。風雅而來故録周南召南之風鹿鳴文王之雅以爲詩之正經
計周南召南之風鹿鳴文王之雅所述文王之事亦有同時者也但文王實是諸侯而有天子之
政詩人所作立意不同述諸侯之政則爲之作風述天子之政則爲之作雅就雅之內又爲大
小二體是由體制異非時節異也詩見積漸之義小雅先於大雅故魯爲季札亦先歌小雅

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怨而不言有哀音其周德之衰乎衰小也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

疏曰美至民焉。正義曰杜以此言皆歎正小雅也言其時之民思文武之德不有二心也雖怨時政而能忍而不言其是周德衰小
之時乎猶有殷先王之遺民故使周德未得大也服虔以爲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言思上世之明
聖而不貳於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疑其幽厲之政也劉
炫以服言爲是而謂杜解錯謬今知不然者以小雅大雅二詩相對今歌大雅云其文王之德乎
是歌其善者以大雅準之明知歌小雅亦歌其善者也若其不然何意大雅歌善小雅歌不善且
魯爲季札歌詩不應揚先王之惡以示遠夷劉不達此旨以服意而規杜非也。注衰小也。正
義曰衰者差也九章筭術謂差分爲衰分言從大漸差而小故杜以衰爲小也服虔讀爲衰微之
衰謂幽厲之時也

爲之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

疏注大雅至天下。正義曰大雅亦有武王成王之詩杜唯言文王者以下云其文王之德乎故
也

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但歌其美者不皆歌變雅

爲之歌頌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

疏注頌者至神明。正義曰鄭玄云頌之言容也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謂
之容也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可也言天子盛德有形容可美可美之
形容謂道教周備也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
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濟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故告於神明也劉炫又云干戈既戢
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近咸服羣生遂其性萬物得其所卽功成之驗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
天之所命者牧人祖之所本者成業人安業就告神明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爲主
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成功徧告神明所以報神明恩也王者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祖廟政
未大平則神無恩力故大平德洽始報神功也頌詩止法祭祀之狀不言德神之力者美其祭祀
是報德可知言其降福是荷恩可知幽王小雅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則於時之意豈復美其祭

乎故美其祭則報情顯以成功告神明之意如此止謂周頌也其商頌則異雖是祭祀之歌祭先祖王廟述其生時之功乃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意同大雅與周頌異魯則止頌僖公纔如變風之美者文體類小雅又與商頌異也此當是歌周頌杜解盛德所同兼殷魯三頌皆歌也

曰至矣哉言道備。至矣哉一本無矣字**直而不倨**倨傲。倨音豫徐音居傲五報反**曲而不屈**屈橈。橈乃孝反**邇而不偪**謙退。偪彼力反**遠而不攜**攜貳**遷而不淫**淫過蕩**復而不厭**常日新。厭於豔反徐於贍反**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節之以禮**用而不匱**德弘大。匱其位反**廣而不宣**不自顯**施而不費**因民所利而利之。施始豉反費方味反**取而不貪**義然後取**處而不底**守之以道。底丁禮反**行而不流**制之以義**五聲和**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徵張里反**八風平**八方之氣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序**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

疏曰至至同也。正義曰至矣哉言其美之至也以王道周備故爲至美也自直而不倨至行而不流凡十四事皆音有此意明王者之德季札或取於人或取於物以形見此德每句皆下字破上字而美其能不然也人性直者失於倨傲此直而能不倨也謂王者體性質直雖富有四海而不倨傲慢易在下物有曲者失於屈橈此曲而能不屈也謂王者曲降情意以尊接下恒守尊嚴不有屈橈相去近者失於相偪此邇而能不偪也謂王者雖爲在下與之親近能執謙退不陵偪在下相去遠者失於乖離此遠而能不攜也謂王者雖爲在下與之疏遠而能不有攜離儁疑在下數遷徙者失於淫佚此遷而能不淫也謂王者雖有遷動流去能以德自守不至淫蕩去而覆反則爲人所厭此復而能使不厭也謂王者政教日新雖反覆而行不爲下之厭薄哀者近於憂愁此哀而能不愁也謂王者雖遇凶災知運命如此不有憂愁樂者失於荒廢此樂而能不荒廢也用之不已物將匱乏此用而不可匱也志寬大者多自宣揚此雖廣而不自宣揚也好施與者皆費財物此能施而不費損也取人之物失於貪多此雖取而不爲貪多也處而不動則失於留滯也雖久處而能不底滯也謂王者相時而動時未可行雖復止處意不底滯行而不已則失於流放此雖常行而能不流放也謂王者量時可行施布政教能制之以義不妄流移五等之宣皆和八方之風皆平八音之作有節其節皆有常度音之所守有分其守各有次序周魯與商皆有盛德此上諸事盛德之所同也。注八音至序也。正義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舜典文也倫理也言八音能和諧是其音有節度也八音不相奪道理是音各守其分有次序也。注頌有至所同。正義曰杜以爲之歌頌言其亦歌商魯

故以盛德之所同謂商魯與周其德俱盛也劉炫以爲魯頌只美僖公之德本非德洽之歌何知不直據周頌而云頌有商魯乎今知不然者但頌之大體皆述其大平祭祀告神之事魯頌雖非大平經稱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云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美其祭神獲福與周頌相似且季文子請周作頌取其美名又季札至魯欲褒崇魯德取其一善故云盛德所同若直歌周頌宜加周字不得唯云歌頌故杜爲此解劉以爲魯頌不得與周頌同而規杜氏非也

見舞象箾南籥者 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箾音朔籥羊畧反

疏 見舞象箾南籥者○正義曰樂之爲樂有歌有舞歌則詠其辭而以聲播之舞則動其容而以曲隨之歌者樂器同而辭不一聲隨辭變曲盡更歌故云爲之歌風爲之歌雅及其舞則每樂別舞其舞不同季札請觀周樂魯人以次而舞每見一舞各有所歎故以見舞爲文不言爲之舞也且歌則聽其聲舞則觀其容歌以主人爲文故言爲歌也舞以季札爲文故言見舞也樂有音聲唯言舞者樂以舞爲主周禮大司樂云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又云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舞大韶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鄭玄云播之言被也是其以舞爲主而被以音聲故魯作諸樂於季札皆云見舞也禮法歌在堂而舞在庭故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以貴人聲樂必先歌後舞故魯爲季札先歌諸詩而後舞諸樂其實舞時堂上歌其舞曲也○注象箾至之樂○正義曰賈逵云箾舞曲名言天下樂箾去無道杜云箾舞者所執二者俱無所據各以意言之耳詩述碩人之善舞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籥是舞者所執則箾亦舞者所執杜說當得其實但不知箾是何等器耳杜云皆文王之樂則象箾與南籥各是一舞南籥既是文舞則象箾當是武舞也詩云維清奏象舞則此象箾之舞故鄭玄注詩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是武舞可知其名之曰南其義未聞也知是武王制者以爲人子者貴其成父之事文王既有大功武王無容不遽於周公之時已象伐紂之功作大武之樂不應復象文王之伐制爲別樂故知此舞是武王制焉王者之作禮樂必太平乃得爲之武王未及大平而得作此樂者一代大典須待大平此象文王之功非爲易代大法故雖未制禮亦得爲之周公大平雖作大武尊重文王之功留播之以爲別樂故六代之樂不數此象也周禮分樂而序之象舞不以祭祀或當祈告所用故魯今亦有之劉炫云知是文王樂者詩云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此象樂之所舞故知是文王樂也鄭玄注象乂云此樂名象而已以其象事有舞音故詩序謂之象舞舞非此樂名故此直言舞也其箾籥是可執之物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拂鷖鳥捎鳳凰則捎亦拂之類今人謂拂爲拂捎此必傳於古其箾捎字同也杜不解南劉炫謂南如周南之意南在箾籥之間蓋二者共有南義

曰美哉猶有憾 義哉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己致大平○憾本亦作感胡暗反太平音泰

疏 注美哉至大平○正義曰歌聽聲而

舞觀形故知美者美其容也歌詩由口而出樂音以詩爲章人歌君德情見於音聽聲知政容或可爾計聖人之德非舞容可象而季札觀舞皆知其德者聖人之作樂也各象當時之事時事見於舞故觀之可以知也樂記稱賓牟賈問大武之樂云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摠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早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彼言大武之舞是象武王之事則知諸樂之舞皆象時王功德也聖王功德見於舉動之容故觀其舞容各知其德也

見舞大武者武王樂

疏　見舞大舞者正義曰鄭玄周禮注云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也比舞四代之樂從後代而稍前也象是文王之樂事在大武之先先舞象而後舞武者以象非一代大樂故先舞之

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韶上昭反本或作招濩音護又戶郭反

疏　見舞韶濩者。正義曰周禮謂之大濩鄭玄云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然則以其防濩下民故稱濩也此言韶濩不解韶之義韶亦紹也言其能紹繼大禹也

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於始伐見舞大夏者禹之樂

疏　見舞大夏者。正義曰樂記解此樂名夏大也鄭玄云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又周禮注云禹治水敷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季札見此舞歎禹勤苦爲民而不以爲恩德則鄭周禮注是也

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力溝洫勤也○洫況域反見舞韶箾者舜樂。韶箾音簫

疏　見舞韶箾者。正義曰樂記解此樂名云韶繼也鄭玄云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杜不解箾義箾即簫也尚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云韶箾即彼簫韶是也孔安國云言簫見細器之備也蓋韶樂兼簫爲名簫字或上或下耳

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幬覆也。幬徒報反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箾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

疏　注魯用至篇數。正義曰明堂位云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魯之所用四代而已唯用四代之樂不得用雲門大咸故舞及韶箾而季札知其終也

先儒以爲季札在吳未嘗經見此樂爲歌諸詩其所歎美皆以詩辭之內求所歎之意故杜辨之在吳雖已見此樂歌之文但未聞中國雅聲其所言者皆聽聲而知非察其文辭故取傳文證之明是素知其篇數也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吳子餘祭嗣立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納歸之公。說音悅下皆同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歇盡也。難乃旦反下皆同歇許謁反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難在昭八年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已所貴示損已而不爲彼貨利。縞古老反紵直呂反

疏 注大帶至貨利。正義曰玉藻說大帶之制大夫以素爲帶裨其垂三尺者外以玄內以華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季札吳卿也而以縞帶與子產者是其當時之所有耳吳始通上國未必服章依禮也杜以縞是中國所有紵是南邊之物非土所有各是其貴知其示損已耳不爲彼貨利也若其不然傳不須載明其有此意也孔安國云縞白繒也鄭玄禮記注云白經赤緯曰縞黑經白緯曰纖

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侈謂伯有

疏 注侈謂伯有。正義曰據二十七年傳伯有次子展之下此年子展卒故伯有執政也上文云子展卒子皮爲政者蓋鄭人以子展有大功使子皮代父爲上卿耳其父始卒國政猶在伯有下云伯有使公孫黑如楚是伯有執政之事也

適衛說蘧瑗蘧伯玉。蘧其居反瑗于眷反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朝如字下文公子朝同史鰌史魚。鰌音秋公子荆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戚孫文子之邑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辯猶爭也。爭爭鬬之爭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文子以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言至危。幕音莫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獻公卒未葬遂去之不止宿文

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能改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萃在醉反集也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家。施式豉反疏君侈而多良。正義曰謂多以惡人爲良而善之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蠆子尾竈子雅放者宥之以遠。蠆勑邁反宥音又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待放書奔所以示罪疏注實放至示罪正義曰釋例云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迫窘而奔及以禮見放俱去其國故傳通以爲文仲尼脩春秋又以所稱爲優劣也夫立功立事者國之厚益而身之表的也表高的明雖婦人猶欲彎弓而況當塗之士是以君子慎之道家貴善行者無轍迹功遂而身退高止旣犯其始又專以終之免死爲幸斯乃聖賢之篤戒故變放言奔又致其罪以示過胥甲之放命陳招之首惡矯厲以篤教也杜以高止之罪輕於陳招胥甲而變放言奔以止爲重故原聖意欲以申之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好呼報反○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士鞅也此年夏來聘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豎高止子。爲于僞反下注爲子産同豎上主反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請高氏有後請致邑還邑於君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敬仲高傒。酀於顯反傒音兮良敬仲也良猶賢也疏齊人至仲也。正義曰依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宣子生厚厚生止止是敬仲玄孫之子也世本又云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武子偃據世本則偃爲敬仲玄孫今傳云玄孫必有一誤也此酀即後所云高偃是也世族譜以高武子爲酀偃爲一人蓋酀偃聲相近而字爲二耳董遇注此亦作偃劉炫云據世本高止敬仲玄孫之子不立止近親遠取敬仲曾孫者齊人賢敬仲故繫之言敬仲曾孫則此人祖父皆非正適今別立之遠繼敬仲後高止祖父皆絕其祀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晉人善其致邑。緜音緜寘之豉反旃之然反○鄭伯有使公孫

黑如楚黑子晳。晳星厤反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言女世爲行人。女音汝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巳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裨諶鄭大夫。強其丈反裨婢之反諶本亦作湛其與如字或音預幾居豈反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紓解也。屢力住反長丁丈反下同紓直呂反徐音舒解音蟹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言政必歸子產。將焉於虔反下同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位班次應知政擇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高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喪其精神爲子產驅除。喪息浪反除並如字驅一讀上音丘具反下直據反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戾定也不然將亡矣疏裨諶曰善之代不善云云。正義曰案傳伯有死後子皮授子產政云虎帥以聽命則子皮於時位在子產上也此裨諶論鄭卿位次其言不及子皮者蓋以子皮非舊卿雖繼父而居高位民望政次未之許也及伯有既死子西亦卒子皮位爲上卿故鄭人使知政耳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九挍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十九起二十九年盡二十九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五石經春秋經傳集解襄第十九翻刻岳本襄下增公字並盡三十一年○案岳本此卷缺今以明翻本校

十一年春毛本一作二非也

閽弒吳子餘祭釋文弒作殺申志反禮記曲禮刑人不在君側正義引同

令蓋以攝卿行宋本纂圖本翻岳本閩本毛本令作今是也監本令字模糊

傳二十九年

賈逵服虔皆以爲夷未新卽位宋本閩本毛本未作末是也

注釋至朝正宋本釋下有解字以下正義五節揔入既而悔之注下

楚人使公親襚案說文引傳作楚使公親襚　令楚欲遣使之此諸本令作今此作比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欲下有依字是也

諸侯至之此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此作比不誤　楚人以諸侯相於閩本監本毛本於作好非也

祓殯而襚岳本閩本監本祓誤被注及正義同　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閩本監本毛本脫除字　公依遣使之比宋本公上有令字　然後致亨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亨作享　自然致襚似布幣毛本似作以　令贊曰跪云宋本令作今　既無而行襚禮宋本既無上有凶邪二字

茢是箒宋本箒作帚是也　今世所謂苕帚者閩本監本毛本帚作箒非

周禮家人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家作冢不誤　卞其兆域閩本監本毛本卞作下宋本作辨是也

言楚君弱淳熙本弱作郭誤也

璽書追而與之石經宋本與作予案外傳亦作予　注璽印也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且無使季氏葬我句下　璽印也信也浦鏜正誤云信

上脫印字是也周封畺段玉裁挍本周作固按今月令作固封彊又以玉今本獨斷以上有獨字

欲之而言叛石經初刊脫叛字卽增言字下祇見疏也宋本祗作祗正義引服虔本亦作祗釋文同石經作祗是也凡唐石經廣韻皆作祗从衣从氏適也毛居正六經正誤云祗作祗誤祗音低祗裯短衣案祗裯之祗見方言從氏不從氏釋文云本又作多正義云晉宋杜本皆作多古人多祗同音惠棟云疏當爲謏字之誤也呂覽知接篇云無由接而言見謏高誘曰謏讀誣妄之誣下云欺其君何必使余明謏爲誣欲之而言叛非誣乎陳樹華云杜氏好改古文故古文古義存者少矣謏呼光切見說文

公謂公冶曰讕岳本謂誤問

固辭强之而後受石經固辭二字誤倒勸公歸也宋本足利本無也字

注葬靈至段往宋本正義無注字以下正義二節在遂使印段如周注下蓋別有所掌兵子展守國宋本兵作共閩本監本毛本作兵非也

不遑啓處石經宋本遑作皇皇暇也宋本皇下有閒字按今本爾雅作偟暇也

以子展之命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其以朱升降乎注下

注治理至其城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子蟜之也注下知治杞之地宋本重治杞二字是也

周宗諸姬也諸本作諸此本誤譜今訂正夏肆杞也岳本脫也字鄭元云案當作毛傳云

則昏姻甚歸附也宋本足利本無也字

齊高子容石經本有齊字後磨去改刊高子容三字故此行九字案錢大昕云此齊字後人妄加石經磨改本是也傳於列國諸卿或書國或不書國皆有義例如此篇大叔文子不書衛高子容不書齊已見經文故也經不書游吉故子大叔稱鄭以別之華定書官不書族故稱宋以別于他國左氏傳不可增損一字如此相禮侍威儀也淳熙本侍誤特

偹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石經此行九字斃字起及字止將及二字改刊疑初作偹將及矣釋文所云本或作偹將及矣者非是也案漢書五

行志引傳文斃作敝　爲此秋高止出奔燕淳熙本纂圖本止誤正

展玉父宋本翻岳本玉作王與石經合　公巫召伯仲釋文召作邵案唐韻云魯有仲顏莊叔是仲當連下

下叔侯云宋本下下有文字是也　杜以其言大悖無復君臣之禮宋本悖無作爵欲非也　先君不高尚此叔侯之

取貨也閩本監本毛本作尚此本模糊據以補正宋本此作地非也　追恨不殺靈王宋本恨作欲非也

霍揚韓魏諸本作揚石經初刻揚後改從才段玉裁云初刻作揚是也　焦在陝縣淳熙本陝作郟非

何有盡歸之淳熙本有誤存

書魯之朝聘岳本脱之字

言先君毋寧怪夫人之所爲淳熙本君誤若

不得以壽終宋本明翻岳本終作死

爲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閩本監本毛本豎誤竪　好善而不能擇人宋本正義自此節起至君侈而多良節止揔入自免於難句下

文王改都於豐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豊作豐

故嗟嘆之宋本嘆作歎　取詩爲章宋本取作歌

爲之歌邶鄘衛諸本作邶監本誤邶下同　兼并彼一國宋本一作二是也　而必爲三者宋本必下有分字是也

注王黍離至爲雅宋本無離字

於漢則京兆郡鄭縣齊召南云西漢京兆稱尹不稱郡鄭氏詩譜本無郡字河南郡同扶風下亦衍郡字　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

城監本與誤爲

後凡十一篇皆齊風也宋本後上有以字是也

爲之歌豳毛本作豳與說文合

美哉亦美其聲也監本毛本亦作又非也

而受其地宋本淳熙本明翻岳本其下有故字是也

魏姬姓國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姓此本誤往今訂正

魏君儉嗇目褊急閩本目作自亦非宋本監本毛本作且是也監毛褊誤編

險而易行注云險當爲儉字之誤也惠士奇云險史記作儉古文也古文易云動乎儉中又云儉德辟難皆讀爲險險而易行即易之易以知險杜云當爲儉誤是也惠棟云漢劉脩碑云動乎儉中今易作險案文選張載魏都賦注引傳作儉是也釋文依注音儉

則險節易行宋本明翻岳本監本毛本險作儉是也上文曰當爲儉矣則竟易爲儉字此漢人注經之例也

周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虛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虛作墟案墟虛古今字

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案漢書地理志引亦作遺民杜注云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詩唐風正義史記吳世家引傳作遺風

何憂之遠也石經何下有其字案詩唐風正義引傳作何其憂之遠也之遠上石經旁加思字非唐刻也

陳者大皞伏犧氏之虛也閩本監本毛本犧作羲

帝舜之胄毛本舜誤堯

言季子聞此二國歌淳熙本二作一非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三亦誤

而好衣服浦鏜云好下脫絜字從詩譜增

曹者禹貢兗州

陶邱之地名浦鏜云之下脫北字從詩譜增也

代殷繼伐宋本監本毛本作伐殷繼代閩本惟上伐字作代按詩序皇矣是代殷之詩文王有聲是繼伐之詩此本是也　旣有小雅之體補案小雅下當有大雅二字　無復小體浦鏜正誤小作別　本由此風雅而來宋本此作比

思文武之德監本武作王毛本作工並非

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宋本淳熙本無衰字史記集解引注文同正義云故使周德未得大也亦無衰字

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可也閩本亦作可宋本監本毛本作者　未嘗不祭羣神祖廟浦鏜正誤祖廟二字作但字屬下讀　頌詩止

法祭祀之狀宋本監本毛本法作述　纔如變風之美者閩本監本毛本如作知

曲而不屈史記屈作詘案作詘是正字古人言詰詘猶今人言屈曲也

處而不底石經底作厎非案說文底山居也下也从广氐聲玉篇同廣韻云底下也止也

倩疑在下宋本監本毛本倩作猜

象箾舞所執足利本舞下有者字李善注文選長笛賦引同　言天下樂箾去無道段玉裁云箾當作削此以削訓箾也詩云維清奏象舞則此象箾之舞浦鏜云詩下脫序字則疑即字誤　不應復象文王之伐浦鏜正誤應作言　故此直言舞也浦鏜正誤舞作象　揹鳳凰宋本鳳作皇是也　其箾拍字同也宋本監本毛本拍作揹

四成而南國是疆宋本疆作彊浦鏜云禮記正義云象武王伐紂之後南方之國於是疆理也

言其德能成武功也閩本監本毛本脫也字　以象以一代大樂閩本監本毛本下以字作爲亦誤宋本作非是也○今從宋本

見舞韶濩者 諸本作韶釋文云本或作招

韶亦紹也 浦鏜正誤亦作言

聖人之宏也 蔡邕注典引引作聖人之治也

樂記解此樂名 宋本名下有云字

言簫見細器之備也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也此本誤他今改正

如天之無不幬也 案後漢書宋穆傳注引作如天之無不燾史記同是二字古多通用

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 淳熙本涉誤步

公叔發 案禮記檀弓注云文子衞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正義曰案世本衞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是獻公孫也或作發者以春秋左氏傳傳作發故云或作發

言晉國之政 諸本作政史記正義引作祚

故政在家 案史記正義引作故政在三家也

放其大夫高止於於北燕 諸本不重於字此衍文也

注實放至示罪 宋本此節正義在故難及之句下

故傳通以違文 閩本監本毛本違作爲宋本作以違爲文是也

齊人至仲也 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晉人善其致邑句

禆諶曰 惠棟云漢書古今人表作卑湛師古曰卑音脾湛音諶風俗通曰卑氏鄭大夫卑湛之後後漢有卑躬爲北海大守杜改卑爲禆俗又改湛爲諶古文盡亡矣釋文猶作湛云本亦作諶段玉裁云禆諶之名葢本是煁字煁者烓也烓者行竈也故禆諶之字曰竈

不然將亡矣 石經將亡二字改刻初刻脫將字後增正也

故鄭人使知政耳 宋本無耳字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 襄三十年盡三十一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罷音皮○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般音班○五月甲午宋災天火曰災○宋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佞夫稱弟以惡王殘骨肉。佞乃定反惡烏路反下惡宋同一音如字 疏注稱弟至骨肉。正義曰傳言罪在王知稱弟以惡王也○王子瑕奔晉不言出奔周無外○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三月而葬速。共音恭注皆同傳亦倣此 疏注共姬至過厚。正義曰公羊傳曰其稱謚何賢也杜以共非夫人之謚故注顯而異之夫謚為共從夫謚而稱之耳共非夫人之身行也昭三十年傳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則夫人之喪不得過之也昭三年傳云文襄之霸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是法皆不使卿也伯姬魯女以災而死魯人愍之故使卿共葬事禮過厚也○鄭良霄出奔許耆酒荒淫書名罪之。耆市志反 疏注耆酒至罪之。正義曰據傳子皙伐伯有而伯有非有罪也春秋出奔書名皆是罪之之文故杜跡其罪狀耆酒荒淫故書名也自許入于鄭不言復入獨還無兵。復扶又反 疏注不言至無兵。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以惡曰復入謂還而以兵害國為惡事而入若魚石以楚師伐宋取其彭城欒盈帥曲沃之甲以入于絳如是乃為惡入也良霄獨還無兵入國始為惡非是以惡入故不得書復入直言入者自外而入內耳非彼例也成十五年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奔之與歸再書名氏此良霄不重書名氏者彼宋再告此鄭一告故連書之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無傳○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會未有言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惡宋人不克已自責而出會求財。澶市然反字林云丈仙反澶水在宋 疏注會未至求財。正義曰案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則是會言其事而此言會未有言其事義相違者彼言以成宋亂直連言所會之事與桓十五年會于袲伐鄭相似經不明言事之意故今此言宋災故是丁寧之辭不與彼同按傳責諸侯之卿并及宋人杜此注何以雖言

惡宋人不克已自責不兼爲諸侯卿者以傳云書曰某人某人宋灾故尤之也是宋灾之文獨繫向戌稱人故知宋灾特惡宋也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郟敖即位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王子圍爲令尹。問王子之爲政一本作問王子圍之爲政服虔王肅本同 疏 傳王子之爲政。正義曰傳無圍字故杜云王子圍爲令尹也服虔云王子楚令尹王子圍也王肅云王子楚令尹圍也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薳罷。儕仕皆反焉與上於虔反下音預下將與與於食同助之匿其情矣子圍素貴郟敖微弱諸侯皆知其將爲亂故穆叔問之。匿女力反○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晳也良氏伯有也。相息亮反爭爭直之爭下注駟良爭同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旣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愎很也。愎彼力反很胡懇反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爲此年秋良霄出奔傳。好呼報反下遐反○三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輿衆也城杞在往年。食音似輿音餘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使言其年。長丁丈反 疏 有與至之年。正義曰有與同食者問此老人之年不告以實疑其年也使之年者更使言其眞年也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夏戸雅反吏走問諸朝皆不知故問之。吏走一本作使走如字疾之意也一曰走使之人也服虔王肅本作吏云吏不知麻者 疏 吏走問諸朝。正義曰俗本吏作使服虔云吏不知麻數故走問於卿大夫王肅云吏不知麻也

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十一年疏師曠至歲也○正義曰劉炫云傳之敘事
自可以魯爲主若載人語則當如其本言此師曠晉人自道晉事當云郤成子會魯叔仲惠伯所
以云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者丘明意在以魯爲主遂使此言反耳丘明尚不免於此
況後解說者乎今知非者凡魯史所記云公卿會某侯者皆據公卿往會他若他來會我則以他
爲文若衞侯會公于沓鄭伯會公于棐是也今郤成子在承匡魯往會之以晉爲主晉人之言正
是其宜劉炫以爲晉人不當稱叔仲惠
伯會郤成子以爲丘明之誤恐非也 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
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鹹音咸
僑其驕反虺虛鬼反疏是歲至年矣○正義曰敗狄于鹹事在彼歲未必其年
頓生三子當是欲表其功雖在後生子追以前事名之 史趙曰亥有二首六
身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算之六○畫音獲下同 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疏史趙至數也○
正義曰二畫爲首六畫爲身下首之二畫竝之使如其身旁則是生來日數也因亥畫似算位故假
之以爲言其本作亥字不爲此也案字書古之亥字體殊不然蓋春秋之時亥字有二六之體異於
古制其說文是小篆之書又異於此說文云亥荄也十月微陽起接
盛陰從二二古文上字一人男一人女也從乙象懷子陔咳之形也 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
千六百有六旬也文伯士弱之子疏士文至旬也○正義曰文十一年至此年爲七十四年而上
云七十三年案文十一年正月甲子朔爲夏之正月是其年
三月也此年之二月癸未是夏之十二月計爲七十三年猶尚年未終也假作全年算之置七十
三年以全日三百六十五日乘之已得二萬六千六百四十五日也每年有四分日之一是四年而成
一日以四除七十三年又得十八日并全日爲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日計終此十二月盡有二
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日四分日之一今除去三日四分日之一整取六旬合當十二月二十七日
今杜長厤云二十三日癸未是少四日所以不與常厤同者盡杜爲長厤約準春秋日月以爲長
厤與常厤不同故置閏遠近不定蓋七十三年之內於常厤校四个大月而剩用四日故癸未爲二
十三日若依常厤是二十七日也劉炫云所以少三日者文十一年非首章年其間閏有前却故
長厤此月辛酉朔二十三日得癸未來月庚寅朔計至朔長二日長厤去年閏八月由閏近故也
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武疏趙孟至屬也○正義曰諸是守邑之長公邑稱
大夫私邑則稱宰此言問其縣大夫問絳縣之

大夫也絳非趙武私邑而云則其屬者蓋諸是公邑國卿分掌之而此邑屬趙武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
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由用也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
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主衣服之官○復音服疏注復陶至之官○正
義曰昭十二年傳說楚子出獵云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復陶之文在冠履之間知復陶是衣也此言君復陶知是主君衣服之官也衣服之名復陶其義未聞以爲絳
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疏以爲絳縣師○正義曰既使爲主衣服之官又以爲絳邑之縣師也周禮縣師上士二人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
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凡造都邑量其地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天子之縣師掌此諸事則諸侯之縣師亦當然故杜略引周禮以解之據如周禮則縣師是王朝之官而
此言絳縣師者絳是晉國所都之邑蓋以居在絳邑故繫絳以言之而廢其輿尉以役孤老故疏而廢其輿尉○正義曰服虔云輿尉軍尉主發衆使民於
時趙武將中軍若是軍尉當是中軍尉也○注以役孤老故○正義曰知者上云無子是孤年七十三是老也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
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媮薄也○使所吏反語魚據反媮它侯反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
爲佐伯瑕士文伯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
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度待洛反○夏四月己亥鄭
伯及其大夫盟駟良爭故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難乃
旦反詛側慮反○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弒景侯終子產言有子禍也○爲于僞反娶七住反
○初王儋季卒儋季周靈王弟○儋丁甘反其子括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朝而歎○單括古活反見賢遍反注同
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單音善愆起虔反下同廷音庭注同聞其歎而言曰烏

乎必有此夫欲有此朝廷之權○烏乎本又作嗚呼音同夫音扶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

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

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躁早報反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蔿邑大夫○蔿于委反成愆奔

平時平時周邑○時音止又音市本或作畤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五子周大

夫○過音戈鞏力男反括瑕廖奔晉括廖不書賤也○廖力彫反一音勑留反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佞夫不知故經書在宋灾下從赴○或叫于宋大廟叫呼也○叫古弔反大廟音泰一本無大字呼火故反曰譆譆出出譆譆熱也出出

戒伯姬○譆許其反出如字鄭注周禮引此作詘詘劉昌宗亦音出鳥鳴于亳社亳社殷社○亳步各反疏鳥鳴于亳社○正義曰哀四年亳社災穀梁傳曰亳社者

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然則此亳社是殷社也殷都於亳武王伐紂而頒其社於諸侯以爲亡國之戒此鳥鳴于魯國之亳社也服虔云殷宋之祖也故鳴其社伯姬魯女

欲使魯往悟伯姬也如曰譆譆皆火妖也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姆女師○姆徐音茂字林音亡又反一音

毋疏宋大災○正義曰莊二十年齊大災杜云來告以大故書此不書大告者不言大也服虔云不書大非灾火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耳然則昭十八年衛宋陳鄭灾灾皆及人何以不

言大也○注姆女師○正義曰鄭玄昏禮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何休云選老大夫妻爲姆也大夫之妻當在夫室安得從女而嫁也若言旣爲

夫人選大夫之妻爲之則禮言女未嫁而有姆非至夫家始選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待人而行婦義事

也義從宜也伯姬時年六十左右疏注義從至左右○正義曰義者宜也從宜宜辟火也成九年伯姬歸于宋至此四十年故爲六十左右也○六月鄭子産

如陳蒞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不可與結好○好呼報反聚禾粟繕

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

政不由一人○繕上戰反植徐直吏反一音時力反敖五報反本亦作傲服本作放云淫放也**疏**其君弱植○正義曰周禮謂草木爲植物植爲樹立君志弱不樹立也○大夫敖○正義
曰言大夫驕敖也服虔云言大夫淫放則服本爲大夫放矣故今俗本多爲放字以介於大國介間也介音界○能無亡乎不過十
年矣爲昭八年楚滅陳傳○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傷伯姬之遇災故使卿共葬○共音恭○鄭伯有耆
酒爲窟室窟室地室○耆市志反窟口忽反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
故謂伯有爲公○焉於虔反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壑谷窟室○壑呼洛反皆自朝布路而罷布路分散○罷皮買反徐扶彼反
旣而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
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雍於用反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
之志仲虺湯左相○醒星頂反相息亮反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
同生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侮亡甫反伯有汰侈故不免三家同出而伯有孤特又汰侈所以亡○汰音泰人謂
子産就直助彊○時謂子皙直三家彊子産曰豈爲我徒徒黨也言不以駟良爲黨國之禍難誰知所
儆或主彊直難乃不生言能彊能直則可弭難今三家未能伯有方爭○難乃旦反下及注同弭彌氏反爭爭鬬之爭姑成吾所
欲以無所附著爲所○著直略反辛丑子産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於國謀○
斂力豔反下同不與音預下文不與同印段從之義子産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
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産入○癸卯子石入子石印段
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大宮祖廟盟國人于師之

粱之外師之粱鄭城門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
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墓門鄭城門。瀆徐音豆因馬師頡介于襄庫
以伐舊北門馬師頡子羽孫。頡戸結反介音界下文同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之子子皙之宗主皆召子
產駟氏伯有俱召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兄弟恩等故無所偏助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
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
城斗城鄭地名。襚音遂枕之鴆反股音古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
禮禍莫大焉乃止斂葬伯有爲有禮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懼禍并及。難乃旦反復命于
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上駟帶也沈
珪於河爲信也酸棗陳留縣。與子上用兩珪質于河質如字一音致一本作與子上絶句用兩珪質于河別爲一句也沈音鴆又如字使公孫肸入盟大夫
己巳復歸游吉歸也。肸許乙反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絶非復鄭大夫。復扶
又反於子蟜之卒也子蟜公孫蠆卒在十九年。蟜居表反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會葬事。揮許
韋反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子羽公孫揮以莠喩伯有伯有侈知其不能久存。莠羊九反草也
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降戸江反下及注同奎吉圭反疏注降婁至天明。正義曰
降婁奎婁釋天文也孫炎曰降下也奎爲溝瀆故稱降也杜以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劉
炫以爲五月降婁未中而規杜失今知非者以二月諸星復位合昏奎婁在戌以衡反之平旦在
辰又三月日體在胃平旦之時奎婁在胃昴之前亦當在辰既三月平旦在辰則四月在巳五月
在午月令旦危中者據夜有長短及星度有廣狹是細計之數杜據大暑而言故與月令不同劉

以月令之文而規杜氏非也 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次也已不及降婁

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娵訾營室東壁二十八年歲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在娵訾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娵子須反訾子斯反壁音璧枵許驕反

疏 注娵訾至二年○正義曰釋天云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李巡曰娵觜玄武宿也營室東壁北方宿名孫炎曰娵觜之歎則口開方營室東壁四方似口故因名云十二次子爲玄枵亥爲娵訾二十八年傳稱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二十八年已在玄枵今三十年始在娵訾三年始移一次是歲星住在玄枵二年也

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僕展鄭大夫伯有黨羽頡出奔晉爲任大夫羽頡馬師頡任晉縣今屬廣平郡○任音任雞澤之會在三年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宋盟約弭兵故○比毗志反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鉏子罕之子代羽頡○鉏仕居反○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蔿掩二十五年爲大司馬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無宇芋尹○芋于付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佐也○相息亮反下善相之同而王之四體也俱股肱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爲昭十三年弒靈王傳○去起呂反艾魚廢反○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佗北宮。之子○佗徒河反鄭罕虎虎子皮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旣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愼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寵謂族也○不信也夫音

扶一讀以夫為下句首。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詩大雅言文王所以能上接天下接人動順帝者唯以信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逸詩也言當善慎舉止無載行詐僞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并貶也戌為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已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文

[疏]注傳云至同文。正義曰諸侯不歸宋財。諸國大夫合貶耳向戌不合貶也而向戌亦貶稱人故傳明經所由杜又釋傳之意傳云既而無歸者是釋上傳之文故不書其人是也經又別言宋災故者此一句見向戌之并貶釋此傳書曰某人某人之文也向戌若不求財當顯書名氏今貶稱某人與諸國某人同故云所以釋向戌之并貶與不歸財者同文也

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向戌既以災求財請大夫許而不歸客主皆貶君子以尊尊之義也君親有隱故畧不書魯大夫以示例○鄭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偪偪近大國。偪彼力反近附近之近族大寵多不可為也為猶治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治政。治直吏反小能事大國乃寬為大所恤故也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為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也。要一遥反下注同何愛於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焉於虔反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為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欲為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必大焉先並如字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成也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卒終也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更命已復命之又辭如是三

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惡其虛飾。復扶又反三息暫反又如字策初革反惡烏路反注同使次已。位
畏其作亂故寵之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分扶運反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
洫。封疆也洫溝也洫況域反疆居良反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大人之忠儉者本或作大夫者非
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因其。罪而斃踣之○踣蒲比反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田獵也○卷眷勉反
徐居阮反曰唯君用鮮鮮野獸衆給而已衆臣祭以芻豢爲足○芻初俱反豢音患牛羊曰芻犬豕曰豢子張怒子張豐卷退
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
請於公不役人。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田里所收入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
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褚張呂反畜勑六反又許六反本又作稸同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
吾其與之並畔爲疇○並蒲杏反又蒲頂反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
子產殖之殖生也○殖時力反徐是吏反此協下韻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傳言鄭所以興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樂音洛
一音岳又一音五教反○秋九月癸巳子野卒不書葬未成君○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
來會葬諸侯會葬非禮○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不稱弒者主名君無道也
○弒申志反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澶淵會還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

其語偷不似民主 偷苟且。語之魚據反下吾語諸同偷他侯反 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 成二年戰於鞌趙朔已死於是趙文子始生至襄三十年會澶淵蓋年四十七八故言未盈五十。諄徐之閏反或一音之純反 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 韓子韓起 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 言韓起有君子之德今方知政可素往立善。盍戶獵反 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 使韓子早爲魯備 旣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 言朝不及夕偷之甚也。懦乃亂反厭於鹽反人生幾何居豈反本或作民生无幾何朝如字注同 又與季孫語晉故 如與孟孫言 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 在昭元年 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平丘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慝他得反 〇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 陽州魯地 我問師故 魯以師往問齊何故伐我 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 言伐魯者嬰所爲也伐陽州不書不成伐。說如字 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 四子嬰之黨。僂力侯反灑所蟹反舊所綺反渻生領反徐本作省所幸反一音息井反一音銷虺許鬼反 出羣公子 爲昭十年欒高之難復羣公子起本。難乃旦反 〇公作楚宮 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好呼報反 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大音泰本亦作泰 疏 注今尚至疑之。正義曰今尚書大誓謂漢魏諸儒馬融鄭玄王肅等所注者也自秦焚詩書漢初求之尚書唯得二十八篇故大常孔臧與孔安國書云尚書二十八篇前杜以爲放二十八宿都不知尚書有百篇也在後又得僞大誓一篇通爲二十九篇

漢魏以來未立於學官馬融尚書傳序云大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春秋引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大誓曰獨夫紂禮記引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之大誓皆無此言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衆不復悉記畧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已王肅亦云大誓近非本經是諸儒疑之也杜氏在晉之初亦未見真本及江東晉元帝時其豫章內史梅賾始獻孔安國所注古文尚書其內有泰誓三篇記傳所引大誓其文悉皆有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拱璧公大璧。夫音扶復扶又反拱九勇反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得罪謂魯人薄之故子孫不得志於魯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過哀毀瘠以致滅性。瘠在亦反○己亥孟孝伯卒終穆叔言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禂齊謚禂昭公名。娣大計反齊歸如字注同禂直由反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長立。立庶子則以年長丁丈反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先人事後卜筮也義鈞謂賢等非適。嗣何必娣之子。言子野非適嗣適丁歷反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鮮息淺反比及必利反一本無及字三如字又息暫反衰本又作縗亦作𧚍同七雷反下同衽而甚反徐而鴆反裳下也嬉許其反【疏】衽。正義曰喪服注云衽為兩燕尾凡用布三尺五寸上正一尺兩燕尾袤袤裁二尺五寸下廣四寸綴於身旁所以掩裳際也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為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惰不敬也。惰徒臥反涕他禮反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

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 有死兆 能無從乎 爲昭三年滕子卒傳○ 癸酉葬襄公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 充滿斥見言其多。相息亮反盡子忍反壞音怪下皆同館古亂反字從食字林云客舍也旁作舍非垣音袁牆也斥見賢遍反 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 館舍也。令力呈反下注同完音丸 高其閈閎 閎門也。閈戶旦反說文云閭也汝南平輿縣里門曰閈沈云閉也閎獲耕反杜云門也爾雅云衖門謂之閎是也爾雅又云所以止扉謂之閎然爾雅本止扉之名或作閣字讀者因改左傳皆作各音案下文云門不容車此云高其閈閎俱謂門耳於義自通無爲穿鑿 疏 高其閈閎。正義曰說文云閈門也汝南平輿里門曰閈釋宮云衖門謂之閎李巡曰衖頭門也然則閈閎皆門名言高爲其門耳 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 無令客使憂寇盜。使所吏反注同 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 葺覆也。從才用反下賓從同葺侵入反徐音集一音子入反謂以草覆牆 疏 繕完葺牆。正義曰周禮匠人有葺屋瓦屋瓦屋以瓦覆葺屋以草覆此云葺牆謂草覆牆也 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 請問毀垣之命。共音恭匄本作丐古害反士文伯名也今傳本皆作匄字或作丐字釋例亦然解者云士伯是范氏之族不應與范宣子同名作丐是也案士文伯字伯瑕又春秋時人名字皆相配楚令尹陽丐字子瑕即與文伯名字正同又鄭有駟乞字子瑕匄與乞義同則作匄者是又案魯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嬰齊是文公之孫仲嬰齊於公孫嬰齊爲從祖同時同名鄭有公孫段字子石又云伯石印段字伯石傳又謂之二子石然印段即公孫段從父兄弟之子尚同名字伯瑕與宣子何廢同乎 疏 寡君使匄。正義曰匄士文伯名也晉宋古本及釋例皆作丐俗本作匄此士文伯是范氏之別族不宜與范宣子同名今定本作匄恐非 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 介間也 誅求無時 誅責也 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 隨時來朝會。索所白反一音悉各反 逢執事之不

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見也。間音閑見賢遍反下及注同暴步卜反下同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僑子產名文公晉重耳。燥素早反蠹丁故反蠹敗也以重直用反下重罪同僑其驕反重耳直龍反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庳音婢亦音卑觀古亂反榭音謝本亦作謝土高曰臺有木曰榭廄九又反易以豉反注同【疏】無觀臺榭。正義曰釋宮云四方而高曰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上有屋謂之榭然則臺榭皆高可升之以觀望言無觀望之臺榭也。館如宮寢。正義曰言往前文公之客館如今日晉君之路寢也圬人以時塓。館公室圬人塗者塓塗也。圬本作污同音烏塓莫歷反【疏】圬人至宮室。正義曰釋宮云鏝謂之杇李巡曰鏝一名杇塗工作具也郭璞云泥鏝也然則圬是塗之所用因謂泥牆屋之人為圬人塓亦泥也使此泥屋之人以時泥塗客館之宮室也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庭燎設火於庭。甸徒遍反燎力妙反徐力遙反一音力弔反庭燎大燭【疏】庭燎。正義曰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鄭玄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僕人巡宮巡宮行夜。行下孟反下巡行同車馬有所有所處賓從有代代客役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巾車如字劉昌宗周禮音居覲反轄戶瞎反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客所當得。瞻之廉反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巡行也。樂音洛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菑患邪無寧寧也。菑音災復扶又反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鞮丁兮反數所主反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門庭之內迫迮又有牆垣之限。迮側百反【疏】注門庭之內迫迮。正義曰知非館門卑

小不得容車而云門庭之內迫迮者以傳稱舍於隸人明院宇迮小也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厲猶災也言水潦無時。潦音老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以命之問晉命已所止之宜○見賢遍反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幣薦進也脩垣而行行去也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反命於晉君趙文子曰信信如子產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贏受也。贏音盈【疏】注贏受也。正義曰賈服王杜皆讀爲盈盈是滿也故皆訓爲受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加敬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繹則民安定莫猶定也。好呼報反如是夫音扶讀者亦以夫爲下句首輯音集又七入反繹本又作懌音亦說音悅其知之矣謂詩人知辭之有益○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得事大國之禮○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犂比莒子密州之號。犂力私反或音力兮反比音毗去起呂反與音餘本又作輿音同既立展輿立以爲世子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展輿立爲君。弒之乃立弒音試本或作乃自立者誤去疾奔齊齊出也母齊女也展輿吳出也爲明年奔吳傳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買朱鉏密州之字。鉏仕居反言罪之在也罪在鉏也傳始例申明君臣書弒今者父子故復重明例。復扶又反重直用反○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狐庸巫臣之子也成十年適吳爲行人。屈君勿反狐音胡通路也通吳晉之路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

乎延州來季札邑 疏 延州來季札邑。正義曰釋例土地名延州來闕不知其處則杜謂延州來三字共爲一邑服虔云延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案傳文謂之延陵季子則是延陵與州來必不得爲一但不知何以呼爲延陵耳或延陵亦是邑名蓋並食二邑故連言之 巢隕諸樊 在二十五年。隕于敏反 閽戕戴吳 在二十五年戴吳餘祭。閽音昏戕在良反祭側界反 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 嗣君謂夷昧 甚德而度德不失民 民歸德 度不失事 審事情 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言其三見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傳直專反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 文子北宮佗襄公獻公子。相息亮反 宋之盟故也 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 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過五禾反廷于況反勞力報反下及注同棐芳尾反本又作斐 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 逆文子 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詩大雅濯以水濯手。數所主反濯直角反 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 此以上文子辭。上時掌反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 其貌美其才秀。斷丁亂反下同 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 知諸侯所欲爲 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 得所謀也。裨婢支反諶布林反 謀於邑則否 此才性之蔽 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

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乘繩證反鮮息淺反○鄭人游于鄉校鄉之學校。校戶孝反下同鄭國謂學爲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患人於中謗議國政。謗布浪反疏鄉校。正義曰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是校爲學之別名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爲忠善則怨謗息。夫音扶下幷注同朝直遙反舊如字惡烏路反又如字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即作威豈不遽止然猶防川遽畏懼也。遽其據反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也。道音導注同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以爲己藥石疏不如至之也正義曰言不如不毀鄉校使人游處其中聞謗我之政者而即改焉以爲我之藥石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長丁丈反疏注仲尼至聞之。正義曰公羊傳於二十一年下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一年十月之下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言仲尼生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七十三年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爲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年七十三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杜此注從史記也○子皮欲使尹何爲邑爲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少詩照反注同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愿音願疏不吾叛也。正義曰謂尹何也劉炫云叛違也欲令子產不於我有違得使尹何爲邑也使

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治直吏反下注之治同）【疏】夫亦愈知治矣。正義曰病差謂之愈言不能之病愈知治必速也劉炫云尹何比未解治邑以爲已病今若遣往學治邑之病差自然以後知治邑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操七刀反其傷實多一本作其傷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製裁也。棟丁弄反榱所追反椽也厭本又作壓於甲反徐於輒反下同製音制）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所庇必利反又音祕）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貫古患反）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愼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也。覆芳服反易以豉反）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衞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衞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

不常疏令尹似君矣○正義曰言令尹威儀已是國君之容矣服虔云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服言以君儀者明年傳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俗本作似君君云似君不
須言矣今定本亦作似君恐非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
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
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
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
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
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
可選也詩邶風棣棣富而閑也選數也○鮮息淺反令聞音問本亦作問衛詩此邶詩刺衛頃公故曰衛詩棣棣本又作逮直待反選息兖反注同數所主反下文同言君
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
所也攝佐也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逸書曰大國畏
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
也大雅又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唯在則象上天○斟之林反疏曰大至其德○正義曰尚書武成篇曰大國以威加小國以德撫故大畏力小懷德也○不職至之也○正義曰不
識不知謂不妄斟酌以為識知雖順天之法則是言則而象之謂文王法則放象上天而行下傳覆此謂天下則象文王不同者謂文王能則象於天故天下亦則象文王也紂囚文
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
降為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後伐之因壘而降○降戶江反復扶又反疏紂囚文王七年○正義曰傳言囚文王七年文王必七年為囚矣尚書無

遂云文王受命唯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則文王在位歷年多矣未知何時被囚也周本紀稱紂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求美女美寶而獻之紂紂大說乃赦西伯賜之弓矢使之得征伐其下乃云虞芮爭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受命之君也如馬遷所云虞芮質獄之前被囚也尚書傳稱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紂乃囚之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耆鄭玄尚書注據書傳爲說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於羑里紂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以爲四年囚之五年釋之即如所言被囚不盈一年此傳不得言紂囚文王七年也文王既已改元而又專伐諸國是則反形已露雖紂之愚非寶貨所能釋也馬遷之言當得其實在質虞芮之前囚之故囚之得七年也

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行下孟反下同樂音洛又音岳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 襄三十年盡三十一年

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十挍勘記

襄三十年

天火曰災 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灾作災

共姬從夫謚也 宋本明翻岳本毛本謚作諡非

據傳子晳伐伯有 閩本監本毛本晳誤晳

宋灾故 石經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毛本灾作災石經故下後人增也字非也

杜此注故以唯言惡宋人 宋本監本毛本以故作何是也

傳云書曰某人某人浦鏜正誤云某人下脫會于澶淵四字山井鼎云某作厶俗字也

傳三十年

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釋文作問王子圍之爲政云一本無圍字案石經此行重刻疑初刊有圍字也　王子之爲政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文故穆叔問之下

子蕩將與焉石經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蕩此本誤湯今訂正

三月癸未石經宋本淳熙本明翻岳本足利本三作二不悞

有與疑年石經有與一行九字初刻有字下有兩字後刊去刻與字　有與至之年宋本此節正義起至注以役孤老故上揔入勉事之而後可注下

得甲子甲戌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戌作戍亦非宋本淳熙本明翻岳本作戌是也

吏走問諸朝釋文作使案正義曰俗本吏作使

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石經仲字起承字止此行九字惠伯會郤四字係改刊　晉人之言宋本之作所

併三六爲身閩本監本毛本六誤八

然則二萬二千六百有六旬也淳熙本明翻岳本足利本二千作六千與石經合按正義本同　爲一十四年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一作七是

也得二萬六千一百四十五日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一作六不誤　所以少三日者宋本三作二

辯其夫家人民淳熙本明翻岳本辯作辨案周禮作辨　田來之數宋本來作萊不誤閩本監本毛本作畝非也　蓋以居在絳邑閩本監本毛本居作車非是

其庸可媮乎 纂圖本媮誤偷

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 石經此處刓缺顧炎武云娶誤作聚所據謬刻也釋文于作於

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 石經期誤旗

烏乎必有此夫 石經宋本淳熙本乎作呼釋文作嗚呼云本又作烏乎

不殺必害 石經必下有爲字非也

或呌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 宋本明翻岳本呌作叫釋文同石經作叫惠棟云叫說文引作訆云大呼也傳遂曰說文云譆痛也案說文誒可惡之辭引傳云誒誒出出從言矣聲譆痛也从言喜聲蓋許意謂左作誒誒即譆譆之假借字也其所見左氏作誒與他家作譆者異耳鄭氏周禮注引作譆譆詘詘釋文云一本無大字

烏鳴于亳社 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婦義事也注下

大及八 閩本監本毛本大作火 鄭元昏禮注云 宋本元作云

聚禾粟 石經及諸本作禾此本誤木今訂正 大夫敖 釋文云敖本亦作傲服本作放案正義云言大夫驕敖也服虔云言大夫淫放則服本爲大夫放矣故今俗本多爲放字

其君弱植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能無亡乎節注下 植爲樹立 宋本爲作謂

則又將使子皙如楚 閩本監本皙作晳非也下同

伯有汰侈故不免 石經此處刓缺宋本淳熙本明翻岳本汰作汏是也注同釋文亦作汏

就直助彊 閩本監本彊作疆非也下及注同

今三家未能伯有方爭 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足利本能下有則字

壬寅子産入淳熙本入誤人

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淳熙本甲誤申子皮與伐矣石經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伐作我是也

駟帶追之石經駟作四顧炎武云石經駟誤四是也

注降婁至天明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注下而規杜失毛本失誤矣監本初亦作矣後刊去厶以衡反之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衡此本誤衡今改正

歲星十二年而一歲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足利本一歲作一終是也

娵訾營室東壁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壁作壁是也故因名云宋本云下有也字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石經宋本蔿作薳蔿掩二十五年爲大司馬宋本蔿作薳

佗北宮之子纂圖本監本毛本宮下有結字閩本初刻無後擠刊宋本淳熙本明翻岳本足利本結作括是也

又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注云逸詩案陳樹華云又曰二字即承上而言似皆屬大雅之文梁履繩云廿一年傳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杜云詩小雅正義曰此采菽之篇彼詩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與此不同者蓋師讀有異是可取以爲證

宋災故尤之也石經宋災上有爲字按此左氏援引聖經斷不妄增一字石經凡若此等皆唐時濫惡之本名儒所不窺者而板本轉相傳不誤也戍爲正卿宋本正作政

而以求才合諸侯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才作財是也下同注傳云至同文宋本此節正義在諱之也注下監本云作文非也

諸侯不歸宋才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才作財不誤

諸大夫許而不歸足利本諸下有侯字非

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也宋本淳熙本無也字

乃受策入拜石經淳熙本策作筞釋文作筴

使次已位石經宋本明翻岳本巳作已是也

大人之忠儉者石經初刻夫後改人釋文云本或作大夫者非

因其罪而蹙踖之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足利本其下有有字是也

請於公不役入明翻岳本足利本役作没陳樹華云十一年傳云以其役邑入者無征可證閩本監本毛本入作人非也

取我衣冠而褚之案呂覽樂成篇作貯之元應書引同盧文弨云周禮廛人注貯藏釋文云褚本作貯又作褚　褚畜也纂圖本畜作蓄釋文作稸云本又作畜同

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案呂覽樂成篇而作若李善東都賦注潘安仁關中詩注褚淵碑文注引並作若

經三十一年

莒人殺其君密州案傳作買朱鉏段玉裁云與密州音相同左傳經自作買朱鉏疑後人以公穀之經易此

傳三十一年

人生幾何漢書引傳作民生幾何釋文同云本或作民生無幾何案臧琳云陸本與漢志正同當從之本或作無幾何無衍字也

消竈諸本作消釋文云徐本作省

大誓云釋文云大本亦作泰案尚書撰異云大誓與大誥之大同音泰者非據正義引顧彪說則作泰誓尚在彪以前非衛包始改　注今尚至疑之節宋本此節正義在由是得罪注下　戎商必克閩本監本毛本戎作伐誤也　略舉五事以明之閩本監本毛本舉改引　大誓近非本經段玉裁據書正義近下增

得字非下增

而從取之 石經初刻而從誤倒後改正

胡歸姓之國 淳熙本姓作子

年鈞擇賢義鈞則卜 閩本監本毛本鈞誤均注同

非適嗣 釋文亦作適石經初刻作嫡後改從適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嫡非也

三易衰衰衽如故衰 史記漢書五行志引亦作衰石經初刻並作褑後改衰釋文作褑云本又作縗亦作衰字按縗正字也衰假借字也褑俗字也

衽 宋本此節正義在於是昭公十九年矣注下

公孫於齊傳 閩本監本傳誤傳

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 釋文云館字從食字林云客舍也旁或作舍非

高其閈閎 釋文云閎戎作閣字案爾雅釋宮郭注引作高其閈閣釋文云云即郭氏所據本也今本爾雅注作閎者乃後人所改

閎門也 後漢書馬援傳注引杜氏左傳注閈閭門也此但解閎疑有脫

高其閈閎 宋本以下正義九節總入其知之矣注下

然則閈閎皆門名 宋本皆下有是字是也

繕完葺牆 李涪刊誤云繕完葺三字於文爲繁當是繕字葺牆以書之峻宇雕牆爲比段玉裁云古三字重疊者時有安可以今人文法繩之下文無觀臺榭豈非三字重疊耶況此篇因壞垣屬辭士文伯誚垣之好不應見毀添設字字則無謂矣

寡君使匄請命 明翻岳本匄作匃釋文作丐正義云晉宋古本及釋例皆作丐俗本作匄此士文伯是范氏之別族不宜與范宣子同名今定本作匄恐非據此則正義本作丐字也

皆作丐 宋本丏字則作丐字按作丏則當彌兗切作匄則古代切而丏則匄之俗體耳

宮室卑庳 纂圖本庳誤痺張載魏都賦注引作埤案說文庳中伏舍从广卑聲一曰屋庳或讀若逋則此當作庳爲正

圬人以時塓館宮室 張載魏都賦注引塓作冪按廣雅作塓而塓摸冪皆說文所無說文祇有幎字圬人塗墍義出於此釋文圬作污云本又作圬

由齊相公始也 宋本監本毛本相作桓按作相避諱也

今銅鞮之宮數里 纂圖本今誤合鞮誤鍉閩本監本毛本亦誤作鍉注同

而夭厲不戒 石經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夭厲作天癘毛詛父六經正誤云天癘不戒注疏及臨川本作天地之天興國本監本作夭閼之夭案杜氏注云癘猶災也言水潦無時據此義則當作天地之天然經有言癘疫夭札則夭癘亦不爲非陸粲附注云天厲者天之厲氣猶周官司救所謂天患陳樹華云毛氏未見石經故不能遽定哀元年傳云天有菑癘更是一證又按凡經典癘疾癘鬼字皆从疒而轉寫傳刻多譌爲厲正之不可勝正

賈服王注 宋本注作杜是也

辭之繹矣 釋文繹本亦作懌案詩作懌俗字

展與立爲君 諸本作輿此作與因釋文又作之字而誤改也○今訂正

莒人弒其君買朱鉏 監本鉏誤組注同

成七年適吳爲行人 纂圖本監本毛本七誤十閩本作卜亦非

延州來季札邑 毛本延上有注字宋本此節正義在雖有國不立注下

在二十五年 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足利本五作九是也

嗣君謂夷昧 宋本明翻岳本昧作末字按依宋本作末則作昧之本亦當是左日右末非左日右未也

文子北宮佗 毛本佗誤陀

印段廷勞于棐林 釋文棐本又作斐石經此行改刊計九字

此才性之微 明翻岳本足利本微作薇

鄉校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吾不信也注下

夫人朝夕退而游焉 石經初刻脫朝字重刊增入此行計十一字纂圖本游作遊

十有一月庚子 孫志祖云案公羊經上文云十月庚辰朔則庚子爲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不得有庚子也釋文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據此則古本公羊無十有一月四字有者後人妄增穀梁亦作十月蓋孔子以周之十月夏正八月二十一日生此作十有一月孔沖遠所據本已誤

蜀其子使事仲尼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蜀作屬是也

愿吾愛之 石經初刻似作願改刊作愿

不吾叛也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子產是以能爲鄭國注下

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 纂圖本未誤夫

令尹似君矣 石經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作似漢書五行志引傳亦作似正義曰服虔云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俗本作似君矣按此條孔本作似君而正義詳引服注明當作以君極爲明晰

令尹似君矣 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謂之有威儀也之下

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 王應麟引亦作以閩本監本毛本誤似

今定本亦作以之恐非 閩本監本毛本之作字宋本作似君恐非是也

令聞長世 釋文聞本亦作問李善魏都賦注景福殿賦注引並作問

威儀棣棣 釋文棣棣本又作逮逮案禮記孔子閒居作威儀逮逮

富而閑也 毛本閑作

閒字按閒即嫺字之假借說文嫺稚也按毛傳作棣棣富而閒習也

尙書武成篇曰宋本曰作也

大本紀宋本大作周不誤山井鼎云恐又字誤非也　二年伐邗宋本毛本邗作邢是也閩本作邢監本作刊　四年伐犬夷閩本監本毛本犬誤大

清嘉慶二十年重栞宋本十三經總藏本校

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十挍勘記止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一 起元年盡元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昭公○陸曰昭公名裯襄公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遜于齊在外八年凡三十三年薨于乾侯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疏 正義曰魯世家昭公名稠襄公之子齊歸所生以周景王四年即位謚法威儀共明曰昭是歲歲在大梁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衞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招實陳侯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今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衞在陳蔡上先至於魯○招常遙反虢瓜百反當先悉薦反 疏 注招實至於魯○正義曰八年經書陳侯之弟招故知是陳侯母弟也不稱弟云云莊二十五年注云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興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也八年招殺世子故稱弟以章招罪此奉使以會諸國非義例之所興舊史書爲公子而仲尼因之也公羊傳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爲貶殺世子偃師貶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弒君也然則曷爲不於其弒焉貶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其意言八年楚託討於招以滅陳著招之罪重故於此預貶之先儒或取公羊爲說釋例云頴氏曰臣無竟外之交故去弟以貶季友子招樂憂故去弟以懲過鄭段去弟唯以名通故謂之貶今此二人皆書公子公子者名號之美稱非貶所也是解招不稱弟之意也春秋之初衞在陳上莊十六年幽之盟衞在陳下自爾以來常在陳下莊十六年注云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衞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彊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爲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衞上終於春秋是衞之班次常在陳下今衞乃在蔡之上必有其故也襄十年諸侯伐鄭齊世子光序在滕子之上傳曰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是先至有進班之理故謂此爲先至於會故也○三月取鄆不稱將帥將卑師少書取言易也○鄆音運將子匠反下同帥所類反易以豉反 疏 注不稱至易也○正義曰將卑師少例當稱人魯史

不得自言魯人直書所爲之事明其有人取之也若將卑師衆則言師取某襄十三年傳例云凡
書取言易也故杜以此爲易耳賈逵云楚以伐莒來討故諱伐不諱取劉炫以賈說爲是故又規
杜云案傳武子伐莒知非將卑師少也稱伐則是非易也杜何得以爲易將卑師少乎今刪定知
不然者以諸稱取傳皆以易釋之此取文與彼同故以爲易也若以武子伐而取之則致力難重
當以滅爲文與滅項同也案滅項被討不諱滅此亦被討何以諱滅而言取若必有所諱當傳有
其事今傳云莒魯爭鄆爲日久矣魯無大罪亦何所諱也傳云武子伐莒者武子爲伐莒之主耳
別遣小將而行故不書武子猶如成二年傳言楚子重侵衞經書楚師杜云子重不書不親兵之
類是也不書伐者以兵未加鄆鄆人逆服與襄九年傳稱諸侯圍鄭經不書杜云鄭人逆服不成
圍相似劉以賈氏之注而規杜氏非也〇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〇稱弟罪秦伯〇鍼其廉反〇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無傳三同盟 疏 注三同盟正義曰華以襄十八年即位十九年盟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皆邾魯俱在是三同盟 〇晉荀吳帥師敗狄

于大鹵 大鹵大原晉陽縣〇大鹵大如字徐音泰鹵音魯穀梁傳云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 〇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國逆而立之曰入〇去起呂反

莒展輿出奔吳 弑君賊未會諸侯故不稱爵〇莒展輿出奔吳一本莒展出奔吳 疏 注弑君至稱爵〇正義曰釋例云諸侯不受先君之命而
簒立得與諸侯會者則以成君書之若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又
云先君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此以會爲斷也是杜據彼傳之二文知此爲未會諸侯不稱爵〇

叔弓帥師疆鄆田 春取鄆今正其封疆〇疆居良反注同 〇葬邾悼公 無傳 〇冬十有一月己酉

楚子麇卒 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弑〇麇九倫反以瘧音虐書弑申志反或作殺音同 疏 注楚以至書弑〇正義曰傳稱縊而弑之而經書卒者襄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弑僖
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而經書爲卒知此亦以瘧疾赴故不書弑 〇公子比出奔晉 書名罪之 疏 注書名罪之〇正義曰齊崔氏宋司城無罪書氏書官此
傳無罪狀直以不能自固其位耳出奔又
無可善無可善即是罪未必犯大罪也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 伍舉椒舉介副也〇娶七住反介音界注同

將入館 就客舍 鄭人惡之 知楚懷詐〇惡烏路反 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 舍城外 旣聘將

以衆逆以兵入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
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爲墠行昏禮。褊必淺反下同從才用反墠音善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
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貺音況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
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几本亦作機筵音延共音恭疏圍布至而來。正義曰聘禮臣奉君命聘於鄰國猶尚釋幣于禰乃行況昏是嘉禮之重故圍自布几筵告父祖之廟而
來也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鄭玄云告於君也亦既告君必須告廟君尊不主臣昏故圍自告也若野賜之是委君貺
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言不得從卿禮莽莫湯反疏若野至卿也。正義曰言我若受野賜之禮則
是委頓我君之命得貺於草莽之中則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之位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
氏之廟故以爲欺先君疏不寧至先君。正義曰不寧寧也言寧有唯是之事又使圍蒙其先君連讀爲義也告廟云將向豐氏之家取妻若使受之於野不至豐氏之家是欺先
君也言又者既辱今君又辱先君故云又也將不得爲寡君老大臣稱老懼辱命而黜退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
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備則是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
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
塞不行是懼。言已失所恃則諸侯懲恨以距君命壅塞不行所懼唯此懲直升反憾戶暗反壅本又作雍於勇反注及下注同不然敝邑館人
之屬也館人守舍人也其敢愛豐氏之祧祧遠祖廟祧他彫反疏注祧遠祖廟。正義曰祭法云遠廟爲祧鄭玄云祧之言超也超上
去意也以祧是尊遠之意故以祧言廟耳此公孫段是穆公之孫子豐之子其家唯有子豐之廟君若特賜或得立穆公之廟耳其家無遠祖廟也杜言遠祖廟者順傳文且據正法言之
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垂櫜示無弓。櫜古刀反弓衣也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

出遂會於虢虢鄭地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

得志於晉得志謂先歃午祁奚子。歃所洽反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

宋恐楚復得志。復扶又反下雖復同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駕猶陵也詐謂衷甲。駕如字又音加注及下同衷音忠況不信之尤者乎尤甚也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

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爲政以春言故云七年。重直用反相息亮反疏於今七年。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傳云趙文子爲政至此八年也而云七年者殷周雖改正朔常以夏正爲言此春正月故爲七年年末醫和則云八年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疏再合諸侯。正義曰

襄二十六年經書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晉人卽趙武也時有魯公在會雖則唯公一人卽是諸侯不得謂之大夫也故知再會諸侯數澶淵也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年會澶淵及今會虢也服齊狄寧東夏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晉。夏戶雅反平秦亂襄二十六年秦晉爲成城淳

于襄二十九年城杞之淳于杞遷都。淳音純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讟誹也。罷音皮讟音獨誹芳畏反疏注讟誹也。正義曰說文云謗毀也誹謗也然則謗讟誹其義同皆是非毀人古人重言之猶險阻艱難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

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受午言然宋

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

楚又行僭僭不信。僭子念反下同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

蔉穮耘也壅苗爲蔉。穮彼驕反蔉古本反耘音云除草也疏注穮耘至爲蔉。正義曰漢書殖貨志云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一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三葉以上稍壯耨壟草因潰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云或耘或耔黍稷薿薿耘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其根比至盛暑壟盡平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薿薿而盛也此言

穮蔉即詩之耘耔也故知穮是耨以土壅苗根爲蔉也耨定本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言耕鉏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收。饉其靳反鉏仕居反收手又反又如字疏雖有至豐年。正義曰言耕鉏不息必有豐年之收以喻禮信不愆必爲諸侯之長也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未能信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詩大雅僭不信賊害人也。鮮息淺反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歃血經所以不書盟。難乃旦反下注並同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疏注設君至陳也。正義曰穆子言似君知設服設君服也唯譏執戈不言衣服則君服即二戈是也離衛之語必爲執戈發端但語畧難明服虔云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陳衛在門然則執戈在前國君行時之衛非在家守門之衛也守門之衛其兵必多非徒二戈而已縱使在國居君之離宮即明宮門之衛以爲離衛其言大不辭矣故杜以離衛即執戈是也言二人執戈陳列於前以自防衛也離之爲陳雖無正訓兩人一左一右相離而行故稱離衛離亦陳之義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疏注禮國至在前。正義曰士喪禮言君臨臣喪之禮云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是知國君之行常有二執戈者在前也國君亦有二戈在後子皮唯言前有二戈者當是公子圍不設後戈故也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爲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緝七入反疏注公子至怪也。正義曰服虔云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令尹居君離宮事無所出且諸侯大夫見其在會之儀不譏在國所居伯州犂云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言行而借戈以衛非在國借宮以居也故杜以爲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爲王殿屋以自殊異此亦無所案據要愜人情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聞諸大夫譏之故言假以飾令尹過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遂爲君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襄三十年鄭子晳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爲國難言子且自憂此無爲憂令尹不反戈。背音佩注同誕音但子羽曰當璧猶

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子羽行人揮當璧謂棄疾事在昭十三年言棄疾有當璧之命圍雖取國猶將有難不無憂也齊國子曰

吾代二子愍矣國子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州犂亦尋為圍所殺故言可愍○篡初患反疏注國子至可愍○正義曰服虔云愍憂也代伯州犂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晳劉炫從服言而規杜失今知不然者以圍不能自終伯州犂尋為圍所殺是皆遇凶害故云吾代二子愍矣若以二子為伯州犂子羽子羽則卒無禍害又何可愍而代之乎劉以服意而規杜過非也○小旻之卒章○正義曰小旻詩小雅剌幽王也○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事成而樂○樂音洛注及下樂憂而樂同衞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宋合

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共承大國命不能知其禍福○共音恭下及注同晉樂王鮒曰小

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鮒音附旻亡巾反馮皮冰反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譏其似君反謂之美故曰婉○絞古卯反婉紆阮反注同宋左師

簡而禮無所臧否故曰簡共事大國故曰禮○否悲矣反舊方九反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不犯凶人所以自愛敬子與子家持

之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生持之言無所取與○持如字本或作恃誤疏注子子至取與○正義曰持謂執持之也子皮直云二執戈者前矣雖意知不可而辭無譏切子家云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意雖并譏蒲宮言乃謂之為可不如子羽之譏評不同伯州犂之飾辭持其兩端無所取與是持之也弈棊謂不能相害為持意亦同於此也皆保世之

主也齊衞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

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

所欲天必從之逸書三大夫兆憂能無至乎開憂兆也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招殺大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當丁浪反○季武子伐莒取鄆兵未加莒而鄆服故書取而不言伐莒人告於會

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尋弭兵之盟而魯伐莒瀆齊盟瀆慢也。瀆待木反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戮之。使所吏反下注其使出使下召使者同樂桓子相趙文子。桓子樂王鮒相佐也相息亮反注同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故以帶爲辭。爲于僞反下注爲諸侯同而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踁叔孫家臣。踁戶定反藩方元反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

疏注言不至其國。正義曰晉語趙文子謂叔孫曰子盍逃之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爲社稷也若魯有罪受盟者逃魯必不免是吾出而絕之也若爲諸侯戮魯誅盡矣必不加請。爲戮也是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也

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喻己爲國衛如牆爲人蔽牆之隙壞誰之咎也咎在牆。隙去逆反咎其九反注同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牆雖怨季孫魯國何罪怨季孫之伐莒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來久今遇此戮無所怨也

疏注季孫至怨也。正義曰歷檢上世以來季孫出使不少於叔孫而云叔出季處從來久者季孫世爲上卿法當上卿守國次卿出使以此爲從來久耳必須使上卿者上卿非不使也

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逆。賄呼罪反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叔出季處。難乃旦反下同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貨免謀主三者義也三者忠信貞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并義而四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叔孫畏威而敬命矣謂不敢辟戮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汚勞事。汚音烏注及下同

疏注汚勞事。正義曰處國之所辟者唯有辟勞事耳故以汚爲勞事也言事之勞身若穢之汚物也

出不逃難不苟免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

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安靖賢能則衆附從魯
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赦叔孫不伐魯又賞其賢諸
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言今
衰世疆埸無定主○疆居良反注及下至莒之疆事同埸音亦注同王伯之令也言三王五伯有令德時疏注言三王至德時○正義曰以傳言王伯故言三王下
云虞有三苗則帝時亦有非獨三王也但王亦帝也故傳遍言其王耳引其封疆引正也正封界而樹之官樹立也立官以守國舉之表旗
旌旗以表貴賤○旗音其疏舉之表旗○正義曰舉立也爲立表貴賤之旌旗也故杜云旌旗以表貴賤而著之制令爲諸侯作制度法令使不得相侵犯過
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三苗饕餮放三危者饕吐刀反餮吐結反夏有觀扈觀國今頓丘衛
縣扈在始平鄠縣書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夏戸雅反觀音館舊音官扈音戸鄠音于商有姺邳二國商諸侯邳今下邳縣○姺西典反又西禮反邳皮悲反周
有徐奄二國皆嬴姓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即淮夷○嬴音盈自無令王諸侯逐進逐猶競也狎主齊盟其又可
壹乎彊弱無常故更主盟○狎戸甲反更音更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大謂篡弒滅亡之禍又焉用之爲用治小事○焉於虔反
注同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辯治也疏注二國至淮夷○正義曰二國皆嬴姓世本文也書
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淮夷與奄同時伐之此徐奄連文故以爲徐即淮夷賈逵亦然是相傳
說也服虔云一曰魯公所伐徐戎也案費誓云淮夷徐戎並興孔安國云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
起爲寇則徐亦非國名此徐是國名當謂淮浦之夷其國名徐書序舉其大號此傳言其國名也
僖公時楚人伐徐杜云下邳僮縣東南有大徐城彼近淮旁成王時徐蓋亦在彼地也此傳所云
四代有罪之國其三苗與有扈徐奄尚書略有其事其觀與姺邳則史傳無文傳言王伯之令猶
尚有此輩則此輩皆是王道盛明時諸侯也○封疆至辯焉○正義曰言封疆之相侵削何國無
有此乃常事主領齊盟者誰能一一治之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吳在東濮在南今建寧郡南有濮夷釁過也○濮音卜釁許靳反

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
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亢禦○與音預亢苦浪反徐又音剛禦魚呂反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
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
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去起呂反宥音又疏去煩至競勸○正義曰不往討魯諸侯無煩是去煩也叔孫賢人今若赦之是宥善也德義如
是餘人莫不競力勸慕爲善矣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宛紆阮反復扶又反疏注小宛至
復還○正義曰詩序云大夫刺幽王也其二章云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注又復也令女君臣各敬愼威儀天命一去不復來也事畢趙孟
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問將能成否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言可成雖
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安於勝君是彊而不義不義而
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詩小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惑焉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
赫盛彊不義足以滅之○姒音似滅如字詩作威音呼悅反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懦弱也○懦乃亂反諸侯將往
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滋益也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取不以道不義而克必
以爲道以不義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爲十三年楚弒靈王傳疏道以至已矣○正義曰以不義謂之爲道而淫虐爲之民
所不堪不可久矣○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會罷過鄭○過古禾反鄭伯兼享之子皮
戒趙孟戒享期禮終趙孟賦瓠葉受所戒禮畢而賦詩瓠葉詩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兎首猶與賓客享之○瓠戶故反客享之
許丈反又普庚反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告以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瓠葉詩義取薄物而以獻酬知其一

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言不敢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夫人趙孟。夫音扶注同

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幕武博反疏注朝聘至五獻。正義曰周禮大行人稱上公饗餼九牢

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皆獻數各同饔餼之數也案聘禮卿聘饔餼五牢故卿皆五獻至春秋之時大國之卿乃得從卿禮若次國之卿依大國大夫之制唯三獻耳故杜此注云大國之

卿五獻又昭六年傳注云大夫三獻是也趙孟辭趙孟自以今非聘鄭故辭五獻私於子產私語曰武請於冢宰矣冢宰子皮請謂

賦瓠葉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折之設反疏注卿會至體薦。正義曰傳言禮終乃宴

謂之。享禮既終卽因而為宴不待異日也杜解享宴禮異所以得相因者以其殽俎同故也宣十六年傳云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彼傳之意言。享公當依享法有體

薦也享卿當如宴法有折俎也彼王自言之故云王室禮耳其實諸侯之待公卿禮亦當然以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享宴俎同故得因行禮也穆叔賦鵲巢鵲巢

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亦詩召南義取蘩菜薄物可以薦公侯享其信不求其厚。蘩音煩

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穆叔言小國微薄猶蘩菜大國能省愛用之而不棄則何敢不從命穡愛也。

省所景反徐所幸反注同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野有死麕詩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脫脫安徐帨佩巾義取君子徐以

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麕亦作麏九倫反脫脫吐外反帨始銳反尨武江反吠扶廢反趙孟賦常棣常棣詩小雅取其凡

今之人莫如兄弟言欲親兄弟之國。常棣直計反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受子皮之詩。比毗志反下注德比同

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三大夫皆兄弟國興起也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

兕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蒙趙孟德比以安自知免此罰戮。兕徐履反戾力計反注同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不復見此樂。

樂音洛注同復扶又反注及下不復年并注同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王周景王定公劉夏潁水出陽成縣

雒汭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爲汭。勞力報反下以勞之同穎營井反汭如銳反夏戶雅反 劉子曰美哉禹功見河雒而思禹功明德遠矣

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弁冕冠也端委禮衣言今得共服冠冕有國家者皆由禹之力。弁冕端委本亦作弁端委 疏 注弁冕至之力。正義曰冠者首服之揔名弁冕冠中之小別弁冕是首服端委是身服言弁冕端委揔舉冠衣而言非謂定公趙孟身所自衣也哀七年傳云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以從彼之俗知端委是依禮之衣杜直言端委禮衣不知是何衣也名曰端委又無所說周禮司服於士服之下云其齊服有玄端素端鄭玄云謂之端者取其正也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如鄭此言唯士服當端制大夫以上不復端也服虔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褒長故曰委案論語鄉黨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禮記深衣。制短不見膚長不被土然則朝祭之服當曳地服言是也

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勸趙孟使纂禹功。子盍戶臘反何不也亦遠績禹功本或作亦遠績功庇必利反又音祕 疏 遠績禹功。正義曰績亦功也重其言耳遠績禹功者勸之爲大功使遠及後世若大禹也謂勸武何不遠慕大禹之績而立大功以庇民也

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言欲苟免目前不能念長久。焉於虔反下焉用焉能同儕仕皆反朝如字下同 疏 吾儕偷食。正義曰儕等也言吾等於彼卑賤苟且飲食之人也

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八十曰耄耄亂也。語魚據反知音智耄莫報反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言其自比於賤人而無恤民之心 疏 注言其至之心。正義曰趙孟自言吾儕偷食是自比於隸役賤人也在上位者當憂勞百姓卑賤之人勞身而已自比賤人是無憂民之心也

棄神人矣民爲神主不恤民故神人皆去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言將死不復見明年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爲此冬趙孟卒起本

○叔孫歸虢會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

中不出（恨季孫伐莒使己幾被戮）會天謂會阜（會阜叔孫家臣）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
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欲受楚戮是忍其外日中不出是不忍其內）阜曰數月於外（言叔孫勞役在外數
月。數所主反注同）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言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諠囂之聲。賈音古注同贏音盈注
同惡烏路反注及下同囂許驕反徐五高反注同諠或作讙呼端反）【疏】注言譬至之聲。正義曰言已伐莒求利而不得惡日中不出譬如商賈求利不得惡諠囂之聲以商賈在市市人多諠
囂之聲）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楹柱
也以諭魯有季孫猶屋有柱。楹音盈去起呂反）○鄭徐吾犯之妹美（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楚子南穆公孫）公孫
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鴈也納采用鴈。強其丈反）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
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
（布陳贄幣子晳公孫黑。贄音至）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
矣抑子南夫也（言丈夫。乘繩證反）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
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衝交道。櫜古刀反
本或作衷丁隆反衝尺容反）【疏】夫夫至順也正義曰夫如夫道當剛強也婦如婦節當柔弱也如是所謂順也曹大家女誡曰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懼其武是男欲剛而女欲柔
也）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
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晳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事歸罪於楚。好如字一音呼報反直鈞音
均絕句）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奸犯也。女音汝下皆同奸音干）畏君之威

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
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奸國之紀謂傷人。長丁丈反下同蓋如字下同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
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忌畏也。嬖必計反下戶嫁反兵其從兄不養親也
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
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游楚之兄子。從兄如字又才用反重直用反又直勇反大叔曰吉不能亢身
焉能亢宗亢蔽也。亢苦浪反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
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蔡乃旦反而蔡蔡叔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𥻦音同字從殺下米云𢫬𥻦散之也會杜義下蔡叔如字【疏】殺管叔至蔡叔
。正義曰說文云𥻦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𥻦字殺下米也𥻦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隸書改作已失本體𥻦字不復可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重爲一蔡字重點以讀之者尚書蔡仲之命云
周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孔安國云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是放蔡叔之事也孔唯言中國之外地不知在何方也夫豈不愛王室
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爲二年鄭殺公孫黑傳。夫音扶【疏】夫豈至故也。正義曰夫謂周公也夫此周公
豈不愛管蔡乎所以𥻦放之爲王室故也○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其權寵如兩君其母
曰弗去懼選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選息轉反徐素短反注及下同數所主反注及下文數世同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
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罪失教。乘繩證反下及注同【疏】癸卯至伯也。正義曰釋例曰秦伯有千乘之國不
能容其母弟傳曰罪秦伯則鍼罪輕也言其對兄爲輕耳非無罪也公羊以爲仕諸晉謂之奔者譏秦伯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故謂之出奔也劉炫云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
也今鍼適晉乃與母計議緩步而出實非奔也仲尼既書爲奔傳釋云罪秦伯秦伯不豫教誡其弟不能早爲之所致奢富過度懼而去國罪其失兄之教鍼不自知度亦是其罪歸罪秦伯言兄

罪耳例曰以下同也后子享晉侯為晉侯設享禮○為于偽反造舟于河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造七報反注同李巡注爾雅云比其船而度也
郭云併舟為橋【疏】造舟于河○正義曰詩云造舟為梁是比舟以為橋也釋文云天子造舟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孫炎曰造舟為梁郭璞曰比船為橋皆不解造義蓋造為至義言船相至
而並比也十里舍車一舍八乘為八反之備【疏】注一舍至之備○正義曰直言十里舍車不知每舍幾車以下言八反知一舍八乘為八反之具也自雍
及絳雍絳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雍於用反歸取酬幣備九獻之義始禮自齎其一故續送其八酬酒幣○齎子兮反本又作賫【疏】注備九至酒幣○正義曰
僖二十二年鄭享楚子為九獻知此備九獻之儀也每一獻酒必有幣車以隨之后子從始自齎
其一以為初獻故續送其八也飲酒之禮主人初獻於賓賓酢主人主人受賓之酢禮飲訖又飲
乃酌以酬賓如是乃成為一獻於酬之時始有幣以勸飲故以為酬酒幣也終事八反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
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傳言秦鍼之出極奢富以成禮欲盡敬於所赴○還音環徑古定反【疏】注每十至所赴○正義曰服虔以為每於十里置幣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授車率皆
日行一百六十里謂從絳向雍去而復還一享之間八度至也然則千里之路往還八反車率日
行一百六十里計則一萬六千里雖追風逐日之足猶將不逮於此后子之馬一何駛乎縱令如
此纔可以章馬疾未足以明車多司馬侯何以怪其車多而發問也杜以反者為車反復其故處
耳每於十里置車八乘后子初發幣則續行自齎其一以為初獻餘則以次續至至則車反此至
享終八車皆反以此謂之八反非言反至雍也此幣發雍計已多日故設享之初此八車之幣去
絳不過一二十里耳使之相續而來每獻皆到以示己之豪富故令漸送之也如杜此言則后子
預前約束使幣早發而來非臨享始取而云歸取酬幣者后子必適晉多日然後設享非初至郎
享君也為享之具酒食之屬皆在絳備之其幣亦應於絳備之乃遣還取秦國之幣故言歸取不
言設享之日始歸取也上云其車千乘下司馬侯問其車多則是見車多而發問也故杜辨其事
之所在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也傳說此車多之事者言秦鍼之出極奢
富以成禮盡敬於所赴之國故為此以示豪也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
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車多故出奔○見賢遍反坐才臥反女叔齊以告公叔齊司馬侯○女音汝
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

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問何時當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
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
艾也艾絕也○艾魚廢反注同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欲輔助之者多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
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
贊佐助也○幾居豈反下同鮮不五稔鮮少也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稔而甚反啻始豉反【疏】國無至五稔○正義曰國無道而歲又饑則君或早夭年穀和
熟則天佐助之故少猶五年多或不啻也期之五年者后子之意耳襄二十七年傳云所謂不及五稔蓋古有此言也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
能待五蔭日景也趙孟意衰以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於金反本亦作陰朝夕如字景如字又於領反【疏】趙孟至待五○正義曰趙孟自比於日景此景
朝夕尚移不能相及人命流去與此相似既無常定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
翫愒皆貪也○翫五喚反說文云習厭也字又作玩愒苦蓋反其與幾何言不能久○與如字又音預○鄭爲游楚亂故游楚子南○爲于僞
反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
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閨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各實之者爲明年子產數子晳罪稱薰隧盟起本○閨音圭薰許云反隧
音遂數色主反又色具反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自欲同於六卿故曰七子○強其丈反與音預
產弗討子晳強討之恐亂國○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即大鹵也無終山戎○大原音泰【疏】晉中
至大原正義曰釋例土地名以北戎山戎無終三名爲一北平有無終縣大原即大原郡晉陽縣是也計無終在大原東北二千許里遠就大原來與晉戰不知其何故也蓋與諸戎近晉者相率
而共來也襄四年無終子遣使如晉請和諸戎則無終是其大者故顯言其國名也崇卒也崇聚也○卒子忽反下及注皆同將戰魏舒曰彼徒

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阨委又作隘於懈反便婢面反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什音十共音恭疏以什
共車必克。正義曰周禮十人爲什以一什之人共一車之地故必克也困諸阨又克車每困於阨道今去車故爲必克。去起呂反下皆同請皆卒去車爲步
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爲步陳。行戶郎反陳直覲反下文五陳未陳同五乘爲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
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五乘繩證反注五乘同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輒斬之荀吳不恨所
以能立功。徇辭俊反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
皆臨時處置之名。拒九甫反疏爲五至前拒。正義曰五陳者即兩伍專參偏是也相離者布置使相遠也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
參二十五乘爲偏彼皆準車數多少以爲別名此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爲別也杜云皆臨時處置之名其意不同服說則名與人數不可得知也周禮則五人爲伍二十五人
爲兩無專參偏之名也以誘之翟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傳言荀吳能用善謀○莒展輿
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齊雖納去疾莒人先召之故從
國逆例書入去疾奔齊在襄三十一年展輿奔吳吳外孫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此春取鄆今正其疆界。疆居良反注同
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三子展輿黨大厖常儀靡莒二邑。務婁
並如字務又音謀一音無瞀徐音茂又音謀厖武江反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奪羣公子秩是棄人。夫音扶人可棄
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詩周頌言惟得人則國家彊疏詩曰至善矣。正義曰周頌烈文之篇也彼注云競彊也無彊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
國家彊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也○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
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

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高辛帝嚳。駘他才反祟息遂反閼於葛反嚳苦毒反居于曠林不相
能也曠林地闕。能如字又奴代反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尋用也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疏注后帝至堯也正義
曰襄九年傳稱閼伯爲陶唐氏之火正知后帝是堯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爲
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因閼伯故國祀辰星。相息亮反疏注商人至辰星。正義曰殷本紀稱相土契孫是湯之先也襄九年傳云閼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
主大火辰卽大火星也故商大祀辰星商謂宋也宋商後故稱商人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今晉陽縣。夏戶雅反注及下同參所林反注及下同
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疏注唐人至大夏。正義曰謂之唐人當是陶唐之後二十九年傳云陶唐氏旣衰其
後有劉累知此唐人是彼劉累之等類也言等類者謂劉累後世子孫累雖遷魯縣子孫仍在大夏故歷夏及商也劉炫云彼稱累事孔甲下云遷于魯縣此云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則此居於大夏
子孫終商不滅非累子孫是其同族等類耳服虔以唐人卽是劉累故杜顯而異之云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疏注唐
人至叔虞正義曰服虔以爲唐叔虞卽下句邑姜所生者也杜以傳說唐人卽云季世明季世是唐人之末世叔虞卽唐人之末君矣邑姜之子叔虞乃是晉之始祖豈得以後世始封之君謂之前代
之末世也故云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帝命邑姜之子曰虞者將以唐國與之取唐君之名以爲名耳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懷胎
爲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震本又作娠之愼反又音申懷妊也大音泰注及下同胎他來反疏注邑姜至叔虞。正義曰傳言武王邑姜繫之武王知是武王后也十二年傳稱呂級王舅級
是齊大公之子丁公也級爲王舅知邑姜是大公之女也說文云娠女妊身動也從女辰聲是懷胎爲震震取動義字書以是女事故今字從女耳叔虞成王母弟晉世家文也夢帝
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帝天取唐君之名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
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叔虞封唐是爲晉侯
。屬之玉反蕃音煩叔虞封唐是爲晉侯案史記叔虞封唐侯叔虞之子燮父改爲晉侯疏夢帝至曰虞。正義曰晉世家云初武王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

謂此夢爲武王之夢也若是武王之夢此傳直云武王方生大叔其文足矣何以須言邑姜方震也邑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爲武王夢也薄姬之夢龍據其心燕姞之夢蘭爲已子彼皆夢發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馬遷之妄言耳服解此云已武王也是習非而遂迷者也。注叔虞至晉侯。正義曰晉世家云唐叔子燮是爲晉侯杜譜亦云燮父改爲晉侯則叔虞之身不稱晉也叔虞爲晉之祖故言爲晉侯也

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皡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爲水官之長。裔以制反昧音妹爲玄冥師師長也爲官之長皡戶老反長丁丈反【疏】注金天至之長。正義曰金天氏帝少皡帝系世本文也金天代號少皡身號月令於冬云其神玄冥是玄冥爲水官也昧爲玄冥師師訓長也故云昧爲水官之長二十九年傳云少皡氏有四叔脩及熙爲玄冥昧爲金天裔子當是脩熙之後釋例曰脩及熙皆爲玄冥未知昧爲誰之子或是其子孫也

臺駘能業其官纂昧之業。纂子管反宣汾洮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疏】宣汾洮。正義曰釋例曰汾水出大原故汾陽縣至河東汾陰縣入河其洮水闕不知所在當亦是晉地之水後世竭涸無其處耳障大澤陂障之以處大原大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頊【疏】注帝顓頊。正義曰顓頊爲帝承金天之後臺駘是金天裔孫爲臣宜當顓頊故以帝用嘉之爲顓頊嘉耳昧於金天已云裔子臺駘又是昧之所生則去少皡遠矣而帝系世本皆云少皡是黃帝之子顓頊是黃帝之孫臣世多而帝世少史籍散亡無可撿勘此事未必然也釋例云案鯀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共爲堯臣堯則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可疑者也是皆疑不能決因舊說耳

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有水旱之災則禜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曰禜祭爲營攢用幣以祈福祥。癘音例疫音役禜音詠徐又音營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疏】山川至禜之。正義曰水旱癘疫在地之災山川帶地故祭山川之神也雪霜風雨天氣所降日月麗天故祭日月星辰之神也此因其所在分繫之耳其實水旱癘疫亦是天氣所致雪霜風雨亦是在地之災耳雨之不時而致水旱水旱與雨不甚爲異而分言之者據其雨不下而霖不止是雨不時也據其苗稼生死則爲水與旱也禜是祈禱之小祭耳若大

旱而雩則徧祭天地百神不復别其日月與山川者也。注有水至福祥。正義曰水旱癘疫俱祭山川杜畧癘疫而不言之耳杜言山川之神若臺駘者下云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言此禜祭禜其先世主山川主星辰者之神耳非獨祭此山川星辰之神也計日月無其主之者以與星辰俱是天神連言之耳周禮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鄭玄云禜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鄭玄云禜告之以時有災變也禜如日食以朱絲禜社也玄之此言取公羊爲說莊二十五年公羊傳曰日食以朱絲禜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然社有形質故可朱絲營繞日月山川非可營之物不得以此解禜也賈逵以爲營攢用幣杜依用之日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故臨時營其地立攢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也攢聚也聚草木爲祭處耳癘疫謂害氣流行歲多疾病然則君身有病亦是癘氣而云不及君身者陳思王以爲癘疫之氣止害貧賤其富貴之人攝生厚者癘氣所不及其事或當然也且子產知晉君之病不在於此故言二者不及君身以病非癘疫故不須祭臺駘等也

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 言實沈臺駘不爲君疾。樂音洛 疏 若君至事也。正義曰家語孔子云飲食不時逸勞過度者病共殺之此云出入即逸勞也據國君之身則朝以聽政晝以訪問是出也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是入也

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 聽國政。朝如字 晝以訪問 問可否 夕以脩令 念所施 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 宣散也 疏 節宣其氣。正義曰以時節宣散其氣也節即四時是也凡人形神有限不可久用神久用則竭形大勞則敝不可以久勞也神不用則鈍形不用則痿不可以久逸也固當勞逸更遞以宣散其氣朝以聽政。久則疲疲則易之以訪問訪問久則倦倦則易之以脩令脩令久則怠怠則易之以安身安身久則滯滯則易之以聽政以後事改前心則亦所以散其氣也

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 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壅於勇反湫子小反徐音秋又在酒反服云著也底丁禮反服云止也羸劣危反注同 疏 勿使至其體正義曰壅謂障而不使行若土壅水也閉謂塞而不得出若閉門戶也湫謂氣聚底謂氣止四者皆是不散之意也氣不散則食不消食不消則食少食少則肌膚瘦肌膚瘦則骸骨露也言人之養身當須宣散其氣勿使氣有壅閉集滯以羸露其形骸也。注湫集至羸露。正義曰服虔云湫著也底止也杜云湫集也底滯也皆是以意訓耳壅閉言其不得散出故以湫底爲集滯言氣聚集而停滯也若以湫爲著則與止同義故易之以爲集其止滯亦同義也上文所云四時之事若其壹之則血氣集滯使不得宣散氣不散則骨羸露也肥則膚肉厚骨不見瘦則肌膚薄故體羸露羸

露是露骨之名其義與倮相近倮露形也羸露骨也瘦必羸羸亦瘦之別名今晉侯壹之者唯謂安身親近婦人四時皆爾以恒安身不動故使氣集滯也

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茲此也爽明也百度百事之節疏茲心至百度○正義曰形之與神相隨而有形以神為主神以形為宅形彊則神彊形弱則神弱神常隨形而盛衰也既露其體則神識亦弱致使此心不明照察失宜而昏亂百事之節度也

今無乃壹之同四時也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嬪婢人反其生不殖殖長也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疏其生至生疾○正義曰此僑重述不及同姓之意言內官若取同姓則夫婦所以生疾性命不得殖長何者以其同姓相與先美今既為夫妻又相寵愛美之至極在先盡矣乃相厭患而生疾病非直美極惡生疾病而已又美極驕寵更生妬害也故晉語云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瀆故也瀆則生怨怨亂育災災育滅性是故取女辟同姓畏亂災也禮記大傳云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然則周法始如此耳前代則不然也葢以前代敬簡未設禁防周人以其慢瀆故立法以禁之劉炫云違禮而娶則人神不祐故所生不長也晉文姬出而霸諸侯同姓未必皆不殖此以禮法為言勸勵人耳○注同姓至生疾○正義曰劉炫云人之本心自然有愛愛之所及先及近親同姓是親之近者其愛之美必深是同姓之相與先自美矣若使又為夫妻則相愛之美尤極極則美先盡矣美盡必有惡生故美盡則生疾此以禮為防推致此意耳晉語云云同

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壹四時取同姓二者古人所慎○惡如字又烏路反取七住反疏買妾至卜之○正義曰曲禮云娶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鄭玄云為其近禽獸也妾賤或時非媵取於賤者世無本繫也

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辨別也○別彼列反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姬四人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為治也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據異姓去同姓故言省○省所景反徐所幸反注同去起呂反疏四姬至疾矣○正義曰子產云四姬之外若有異姓之女接御於公減省公之寵愛於四姬之事如此猶可若無異姓之女減省公情專愛四姬則必由此故以生疾矣劉炫云子產言若於同姓不深病猶可差若於四姬有此省相見稀接御則此病猶尚可如無稀省耽之過度則必生疾

叔向曰善哉肸未之

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送叔向）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言將敗不久○與如字又音預幾居豈反）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爲明年鄭殺公孫黑傳○好呼報反怙音戶）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

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疾○近附近之近蠱音古）

【疏】是謂至如蠱○正義曰女在房室故以室言之是謂近女室說此病之由由近女室爲此病也又言疾如蠱言此疾似蠱疾也蠱者心志惑亂之疾若今昏狂失性其疾名之爲蠱公惑於女色失其常性如彼惑蠱之疾也蠱是惑疾公心既惑是蠱疾而云如蠱者蠱是失志之疾名志之所失不獨爲女宣八年傳胥克有蠱疾者直是病而失性不由近女爲之此公淫而失志未全爲蠱故云如蠱○注蠱惑疾正義曰和言公疾如蠱下云惑以喪志知蠱是心志惑亂之疾

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惑女色而失志○喪息浪反）

【疏】非鬼至喪志○正義曰此說公病之狀病有鬼爲之者有食爲之者此病非鬼非食淫於女色情性惑亂以喪失志意也

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爲天所祐○祐音右）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降音絳下及注同或音戶江反彈徒丹反又徒旦反）

【疏】先王至彈矣○正義曰女之爲節不可得說故以樂譬之先王之爲此樂也所以限節百種之事故爲樂有五聲之節爲聲有遲有速從本至末緩急相及使得中和之聲其曲既了以此罷退五聲既成中和罷退之後謂爲曲已了不容更復彈作以爲煩手淫聲鄭衛之曲也劉炫云言五降而息罷退者五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罷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樂曲成乃息非五聲一周得息也又傳於是至弗聽劉云此說降後不彈之意也五聲皆降則聲一成曲既未成當從上始不以後聲未接前聲而容手妄彈擊是爲煩手此手所擊非復正聲是爲淫聲淫聲之慢塞八心耳乃使人忘失平和之性故君子不聽也

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而不息則雜聲並奏所謂鄭衛之聲○慆他刀反下同堙音因）

【疏】注五降至之聲○正義曰五降不息則非復正

聲手煩不已則雜聲並奏記傳所謂鄭衛之聲謂此也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是言鄭衛之聲是煩手雜聲也**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煩不舍則生疾○舍音捨注同**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

非以慆心也為心之節儀使動不過度**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而生**疏**注謂金至而生○正義曰尚書洪範云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孔安國云鹹水鹵所生也苦焦氣之味也酸木實之性也辛金之氣味也甘味生於百穀也是五味為五行之味也以五者並行於天地之間故洛書謂之五行物皆有本本自天來故言五者皆由陰陽風雨而生也是陰陽風雨晦明合雜共生五味若先儒以為雨為木味風為土味晦為水味明為火味陽為金味而陰氣屬天不為五味之主此杜所不用也洪範本文以生數為次水火木金土大禹謨六府之次水火金木土穀月令於四時之次木火土金水杜數五味之次金木水火土以五行相循更互相代其次不以為常隨便言耳此注所言五味五色五聲配五行者經傳多有之洪範是其本月令九分○明杜所解者皆依月令文也**發為五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見賢徧反**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徵驗也○聲徵張里反**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害**疏**天有至六疾○正義曰上既以樂譬女乃云物亦如之至煩乃舍言用之有節也此又本諸上天言物皆不得過度也氣皆由天故言天有六氣也五味在地故云降生五味也五味是五行之味六氣共生五行故杜解五味皆由陰陽風雨晦明而生是言六氣共生之非言一氣生一行也味則嘗而可知未有形色可視發見而為五色也色既不同其聲亦異徵驗而為五聲也此味聲色也皆本諸上天所以養人用之大過則生六種之疾○注淫過至生害○正義曰此淫生六疾承氣味色聲之下則謂四者之過皆生疾也但醫和將說晦淫惑疾故下句特舉六氣之淫其言不及味與聲色故杜解以備之言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疾以見淫生六疾非獨六氣生疾也但晉侯不以味聲色生疾故醫和不言之耳**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疏**注六氣至之節○正義曰六氣並行無時止息但氣有溫暑涼寒分為四時春夏秋冬也序此四時以為五行之節計一年有三百六十五日序之為五行每行得七十二日有餘土無定方分主四季故每季之末有十八日為土正主日也**過則為菑陰淫**

寒疾寒過則爲冷○菑音災下同陽淫熱疾熱過則喘渴○喘昌兖反風淫末疾末四支也風爲緩急雨淫腹疾雨濕之氣爲洩注○洩息列反下如字晦淫惑疾晦夜也爲宴寢過節則心惑亂明淫心疾明晝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思息利反【疏】過則至心疾○正義曰上云淫生六疾揔謂氣味聲色此云過則爲菑獨謂六氣過耳過卽淫也故歷言六氣之淫各生疾也此六者陰陽風雨有多時有少時晦明則天有常度無多少時也今言淫者謂人受用此氣有過度者也陰過則冷陽過則熱風多則四支緩急雨多則腹腸泄注此四者雖各以其氣與人爲病若其能自防護受之不多則得無此病也其晦明亦是天氣不以病人但人用晦明過度則人亦爲病晦是夜也夜當安身女以宣氣近女過度則心散亂也明是晝也晝以營務營務當用心思慮煩多則心勞敝也陰陽風雨當受之有節晦明當用之有限無節無限必爲菑害故過則爲菑也○注末四至緩急○正義曰人之身體頭爲元首四支爲末故以末爲四支謂手足也風氣入身則四支有緩急賈逵以末疾爲首疾謂風眩也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當在夜故言晦時【疏】女陽至之疾○正義曰男爲陽女爲陰女常隨男則女是陽家之物也而晦夜之時用之若用之淫過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以女陽物故內熱以晦時惑蠱也晉語云文子問醫和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孔晁云人雖有命荒淫者必損壽無外患則并心於內故三年死諸侯不服則思外患損其內情故十年無道之君久在民上實國之殃也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寵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改改行以救菑○相息亮反行下孟反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云主將死○咎其九反禦本亦作御魚呂反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溺沈沒於嗜欲○溺乃狄反嗜時志反【疏】淫溺至生也○正義曰此淫謂淫於女也沒水謂之溺沒於嗜欲與溺水相似故淫溺連言之此論晉侯將蠱疾故言淫溺惑亂之所生耳人自有無故失志志性恍惚不自知者其疾名爲蠱蠱非盡由淫也以毒藥藥人令人不自知者今律謂之蠱毒於文皿蟲爲

蠱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蠱書者爲蠱。皿命景反說文讀若猛字林音猛穀之飛亦爲蠱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曰蠱在周易女惑

男風落山謂之蠱䷑巽下艮上蠱巽爲長女爲風艮爲少男爲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木得風而落○巽音遜艮古恨反長丁丈反下同少詩照反下

同說音悅皆同物也物猶類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賄贈之禮○楚公子圍使公

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黑肱王子圍之弟子晳也犨縣屬南陽郟縣屬襄城櫟今河南陽翟縣三邑本鄭地○犨尺州反櫟音歷徐失灼反郟古

洽反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謂將弒君而先除二子也二子謂黑肱伯州犂禍

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

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縊絞也孫卿曰以冠纓絞之長歷推己酉十二

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月誤也○介音界竟音境縊一豉反弒申志反絞古卯反【疏】注縊絞至誤也○正義曰孫卿姓荀名況著書一部名荀卿子漢宣帝諱詢故轉爲孫也下有十二月甲

辰朔甲辰後五日得己酉故杜以長歷推己酉是十二月六日而此郟敖之卒經傳皆云十一月己酉杜謂十一月誤者止謂十一月不得有己酉以己酉爲誤十一月非誤也必知然者若以爲

十二月己酉則六日己酉子干奔晉至晉猶見趙孟七日庚戌趙孟卒便是日相切迫無相見之理故知十一月爲是己酉爲誤劉炫以爲杜云誤者以十一月爲誤當云十二月而規杜氏非也

劉炫規云杜言十一月誤當爲十二月案下文趙孟庚戌卒後是郟敖今日死趙孟明日卒則子干奔晉不得見趙孟而議其祿故謂十一月是己酉字誤也遂殺其二子

幕及平夏皆郟敖子○幕音莫夏戶雅反右尹子干出奔晉子干王子比宮廄尹子晳出奔鄭因築城而

去○廄居又反殺大宰伯州犂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郟敖楚子麇○使赴于鄭伍舉問應

爲後之辭焉問赴者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伍舉更赴辭使從禮

此告終稱嗣不以篡弒赴諸侯○共王音恭長丁丈反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食祿同從才

用反乘繩證反下同皆百人之餼。百人一卒也其祿足百人餼許氣反卒子忽反疏注百人至百人。正義曰百人爲卒周禮司馬序官文也祿足百人謂與之田取稅以共食足爲百人餼也晉語稱秦后子楚公子干來仕叔向爲大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對曰大國之卿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皆一卒可也

趙文子曰秦公子富謂秦鍼富強不宜與子干同叔向曰底祿以德底致也底音旨○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詩大雅侮陵也○夫音扶侮亡甫反鰥古頑反疏底祿至以尊○正義曰德大則官高官高則祿厚故致祿以德之小大爲差也年同以尊謂以官爲之尊卑也

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以年齒爲高下而坐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奔事有優劣唯主人命所處謙辭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后子先來晉臣爲主仕欲自同於人子干後來奔以爲羈旅之客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忌敬也欲謙以自別佚音逸別彼列反疏非羈何忌○正義曰忌敬也史佚有言云非是羈客何須敬之言子干是客當須敬之我不敢與同是謙以自別也

楚靈王即位薳罷爲令尹薳啓彊爲大宰。靈王公子圍也即位易名熊虔罷音皮彊其良反又居良反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行器謂備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爲四年會申傳。汰音泰說徐音悅音始悅反數所主反

十二月晉既烝烝冬祭也。烝之承反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廟在晉之南陽溫縣往會祭之。衰初危反疏注孟子餘趙衰。正義曰服虔以孟爲趙盾子餘爲趙衰若其必然當先衰後盾何以先言孟也杜以孟子餘是趙衰一人蓋子餘是字孟是長幼之字也甲辰朔烝于溫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作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誤疏注趙氏至月誤。正義曰杜以十二月晉既烝趙孟始適南陽則趙孟初行已是十一月也此句乃云甲辰朔烝于溫案文言之則是來年正月朔也服虔云甲辰朔夏

十一月朔也若是夏十一月朔當於明年言之而此年說之何也杜以服言不通故爲此解云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當言十一月傳言十二月月誤也劉炫以爲晉烝及趙孟適南陽並在十一月之前文繫十二月者欲見烝後卽行先公後私十二月之文爲下甲辰朔起本舉月遥屬下明晉烝猶在朔前十二月非誤也若必如劉言傳當云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十二月甲辰朔烝于温足明先公後私之義何須虛張十二月於上遥爲甲辰朔起本傳文上下未有此例劉炫之言非也

庚戌卒 十二月七日終劉定公秦后子之言 **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弔趙氏蓋趙氏辭之而還傳言大夫彊諸侯畏而弔之。及雍於用反

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十一挍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一 起元年盡元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二十六石經春秋經傳集解昭元第廿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廿作二十釋文及下卷同淳熙本昭下有公字明翻岳本作昭公一並盡三年

昭公

昭公名稠 杜氏釋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古今人表律厤志世本並作稠徐廣云又作袑宋本作裯魯世家同與襄公三十一年昭公廿五年傳文合閩本監本毛本改裯

經元年

元年 淳熙本元誤六

先至於魯 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監本毛本魯作會宋監毛正義標起訖同是也

殺世子偃師貶 宋本殺上有爲字與公羊合

非貶所也 監本毛本所作詞

案傳武子伐莒 宋本傳下有季字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石經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帥師作帥師是也

莒展輿出奔吳 釋文無輿字云一本作莒展輿案公羊穀梁皆無輿字 不稱爵 宋本不上有故字

楚子麇卒 閩本監本作麇乃麇之誤案史記楚世家作員索隱曰左傳作麏陳氏云麏與麇通 傳稱縊而殺之 毛本縊誤謚閩本監本弑作殺非

公子比出奔晉 石經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足利本公上有楚字是也

傳元年

伍舉爲介 石經此伍字係原刻已下伍字皆初刻作五後加人旁惠棟云孫叔敖碑作五舉案唐石經初刻亦作五後改從人非也

以敝邑褊小 石經宋本明翻岳本褊作褊與釋文合 行昏禮 閩本監本毛本昏作婚疏並同

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 監本毛本州誤氏

圍布几筵 釋文几本亦作机案机者几之俗 圍布至而來 宋本以下正義四節在入逆而出句下 猶偝釋幣于禰乃行 閩本監本毛本脫釋字 告父祖之廟而來也 閩本監本毛本作告祖父母之廟而來也誤也

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 李善注文選阮瑀爲曹公作書與孫權引傳包作苞案作苞是也說詳僖四年注 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 諸本作壅釋文作雍云本又作壅注及下注同

子木之信 淳熙本木誤才

以春言故云七年 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記云言異本作立按作立者非也 於今七年 宋本以下正義十一節總入其是之謂矣注下 年末醫和則云八年 宋本年下有也字閩本監本末誤未

宋人曹于澶淵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于上有人是也

武有仁人之心諸本作仁此本誤何今訂正 今武猶是心也顧炎武云石經今誤作令案石經此處模糊炎武所據乃謬刻

武將信以爲本閩本監本毛本武誤我 是穮是蔉石經穮字初刊作藨後改正案李善注文選張茂先勵志詩穮作藨引注文同然說文穮下引春秋傳則作是穮是蔉蔉字不从艸 漢書殖貨志案漢書殖當作食 后稷始畊田宋本畊作甽與漢書食貨志合 廣尺深尺曰甽閩本監本毛本甽作畎 苗生三葉以上段玉裁云漢書無三字 因儹其士以附苗根閩本儹作遺監本毛本作壝宋本作隤與漢志合各本士作土是也 耨定本耘宋本本下有作字是也

即明宮門之衞以爲離衞宋本明作名是也 其言大不辭矣閩本監本毛本辭作侔

吾代二子愍矣石經愍作愍石經凡從民字皆改從氏避太宗諱也案漢書五行志引作閔 小旻之卒章補案此標注連正義當在晉欒王鮒節下誤置此處

子與子家持之釋文云持本或作特按持當作恃十九年音義云本或作恃怙之恃非也 不如子羽之譏訐監本毛本訐作評閩本作詳

三大夫兆憂能無至乎石經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監本毛本重憂字是也案漢書五行志引下憂字作矣矣蓋憂之譌

注言不至其國宋本以下正義入節總入乃免叔孫句下 是吾出而絕之也監本毛本絕作危與明道本國語合 必不加請爲戮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加下有師字請閩本作靖非也

吾又誰怨纂圖本怨誤恐

出不逃難石經初刻作不出逃難後改正

所由來也諸本作由此本誤田今訂正

疆場之邑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場作埸非也注同

故傳遍言其王耳 宋本無其字

故三危者 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監本毛本故作放是也

扈在始平鄠縣 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閩本毛本鄠作鄠不誤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 諸本作于宋本作於

注二國至淮夷 監本毛本此段正義在上文周有徐奄注下 誰能一一治之 宋本之下有焉字

各敬爾儀大命一去 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監本毛本儀字下有天命不又言五字大各本作天是也 注小宛至復還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弗可久巳矣注下 注又復也 宋本注下有云字 天命所去不復來也 閩本監本毛本所作一

令尹自以爲王矣 諸本作王此本誤去今訂正

王弱令尹彊 閩本監本彊作疆非下同

是疆而不義 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監本毛本疆作彊不誤

褒姒滅之 釋文云滅詩作烕案說文烕字注云滅也从火戌聲火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引詩曰褒姒烕之漢書谷永傳引詩同

爲十二年楚弑靈王傳 宋本明翻岳本足利本二作三是也

猶與賓客享之 諸本作客此本誤各今改正

知其一獻 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監本毛本其作欲足利本獻下有之禮二字

注朝聘至五獻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吾不復此矣注下 皆獻數不同饔餼之數也 閩本監本毛本不作各宋本無數不二字是也

禮終乃宴詩彤弓正義引作禮終乃燕　謂之享禮既終之字宋本無　言享公當依享法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言此本誤三今訂正

享宴俎同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同此本誤司今訂正

不求其厚岳本厚下有也字

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纂圖本監本毛本麕作麏非釋文作麏所據之本不同也　無使厖也吠宋本明翻岳本足利本厖作尨不誤

尨也可使無吠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尨作厖非也

雒汭在河南鞏縣南毛本雒作洛非也下同

微禹吾其魚乎周禮大司徒疏引作吾其爲魚乎爲字係別本所增　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毛本作纂端委云本亦作弁冕端委案石經此行十一字似初刻無冕字後增入也

弁冕冠也惠棟云說文元貟冕也故杜訓爲冕冠弁冕之冕衍文也案周禮大司徒疏引有冕字非善本也　注弁冕至之力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又何以年注下

禮記深衣制宋本衣下有之字是也

子盍亦遠績禹功北宋刻釋文無禹字云本或作亦遠績禹功案周禮大司徒疏李善注文選表彥伯三國名臣序贊陸士衡五等論引傳無亦字疑釋文亦無亦字非無禹字也本或作亦遠績禹功石經子盍亦一行十一字似亦字亦初刻所無北宋刻釋文績作續說詳校勘記　勸趙孟使纂禹功淳熙本亦誤作篡宋本纂圖本明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作纂是也

謂勸武何不遠慕大禹之績閩本監本毛本慕誤纂何不監毛作何以亦非

儕等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儕作儕是也　言吾等於彼卑賤苟且飲食之人也宋本飲作求

不得惡諠譁之聲也釋文諠作讙云或作諠按說文讙譁从言雚聲釋文本作讙與說文合　注言譬至之聲宋本此節正義在乃出見之注下

犯鄭大夫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大夫誤作夫人

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毛本南誤男櫜釋文云本或作𣛸案鄭司農攷工記函人注引作櫜甲而見子南賈疏同　夫夫至順也宋本自此以下正義三節

捴入何有於諸游注下　猶恐其尫閩本尫作虺非監本毛本作虺亦誤　猶懼其武案武本作虎避諱改也

五者所以爲國也纂圖本重以字非也

胥女以遠勉速行乎淳熙本脫勉字

周公殺管仲而蔡蔡叔釋文云上蔡字音素葛反放也說文作𥻦音同字從殺下米案禹貢云二百里蔡鄭氏云蔡之言殺減殺其賦古音蔡同殺張參五經文字云𥻦春秋傳多借蔡字爲之　殺管叔至蔡叔宋本無上叔字

癸卯至伯也宋本以下正義七節捴入其與幾何注下

比舩爲橋閩本橋誤普宋本舩作船下同

必有幣隨之此本幣下空缺二字正德本閩本作車以監本毛本作帛以並誤宋本作必有幣隨之今訂正

服虔以爲每於十里置車一乘此本車上空缺一字閩本監本毛本作幣非也　一何駛乎閩本監本毛本駛誤駃　后子預前約束閩本監本束誤速毛本作東亦非　故杜辨其車之所在閩本監本毛本辨作辯車作事並非

趙孟曰天乎石經作天乎漢書五行志引作天虖按錢大昕云與上文亡乎相對謂國既不亡則君當天折也

翫歲而愒日諸本作翫葉鈔釋文云又作忨是也案說文心部忨字注云貪也从心元聲引傳作忨歲而濊日外傳作忨日而濊歲韋昭云忨偷也濊遲也漢書五行志亦作忨歲

公孫黑强與於盟淳熙本强作彊注同

晉中至大原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大敗之注下

所遇又阨 釋文云阨本又作隘

背臨時處置之名 監本毛本處誤取

公子召去疾于齊 石經于作於

叔弓帥師疆鄆田 石經及諸本作帥此本誤師今訂正

棄人也夫 淳熙本脫夫字

詩曰無競維人善矣 石經宋本淳熙本明翻岳本維作惟

居于曠林 纂圖本監本毛本于作於非也

注后帝至堯也 宋本無至字以下正義廿一節揔入重賄之句下

故稱商人也 宋本無也字

主參 釋文云所林反注及下同案注文無參字

二十九年傳云 閩本監本毛本二作三非也

其季世曰唐叔虞 李善注文選曹子建與吳季重書引作季葉改世作葉避所諱

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 釋文云震本又作娠案史記鄭世家漢書高帝紀應劭注呂覽重言篇高誘注引傳並作娠正義引說文云娠女妊身動也是懷胎爲震震取動義字書以是女事故今字從女耳陳樹華云邑姜方震自爲震動之字不作娠

十二年傳稱呂級王舅 監本毛本級作伋下同

夢帝謂已 石經宋本明翻岳本已作己是也 余命而子曰虞 漢書地理志引作余名案說文云名自命也史記天官書兔七命索隱云謂兔星凡有七名也祭法黃帝正名百物國語魯語作成命百物是名命二字古同聲同義

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 惠棟云史記鄭世家封作國案尚書序云武王既勝殷邦諸侯又康誥序云以殷餘民邦康叔孔氏云國康叔爲衛侯此傳依史記當云邦大叔古字邦封同覩讀漢諱邦改曰國故曰國大叔也論語邦域之中今作封域是字同之驗下文封諸汾川同

余命女生子名虞 閩本監本毛本命女作命汝

薄姬之夢龍據其心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心作身是也

纂昧之業 淳熙本纂作簒非

臺驗是金天裔孫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驗作駘是也

眛於金天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昧此本誤眛今訂正

則臺駘汾神也 案史記鄭世家作汾洮神也水經注引傳作汾洮之神也

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

爲營櫕用幣 監本櫕字模糊正德本閩本作攢毛本作儹並非下同

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惠棟云鄭氏注周禮鬯人引傳云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史記作菑於是乎禜之賈公彥云鄭君所讀春秋先日月與賈服傳不同故也彼無不時此有之者鄭氏以義增之非傳文

不復別其日月與山川者也 宋本無者字

計日月無其主之者 監本毛本脫之字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 諸本作祈此本誤析今改閩本亦脫神字據宋本監本毛本補

以朱絲縈社也 閩本監本毛本縈作營下同按周禮大祝注作縈公羊傳作以朱絲營社釋文云一傾反又如字本亦作縈同營縈皆謂規其外

以此解禜也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禜此本誤縈今改正

癘氣所不及 閩本監本毛本癘誤疫

久則疲 宋本久上重聽政二字

勿使有所壅閼湫底 石經底作底葉鈔釋文同少下畫非是 底滯也 淳熙本也誤少 以羸露其形骸也 宋本骸作體是也 底

止也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底作底按訓止則字當从广爾雅釋詁云底止也 則骨羸露也 宋本骨作體是也 瘦必羸 宋本瘦下有者字是也

神常隨形而盛衰也 監本毛本常作長

此向重述不及同姓之意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向作僑是也 畏瀆故也 監本毛本故作敬與國語晉語合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王念孫云室乃生之誤近女爲句生疾如蠱爲句女蠱爲韻下文食志祐爲韻 是謂至如蠱 宋本以下正義十三節揔入厚其禮

而歸之注下 是蠱疾 宋本是上有即字

蠱是失志之疾名 宋本疾作病

先王之樂 案漢書藝文志引樂上有作字非正義本也

當從上始 宋本當下有更字是也 不以後聲未接前聲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未作來 淫聲之慢 宋本監本毛本慢作漫

衛音從速煩志 閩本監本毛本從速作趨數宋本作促速案從當作促鄭氏注樂記趨數讀爲促速

月令尤分明 分字此本空缺依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作

天有至六疾 宋本此節正義在注五降至之聲之前 爲驗而爲五聲也 宋本爲作徵是也 注淫過至生害 宋本此節正義在謂金至

而生之下

六氣並行 監本毛本並作共 爲土正主日也 補案主當作王音旺

末四支也 毛本支字作肢正義同按說文胑體四胑也从肉只聲胑或从支

雨濕之氣爲洩注 纂圖本毛本濕作溼淳熙本洩作戌

謂風肱也 閩本監本肱作胘亦非宋本毛本作眩是也

則女是陽家之物也 監本毛本家作象 惑蠱也 宋本惑上有故字 損其內指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指作情是也

任其寵節 石經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寵作大不誤

溺沈沒於嗜欲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沈作沉案沉俗沈字淳熙本沒誤沿宋本嗜作耆與釋文合正義同 此論晉侯將蠱疾 宋本將下有爲字

人自有無故失志 閩本監本毛本無作欲

器受蠱書者爲蠱 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蠱書作蟲害也

伍舉爲介 石經伍初刻作五人旁後加 注縊絞至誤也 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不數年未能也注下 姓荀名說 段玉裁挍本說作況是也 彼

是鄭敖今日死 宋本彼作便是也

鄭敖楚子麇 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毛本麇作麇是也

此告終稱嗣 盧文弨云此字衍裴駰注史記引注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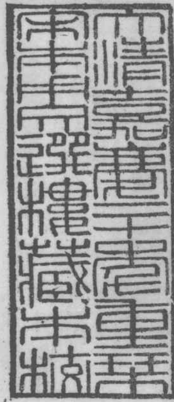
底祿以德 石經宋本明翻岳本底作厎不誤注同

彊禦已甚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彊作彊非是下及啟彊同

行器請備 宋本淳熙本明翻岳本監本毛本請作會

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 石經宋本明翻岳本汰作汏不誤釋文亦作汏

注孟子餘趙衰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鄭伯如晉節注下並在十一月之前宋本一作二不誤



春秋左傳注䟽卷四十一校勘記止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二 昭二年盡四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叔弓叔老子○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書名惡之薰隧盟子產不討遂以爲卿故書之○惡烏路反疏書名至書之○正義曰傳稱子產數其罪是書名爲惡之也往年傳云子晳上大夫也則非卿非卿則不合書薰隧之盟子晳強與卿列子產不討卽以爲卿故書之○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弔少姜也晉人辭之故還○少詩照反傳放此○季孫宿如晉致襚服也公實以秋行冬還乃書○致襚音遂疏注致襚至乃書○正義曰傳稱季孫宿遂致服焉知其致襚服也傳說此事文正在冬上而經書在冬知公實以秋行至冬還乃書卽書還時日月不復追言秋故文在冬也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卽位故疏注公卽位故○正義曰傳言且告爲政而來見則其來非獨爲爲政故知主爲公卽位故也襄元年傳曰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是也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代趙武爲政雖盟主而脩好同盟故曰禮○見賢遍反好呼報反疏注代趙武爲政○正義曰五年傳曰韓起之下有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則六者三軍之將佐也韓起代趙武將中軍趙成繼父爲卿代韓起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疏觀書至王也○正義曰大史之官職掌書籍必有藏書之處若今之秘閣也觀書於大史氏者氏猶家也就其所司之處觀其書也見易象易象魯無增改故不言魯易象其春秋用周公之法書魯國之事故言魯春秋也魯國寶文王之書遵周公之典故云周禮盡在魯矣文王周公能制此典因見此書而追歎周德吾乃於今日始知周公之德以周公制春秋之法故也與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由文王以聖德能作易象故也此二書晉國亦應有之韓子舊應經見而至魯始歎之乃云今知者因味其義而善其人非爲素不見也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以王于況反周弘正依字讀說音悅疏

注易象至魯矣○正義曰易有六十四卦分爲上下二篇及孔子又作易傳十篇以翼成之後世
謂孔子所作爲傳謂本文爲經故云上下經也易文推演爻卦象物而爲之辭故易繫辭云八卦
成列象在其中又云易者象也是故謂之易象孔子述卦下捴辭謂之爲彖述爻下別辭謂之爲
象以其無所分別故別立二名以辨之其實卦下之語亦是象物爲辭故二者俱爲象也定四年
傳稱分魯公以備物典策所言典策則史官書策之法若發凡言例皆是周公制之周衰之後諸
國典策各違舊章唯魯春秋遵此周公之典以序時事故云周禮盡在魯矣○注易象春秋文王至
而說之○正義曰易象文王所作春秋周公垂法故杜雙舉釋之云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所制
文王所作斷可知矣且史傳讖緯皆言文王演易演謂爲其辭以演說之易經必是文王作也但
易之爻辭有箕子之明夷利貞箕子明傷乃在武王之世文王不得言之又云王用亨于岐山又
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二者之意皆斥文王若是文王作經無容自伐其德故
先代大儒鄭衆賈逵等或以爲卦下之彖辭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辭周公所作雖復紛競大久無
能決當是非杜今雙舉並釋以同鄭說也然據傳先言易象後言春秋則應先云周之所以王與
周公之德也今傳乃先云周公之德者易象諸國同有其春秋獨遵周公典法韓子美周禮在魯
故先云周公之德 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 緜詩大雅卒章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緜緜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四
臣大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四輔謂先後奔走疏附禦侮 疏 注文王有四臣○正義曰緜詩云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注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
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 韓子賦角弓 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 季武子拜曰敢拜
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 彌縫猶補合也謂以兄弟之義○縫扶恭反合如字一音閤 武子賦節之卒章 節詩
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以言晉德可以畜萬邦○節才結反徐又如字訛五禾反 旣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
譽其好也○譽音餘注同 疏 注譽其好也○正義曰服虔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爲諸侯所引夏諺孟子文也若是游於其下宣子本自無言武子何以輒對故杜以
爲譽其美好也 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 封厚也殖長也○長丁丈反 遂賦甘棠 甘棠詩召
南召伯息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召上照反下同 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

子遂如齊納幣 爲平公聘少姜。爲于僞反下爲之請同 見子雅子雅召子旗 子旗子雅之子 使見宣子宣
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 志氣亢。見賢遍反下見彊同亢苦浪反 見子尾子尾見彊 彊子尾之子 宣子
謂之如子旗 亦不臣 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 夫子韓起 君子有
信其有以知之矣 爲十年齊欒施高彊來奔張本 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
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淇音其澳於六反 宣子賦木瓜 木瓜亦衛風義取於欲厚報以爲好。好呼報反後文注皆同 夏四月韓
須如齊逆女 須韓起之子逆少姜 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
之少齊 爲立別號所以寵異之。少詩照反 疏 注爲立至異之。正義曰婦人稱姓姜其常蓋以其齊女故以齊爲別號所以寵異之言少姜少齊蓋本字爲少也服虔云所
以寵異不與齊衆女字等言齊國如此好女甚少 謂陳無宇非卿 欲使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適丁歷反 執諸中都 中都晉邑在西河界休縣
東南。界音介休許蚪反 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 班列也 疏 送從逆班。正義曰昏禮諸侯以下法當親迎有故得使卿明是使上卿
也桓三年傳例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是送者與逆者俱爲上卿是送者依逆者班列若公子嫁於敵國及姊妹嫁於
小國皆下卿送之是降逆者一等公子嫁於小國上大夫送之是降逆者二等也若晉以少姜爲
夫人當以上卿逆齊當以上卿送是亦送逆同班少姜據多言之故云送從逆班或可晉使公族
大夫逆少姜元不以夫人之禮則同妾媵之屬送者皆從者班次不與桓三年逆夫人之禮同少
姜據此而言故云送從逆班也劉炫云昏禮諸侯以下法當親迎有故得使卿明是使上卿也凡
例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是送畀於逆者一等故云送者從逆者之班次言當畀於逆者也 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
亂作 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謙以示譏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 此春
韓宣子來聘 晉侯使郊勞 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之。勞力報反注皆同 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

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徹達也○女音汝下及注皆同）敢辱郊使請辭（辭郊勞○使所吏反下同）

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通君命則於己爲榮祿）敢辱大

館（敢不敢）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

（宗猶主也）辭不忘國忠信也（謂稱舊好）先國後己卑讓也（始稱敝邑之弘先國也次稱臣之祿後己也）詩曰敬愼

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詩大雅○近附近之近下同）○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

而代其位（游氏大叔之族黑爲游楚所傷故欲害其族○去起呂反）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創○創初良反）駟氏與諸

大夫欲殺之（駟氏黑之族）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遽傳驛○遽其據反爾雅云馹遽傳也孫炎注

云傳車驛馬傳中戀反驛音亦）疏（注據傳驛○正義曰釋言云馹遽傳也孫炎曰傳車驛馬也）使吏數之（責數其罪）曰伯有之亂（在襄三十一年）

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務共大國之命不暇治女罪○共音恭下文注皆同）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

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謂爭徐吾犯之妹○厭於鹽反）薰隧之盟女矯君

位而罪三也（謂使大史書七子○矯居表反）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

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

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印子晳之子褚師市官○朝如字下同印一刃反褚張呂反注同）疏

（死在至爲虐○正義曰言我創疾見作死在朝夕之間天已虐我無更助天爲爲虐也○注褚師市官○正義曰蓋相傳說也）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

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

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衢道也。衢其于反加木焉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

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晉侯溺於所幸爲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諸侯弔不敢以私煩諸侯故止之。伉苦浪反儷力計反疏

非伉儷也。正義曰成十一年注云伉敵也儷耦也言少姜是妾非敵身對耦之人也少姜是妾杜言晉侯爲少姜行夫人之服者以明年傳云寡君在縗絰之中知其爲之服也請君

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襚服公以末秋行始冬還乃書之故經在冬叔向言陳無宇於晉

侯曰彼何罪彼無宇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

則不共逆畢於送是晉國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頗不平。使所吏反頗普多反且少姜

有辭謂請無宇之辭冬十月陳無宇歸晉侯赦之。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弔少姜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襄二十五年盟重丘。重直恭反疏注襄二至重丘。正義曰杜世族譜滕成公是文公

之子成十六年滕子卒自爾以來襄五年盟于戚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九年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皆魯滕俱在凡六同盟但經傳更無明文未知皆是滕成公以否

杜氏之意疑故指重丘近者而言劉炫以爲皆是滕成公而規杜氏非也。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

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共音恭傳倣此。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無傳記災。雨于付反雹蒲學反

○北燕伯款出奔齊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書名從告疏注不書至從告。正義曰傳稱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是被逐而出非自去

也傳又云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是仲尼新意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其自奔是罪之也釋例

曰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

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没逐者主名以自奔文責其君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衞赴

不以名而燕赴以名各隨赴而書之義在彼不在此也傳不發於蔡朱衞衎而發於燕款者款罪

輕於衞衎而重於蔡朱故舉中示例以兼通上下也晉悼慼衞衎而發問師曠恃其目盲因問以

極言且明君不能君故臣亦不能臣罪不純在臣也杜言在彼不在此者書其出奔已是罪賤不

假書名以見罪故名與不名皆從本赴不復更見義也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趯他歷反

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卿共妾葬過禮甚。為于偽反子大叔曰將得已乎言不得止昔文

襄之霸也晉文公襄公疏文襄至霸也正義曰襄是文公子能繼父業故連言之其命朝聘之之數弔葬之使皆文公令之非襄公也其務不煩

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明王之制歲聘間朝在十三年今簡之。間間廁之門疏注明王至簡之正義曰十三年傳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彼謂諸侯於天子朝聘會盟之數計十二年而有八聘四朝再會一盟此說文襄之霸令諸侯朝聘霸主大國之法也諸侯朝天子因朝而為盟會所以同好惡獎王室霸主之合諸侯不得令其同盟以獎已故令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不復設年限之期周室既衰政在霸主霸主不可自同天子以明王舊制大煩諸侯不敢依用故設此制以簡之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

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在三十年蓋時俗過制故文襄雖節之猶過於古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朝聘以昭禮盟會以謀闕無加命矣命有常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以過文襄之制。而數所具反徐所主反適丁歷反注同本或作嫡下同令力呈反疏今嬖至守適正義曰今嬖寵賤妾之喪不敢計擇妾位卑賤而令禮數即同於守適夫人也言守適者夫守外職妻守內職言夫人守內官之適長故以守適言夫人也文襄之制夫人喪士弔大夫送葬今游吉卿也而云同於守適則於時適夫人喪已令卿送葬矣故杜云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以過文襄之制也劉炫卑賤之位而禮數同於守內官之適夫云不敢擇取使人於人也唯懼獲戾豈敢憚煩

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繼室復薦女。復扶又反下不出者皆同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

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心星火中。寒暑

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疏】注心以至寒退。正義曰月令季夏之月月在柳昏心中旦奎中季冬之月月在婺女昏婁中旦氐後卽次房心是季冬旦火中也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將不能復煩諸侯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譏其無隱諱。知音智○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同盟於襄之世亦應從同盟之禮故傳發之【疏】注同盟至發之。正義曰文三年王子虎卒傳曰同盟如同盟禮也杜云王子虎與僖公同盟于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然則與其父盟得以名赴其子於子虎之卒既已發傳而此復發者以子虎非諸侯又滕入春秋以來未嘗書滕子名故於此重發傳也○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復以女繼少姜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得自來。朝如字質徐之一反又音如字難乃旦反不腆先君之適謂少姜。腆他典反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徼要也二公齊先君言收恤寡人則先君與之福也○焜胡本反又音昆服云明也燿羊照反服云照也隕于敏反好呼報反徼古堯反大公音泰要一遙反【疏】焜燿寡人之望。正義曰服虔云燿照也焜明也言得備妃嬪之列照明己之意望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之女及遺姑姊妹遺餘也【疏】及遺姑姊妹。正義曰姑姊妹亦先君之女也上云先君之適謂適夫人所生及遺姑姊妹謂非夫人所生者也若而人言如常人不敢譽。譽音餘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董正也振整也嬪嬙婦官。振之刃反一音眞注同嬙本又作廧在良反【疏】注董正至婦官。正義曰董正釋詁文也振爲整理之意言正整選擇示精審也周禮天子有九嬪嬪是婦官知嬙亦婦官哀元年傳說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蓋周末婦官有此名。漢成帝時匈奴來朝詔以掖庭王嬙賜之是名因於古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

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制夫人之服則葬訖君臣乃釋服。任音壬縗本亦作衰七雷反絰直結反疏未有伉儷。正義曰少姜本非正夫人而云未有伉儷者蓋晉侯當時無正夫人其繼室者使韓起上卿逆之鄭罕虎如晉賀之則後娶者爲夫人也

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唐叔晉之祖貺音況疏舉羣臣。正義曰舉亦皆之義言舉朝羣臣也

既成昏許昏成晏子受禮受賓享之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與衰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爲陳氏。吾弗知絕句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不恤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量音亮下及注同區烏侯反注及下皆同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爲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舊本以五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直加豆爲五升而區釜自大故杜云區二斗釜八斗是也本或作五豆爲區五區爲釜者爲加舊豆區爲五亦與杜注相會非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也疏鍾乃大矣。正義曰陳氏三量各登其一則釜爲八斗陳氏亦自依釜數釜十爲鍾比於齊之舊鍾不言四而加一故云鍾乃大矣言其大於齊鍾明亦自十其釜也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貸他代反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山海不加貴。蜃食軫反蛤古荅反賈音嫁疏山木至於海。正義曰如市訓往也言將山木往至市也於木既云如市魚鹽蜃蛤亦如市可知蒙上文也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斂。參七南反又音三斂力驗反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聚徐在踰反一音在主反蠹丁故反三老服云工老商老農老也凍丁貢反餒奴罪反壽音授下同上時掌反疏注三老至養遇。正義曰服虔云三老者工老商老農老案民有四民其老無別不宜以三種之民爲三老且士之老者亦應須恤不當獨遺士也故杜以爲

上中下壽言皆八十以上則上壽百年以上中壽九十以上下壽八十以上此亦以意言之釋此文耳不通於餘文也若秦伯謂蹇叔云中壽爾墓之木拱矣不言九十而死木已拱矣國之
諸市屨賤踊貴踊刖足者屨言刖多。屨九具反踊音勇刖足者之屨也刖音月又五刮反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
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燠於喻反徐音憂又於到反一音於六反休虛喻反徐許留反賈云燠厚也休美也【疏】注燠休至氏也。正義曰賈逵云燠厚也休美也服虔云燠休痛其
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代其痛也杜氏燠休痛念之聲其意如服言也此民人痛疾承踊貴之下以其傳文相連無所分別故言謂陳氏也其愛之如
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
先。焉於虔反戲許宜反【疏】注四人至之先。正義曰論陳氏而言此四人知四人皆陳氏之先也八年傳云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遂在舜之後知四人皆舜
之後世數遠近不可復知也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爲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
公共在齊。相息亮反服如字大姬音泰【疏】其相至齊矣。正義曰杜不解相服虔云相隨也蓋相訓爲助不爲隨也言箕伯四人其皆助胡公大姬神靈已在齊矣神之在否不可測度
而晏子爲此言者以陳氏必興姜姓必滅示已審見其事故言先神歸之其實神歸以否非晏子所能知也今定本相作祖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
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行戶郎反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爲卒言人
皆非其人非其長。乘繩證反卒子忽反注同長丁丈反注同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滋益也。罷音皮侈尺氏反又昌氏反道殣相
望餓死爲殣。殣音覲說文云道中死者人所覆也毛詩作墐傳云墐路冢也而女富溢尤女嬖寵之家民聞公命如逃寇讎
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八姓晉舊臣之族也皁隸賤官郤去逆反皁才早反隸力計反【疏】注八姓至賤官。正義曰
此八姓之先欒郤胥原狐皆卿也續簡伯慶鄭伯宗。○亦見於傳先皆大夫也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
慆藏也悛改也。悛七全反樂音洛又音岳慆他刀反【疏】以樂慆憂。正義曰劉炫云慆慢也好音樂而慢易憂禍也杜以慆爲藏當讀如弓韜之韜言以音樂藏身埋藏憂愁於樂中猶古

詩云埋憂地下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至讒鼎之銘讒鼎名也。讒任咸反服云疾讒之鼎也【疏】注讒鼎名也。
正義曰服虔云讒鼎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二者並無案據其名不可審知故杜直云鼎名而已曰昧旦丕
顯後世猶怠昧旦早起也丕大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解怠。昧音妹丕普悲反解佳賣反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
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免此難。況日入實反難乃旦反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
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同祖爲宗。肸許乙反【疏】肸之宗十一族。正義曰世族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也羊舌其所食邑名唯言晉之公族不知出何公也杜云同祖爲宗謂同出一公有十一族也譜又云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示之以明已不食唯識其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氏杜言或曰蓋舊有此說杜所不從記異聞耳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無賢子公室
無度無法度幸而得死言得以壽終爲幸豈其獲祀言必不得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
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湫下隘小囂聲塵土。近附近之近下同湫子小反徐音秋又在酒反下同隘於賣反囂許驕反一音五高反請更諸爽塏者爽明塏燥。塏苦代反燥素刀反【疏】注爽明塏燥。正義曰塏高地故爲燥也以所居下濕塵埃故欲更於明燥之處晏子春秋云將更於豫章之圃豫章之圃高燥之地也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
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旅衆也不敢勞衆爲已宅。朝如字下朝夕同公笑
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
繁於刑繁多也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
之傳護晏子令不與張趯同譏。鬻羊六反賣也令力呈反【疏】注傳護晏子。正義曰傳護晏子故爲發此傳而叔向亦言已國傳雖無說蓋亦嘗以諫君故無譏也景公

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詩小雅如行也祉福也遄疾也言君子行福則庶幾亂疾止也○為是于偽反省所景反下同祉音恥遄市專反 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 拜謝新宅 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 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壞音怪復音服下卒復為其復欲復之同 則使宅人反之 還其故室○還音環 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 卜良鄰○諺音彥 二三子先卜鄰矣 二三子謂鄰人 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 去儉即奢為非禮 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傳言齊晉之衰賢臣懷憂且言陳氏之興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 策賜命之書○相息亮反策初革反 曰子豐有勞於晉國 子豐段之父 疏 子豐至晉國○正義曰服虔云鄭僖公之為大子子豐與之俱適晉計從大子一朝於晉不足以為勞也或當別有功勞事無所見故杜不解之 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 州縣今屬河內郡○女音汝 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汏也 汏驕也○胙十路反汏音泰 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 豹欒盈族○荷戶可反任也又音可 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 州本屬溫溫趙氏邑 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 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州與溫別至今傳三家○稱尺證反以別絕句三傳直專反注同 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 言縣邑既別甚多無有得追而治取之 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

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獲趙文子之子。乃舍音赦又音捨下同文子曰退使獲退也二子之言義也二子二宣子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患不知禍所起。焉於虔反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故猶舊也豐氏至晉舊以韓氏爲主人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之故後若還晉因自欲取之爲七年豐氏歸州張本。爲之于僞反下爲其復爲少姜下注爲之辟仇爲平公逆皆同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叔弓禮椒爲之辟仇。介音界辟音避

疏五月至成公。正義曰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公今傳文叔弓如滕亦在五月之下杜於桓十六年注引此事以爲本事異兩書之故或言月或言時事異故文異其實叔弓亦以五月行也劉炫云叔弓以四月發魯滕以五月葬君叔弓書始行之月滕書實葬之月故書經異文也傳述遇讎之事并就葬月言耳。子服至不入。正義曰檀弓下云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敬叔即此敬子也懿伯是惠伯之叔父爲人所殺及滕郊遇懿伯之忌逢其讎也敬叔不入以禮惠伯欲使惠伯報叔父之讎殺彼人也惠伯以公義不可先入受館記文雖字有小異意與傳同而鄭玄注云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故不入又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其言差錯不可顯解是鄭之謬也。注忌怨至辟仇。正義曰記云不可以叔父之私知懿伯是椒之叔父也叔弓不入者禮椒也爲椒有辟仇之恥禮之欲使殺之

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惠伯子服椒也傳言叔弓之有禮

疏惠伯至從之。正義曰檀弓云子夏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不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鄭玄云爲負而廢君命也叔父之與昆弟親疎同耳故有公利無私忌辟仇非恥故椒請先入也

○晉韓起如齊逆女爲平公逆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公女。蠆敕邁反○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

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謂子尾○遠于萬反○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
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敝邑之往則畏執
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云交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
布之布陳也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
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猜疑也○
猜七才反君實有心何辱命焉言若有事晉心至楚可不須告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
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歸在此年春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
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賤非上卿○糞甫問反疏吉賤不獲來○正義曰張趯自
晉使告大叔大叔在鄭遙報趯語而云不獲來者敎使者報趯作至晉時語故云不獲來今人之語猶然也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
無事吉庶幾焉孟張趯也庶幾如趯言○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穆叔
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一睦謂小邾實不忘我
好絕句一讀以好字向下好呼報反下文羣好同音疏注一睦謂小邾○正義曰睦親也言曹滕二邾皆親魯小邾是親魯者之一國也逆羣好也其如舊
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八月大
雩旱也○齊侯田於莒莒齊東竟○竟音境下同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
奚能爲嫳慶封之黨襄二十八年放之於竟種種短也自言衰老不能復爲害○嫳普結反又匹舌反見賢遍反種本亦作董董章勇反公曰諸吾告

二子二子子雅子尾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
或寢處我矣言不可信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恐其復作亂疏放盧至北燕○正義曰前已在竟今
復徙之遠國也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
外嬖比相親比○嬖起呂反比毗志反注同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款罪輕於衞衎重於
蔡朱故舉中示例○衎苦旦反○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吉日詩小雅宣王田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共
田故賦之○相息亮反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夢如字徐莫公反注同○齊
公孫竈卒竈子雅司馬竈見晏子司馬竈齊大夫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
免殆哉以其不臣○喪息浪反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嬀陳氏○嬀九危反二惠競爽猶可子雅子尾皆齊惠公
之孫也競彊也爽明也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个古賀反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當雪而雹故以爲災而書之○雨于付反傳文雨雹同雹蒲學反○夏楚子蔡侯陳
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靈
王始會諸侯○沈音審○楚人執徐子稱人以執以不道於其民告○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
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在故也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疏楚子至于申○正義曰釋例班序譜稱齊桓既
沒宋楚爭盟起僖十八年盡二十七年陳與蔡凡三會在蔡上楚合諸侯蔡與陳凡六會其五在陳上莊十六年注云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衞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彊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爲
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衞上終於春秋然則陳實小於蔡衞桓公進陳班耳楚以大小爲序不進陳班故蔡多在陳上○注因申至胡城○正義曰傳稱楚子以諸侯伐吳則因會而

遂行春秋一事而再見者皆前目而後凡計此當云諸侯遂伐吳不言諸侯者以屬晉之國鄭徐滕小邾宋皆不在行不得揔言諸侯故別序之也傳稱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則宋鄭在行亦不序者楚既慰遣彼。自義從楚八成已意遣不以告也 執齊慶封殺之楚子欲行霸爲齊討慶封故稱齊○爲于僞反 遂滅賴○九月取鄫鄫莒邑傳例曰克邑不用師徒曰取○鄫才陵反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欲與俱田 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前年楚子已與鄭伯田江南故言復○復扶又反注同與焉音預 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二君鄭許 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宋盟在襄二十七年 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不易言有難○易以豉反注同難乃旦反下文注同 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欲得諸侯謀事補闕○驩喚端反 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虞度也○請間徐音閑一音如字度待洛反 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欲借君之威寵以致諸侯 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相助也○侈昌氏反又尺氏反逞敕景反相息亮反注同 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棄不以爲君 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危也○殆直改反 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篡弒之難○篡初患反弒申志反 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恒○鄉許亮反本又作嚮嶽音岳岱音代在兗州華如字又胡化反在雍州衡如字在荊州恒如字或作常在冀州案作恒者是也北嶽本名恒山漢爲文帝諱改作常耳 疏四嶽○正義曰釋山云河南華

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李巡曰華西嶽華山也岱東嶽泰山也恒北嶽恒山也衡南嶽衡山也釋例土地名云東岳泰山奉高縣泰山也南岳長沙湘南縣衡山也西岳弘農華陰縣西南華山也北岳中山曲陽縣西北恒山也郭璞注恒山名常山辟漢文帝諱耳爾雅於釋山發首言此四山明其卽是四嶽故注者皆以嶽解之且諸書史傳讖緯皆以岱衡華恒爲四嶽四嶽必是此四山也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岳恒山爲北嶽岱泰衡霍二文不同者此二嶽者皆一山而二名也白虎通云嶽者何嶽之爲言桷也桷功德也應劭風俗通云嶽桷也桷考功德黜陟也然則四方方有一山天子巡狩至其下桷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嶽也風俗通又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嶽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成變由於西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是解衡之與霍泰之與岱皆一山有二名也張揖云天柱謂之靈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灊縣風俗通亦云靈山廟在廬江灊縣如彼所云則霍山在江北而得與江南衡山爲一者本江南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嶽神於天柱又名天柱爲霍山故漢魏以來衡霍別耳郭璞注爾雅云霍山今廬江灊縣灊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嶽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嶽又云從漢武帝來始有名卽如此言爲武帝在爾雅之前乎斯不然也是解衡霍二名之山也書傳多云五岳此傳云四嶽者中岳嵩高卽大室是也下別言之故此云四岳也

三塗 在河南陸渾縣南○三塗山名大行轘轅崤澠也渾戶昏反又戶困反 **疏** 三塗正義曰服虔云三塗大行轘轅崤澠也謂三塗爲三處道也杜云在河南陸渾縣南則以三塗爲一釋例土地名云三塗河南陸渾縣南山名或曰三塗伊闕大谷轘轅三道也傳曰晉將伐陸渾而先有事於洛與三塗先祭山川也謂三道皆非也是杜據彼十七年傳文知三塗是山非三道也

陽城 在陽城縣東北 **疏** 陽城○正義曰陽城山名也土地名云河南陽城縣東北山淯水所出也

大室 在河南陽城縣西北○太室音泰下文大室同大室卽中嶽嵩高山也在豫州 **疏** 大室○正義曰大室卽嵩高也釋山云嵩高爲中岳郭璞云大室山也別名外方今在河南陽城縣西北土地名云大室河南陽城縣西嵩高山中嶽也地理志云武帝置嵩高縣以奉大室之山是爲中嶽又有少室在大室之西也

荆山 在新城沶鄉縣南○沶音市又音爾漢書音義音穉或一音隸則當水旁作示恐非本或作渫字誤也

中南 在始平武功縣南

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 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

冀之北土 燕代○燕烏賢反

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 亨通

也。亨許庚反注同 疏 注亨通也。正義曰易文言云亨者嘉之會也嘉會禮通謂之亨是亨爲通也言治民事神使人神通說故云以亨神人也 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爲宇。疆居良反喪息浪反下同 疏 注於國至爲宇。正義曰易稱上棟下宇宇謂屋簷也於屋則簷邊爲宇也於國則四垂爲宇也四垂謂四竟邊垂 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事在莊九年 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里克丕鄭事在僖九年。丕普悲反 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邢音刑 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得自往謙辭。紂直救反隕于敏反楚使所吏反向許丈反見賢遍反下注朝見昏見同 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蓋楚子遣舉時兼使求昏 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安於小小不能遠圖。少安如字 其大夫多求貪也 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晉楚同也 疏 莫匡其君。正義曰釋言云匡正也孝經云君子之事上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焉用宋盟。焉於虔反注同 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大國晉也 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言楚威力所能及。偪彼力反 疏 其餘至不至。正義曰言其餘諸侯君之威力所能及誰敢不來至楚者也 王

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逞快也求人以快意人必違之與人同欲盡濟爲下會申傳○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禦止也申豐魯大夫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疏聖人至爲災○正義曰無雹復云雖有不爲災者言有相形之勢也聖人在上無雹言必無雖有不爲災復見無雹之意猶論語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注陸道至藏之○正義曰釋天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孫炎云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爲中也西方之宿昴爲中也彼以陸爲中杜以陸爲道者陸之爲中爲道皆無正訓各以意言耳杜以西陸朝覿謂奎星朝見昴爲西方中宿則昴未得見宿是日行之道爾雅言平日陸高平是道路之處故以陸爲道也日在北陸爲夏之十二月也十二月日在玄枵之次小寒節大寒中漢書律厤志載劉歆三統厤云玄枵之初日在婺女八度爲小寒節在危初度爲大寒中終於危十五度是夏之十二月日在虛危也於是之時寒極冰厚故取而藏之也周禮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月令季冬冰盛水腹命取冰鄭玄云腹厚也以此知日在北陸謂夏之十二月也西陸朝覿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疏西陸朝覿而出之○正義曰覿見也西道之宿有星朝見者於是而出之謂奎星晨見而出冰也○注謂夏至東方○正義曰杜以西陸爲三月日在大梁之次清明節穀雨中三統厤云大梁之初日在胃七度爲清明節在昴八度爲穀雨中終於畢十一度是夏之三月日在昴畢於是之時蟄蟲已出有温暑臭穢宜當用冰故以時出之也厤法星去日半次則得朝見三統厤春分日在婁四度宿分奎有十六度乃次婁則春分之日奎之初度去日已二十度矣故春分之中得早朝見東方也西方凡有七宿傳言西陸朝覿於傳之文未知何宿覿也服虔以爲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朝見東方以是時出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啓冰是也服虔又以此言出之即是仲春啓冰故爲此說案下句再言其藏其出覆此藏出之文言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即是班冰之事非初啓也安得以出之爲啓冰也如鄭玄荅其弟子孫皓問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與杜說異理亦通也劉炫云春分奎星已見杜以夏三月仍云奎始朝見非其義也杜鄭及服三說鄭爲近之今知非者杜以西陸朝覿實是春分二月故杜此注云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及下獻羔啓之注云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是也皆據初出其冰公始用之時也所以杜又注云謂夏之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者以此傳云西陸朝覿而出之下傳覆之云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既云朝之祿位冰食喪祭則是普賜羣臣故杜云

謂夏三月又下注云言不獨其公是據晉班之時也故下傳又云火出而畢賦是也然冰之初出在西陸始朝覿之時冰之普出在西陸朝覿之後揔而言之亦得稱西陸朝覿而出之也劉炫不細觀杜意以爲杜既言春分朝見又言謂夏三月以規杜失非也

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沍閉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爲災疏其藏至取之。正義曰此傳再言其藏其出者上言取之用之之事下言藏之出之之禮也山則遠而難窮故言深山也谷則近而易盡故言窮谷也固牢也沍閉也牢陰閉寒言其不得見日寒甚之處於是乎取之。注沍閉至爲災。正義曰周禮鼈人掌互物鄭司農云互物謂龜鼈有甲蔮胡是沍爲閉也深山窮谷之冰至夏猶未釋陽氣起於下隔於冰伏積而不能出憤發或散而爲雹藏冰必取此山谷之內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爲災也藏冰凌室所藏不多積陰之冰不可取盡不取川池之冰以示道達陽氣耳未必陽氣皆待此而達也

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言不獨共公疏其出至用之。正義曰此謂公家用之也朝廷之臣食祿在位大夫以上皆當賜之冰也其公家有賓客享食公家有喪有祭於是乎用之言其不獨共公身所用也周禮凌人云春始治鑑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是公家所用冰也。

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牡茂后反秬音巨冥亡丁反疏注黑牡至其神。正義曰此祭玄冥之神非大神且非正祭計應不用大牲杜言黑牡黑牲當是黑牡羊也秬黑黍釋草文也啓冰唯獻羔祭韭藏冰則祭用牲黍者啓唯告而已藏則設享祭之禮祭禮大而告禮小故也月令於冬云其神玄冥故知司寒是玄冥也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從其方色也有事於冰故祭其寒神

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弧音胡禳如羊反邪似嗟反疏注桃弓至尊故。正義曰說文云弧木弓也謂空用木無骨飾也服虔云桃所以逃凶也棘矢者棘赤有箴取其名也蓋出冰之時置此弓矢於凌室之戶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愼其事爲此禮也此傳言其出之也雖覆上文出之之文其實此出之謂二月初出之時公將用之故設弓矢也劉炫云此言出之覆上西陸朝覿知是火出時事二月已啓此方用弓矢者二月啓冰始薦宗廟此公將用之故設弓矢也

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與音預疏注食肉至食者。正義曰在官治事官皆給食大夫以上食乃有肉故魯人謂曹劌曰肉食者謀之又說子雅子尾之食云公膳日雙雞是大夫得食肉也傳言食肉之祿祿卽此肉是也若依禮常所合食

案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諸侯日食特牲大夫特豕士特豚則士亦食肉但彼是在家之禮非公朝常食也杜言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以明在官之食有冰耳下云自命夫命婦無不受冰謂賜之冰受以歸在家用之也

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命婦大夫妻○浴音欲【疏】大夫至用冰。正義曰喪服傳曰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此傳與彼命婦之文皆與大夫相對故杜知是大夫妻也喪大記云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鄭玄云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是當喪之時特賜之冰浴訖乃設故云喪浴用冰

祭寒而藏之享司寒。祭寒而藏之本或作祭司寒者非獻羔而啓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開冰室。韭音九【疏】祭寒至啓之。正義曰上已云其藏冰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今復云祭寒而藏之與上一事而重其文者欲明獻羔而啓之還是獻之於寒神故更使藏之啓之文相對也。注謂二至冰室。正義曰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四之日即夏之二月也告神而始開冰室始薦宗廟薦神之後公遂用之俱在春分之月

公始用之公先用優尊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疏】注火星至月中。正義曰十七年傳云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此云火出而畢賦謂以火出而後賦之以火出爲始也周禮云夏頒冰爲正歲之夏即四月是也故杜兼言四月

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老致仕在家者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官縣人遂屬。傳直專反【疏】注山人至遂屬。正義曰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知山人虞官也周禮五縣爲遂是縣爲遂之屬也

輿人納之隷人藏之。輿隷皆賤官輿音餘夫冰以風壯冰因風寒而堅。壯側亮反而以風出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周密也其用之也徧及老疾。徧音遍則冬無愆陽。愆過也謂冬溫愆起虔反夏無伏陰伏陰謂夏寒春無淒風。淒寒也。淒七西反秋無苦雨霖雨爲人所患苦。霖音林【疏】注霖雨爲人所患苦。正義曰詩云以祈甘雨此云苦雨雨水一也味無甘苦之異養物爲甘害物爲苦耳月令云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是霖雨爲人所患謂之苦也鄭玄云申之氣乘之苦雨白露之類時物得而傷也。

雷出不震震霆也。霆音亭又音挺又亭佞反【疏】注震霆也。正義曰說文云震霹靂震物者釋天云疾雷爲霆霓郭璞云雷之急激者謂霹靂則霆是震之別名雷出不震言有雷而不爲霹靂也下云雷不發而震言無雷而有霹靂也

無菑霜雹癘疾不降

癘惡氣也○菑音災下同癘音例 疏 無菑至不降○正義曰霜雹即是菑言無此菑害之霜雹也寒暑失時則民多癘疾癘疾天氣為之故云降也

民不夭札 短折為夭夭死為札○札側八反一音截字林作壯列反 疏 注短折至為札○正義曰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未六十折未三十是短折為少夭之名也周禮膳夫大札則不舉鄭玄云夭札疫癘也謂遭疫癘而夭死也癘疾謂民病夭札謂人死故云夭死為札

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 既不藏深山窮谷之冰又火出不畢賦有餘則棄之

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 越散也言陰陽失序雷風為害○殺如字又色界反徐色例反 疏 風不至而震○正義曰風不以理舒散而暴疾殺物雷不徐緩動發而震擊為害

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七月詩豳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豳彼貧反鑿在洛反沖沖直忠反凌陵證反一音陵蚤音早 疏 注七月至宗廟○正義曰凌人十二月令斬冰月令十二月令取冰當是即以其月納於凌室也詩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即是正月矣不以鑿冰之月即納之者鄭玄云豳土晚寒可以正月納冰言由晚寒故也上言將欲須賦公始用之知蚤開冰室唯薦宗廟何休膏肓難此云春秋書雹以為政之所致非由冰也若今朝廷藏冰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雹天下郡縣皆不藏冰何故或不雹若言有之於古者必有驗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失天下相與之意鄭玄箴之曰雨雹政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禮凌人掌之月令載之豳詩歌之此獨非政與故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畜不泄結滯而為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為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為霰申豐見時失藏冰之禮而有雹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亦聖人之寓言也詩載其言者以著藏冰之禮不可廢耳炫謂鄭言是也申豐寄言於此以諫失政其雹不是盡由冰也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 如子産言○難乃旦反 疏 邾不會○正義曰宋之盟邾滕為私屬不許交相見而楚召邾滕使從會者邾滕自欲辟役不在宋盟又晉合諸侯常列於會襄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于澶淵邾滕皆在楚知其事故使召之此申之會滕至而邾不至

鄭伯先待于申 自楚先至會地

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

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啟禹子也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蓋啟享諸侯於此○夏啟戶雅反注倣此鈞音均陂彼宜反商湯有景亳之命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卽偃師○亳步各反鞏九勇反周武有孟津之誓將伐紂也○孟本又作盟音孟成有岐陽之蒐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岐其宜反蒐所求反康有酆宮之朝酆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酆芳弓反穆有塗山之會周穆王會諸侯於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疏】夏啟至之會○正義曰此六王之事唯周武王孟津之誓尚書有其事武王伐殷作泰誓三篇是也其餘五者皆書傳無文不能知其本末○注周成至西北○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其經云告爾四國多方則於時諸侯大集故謂岐陽之蒐在此時也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召上照反。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擇所用○向舒亮反戌音恤僑其驕反王曰吾用齊桓用會召陵之禮【疏】吾用齊桓○正義曰用會召陵之禮出自王意也服虔云召陵之役齊桓退舍以禮楚靈王今感其意是以用之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言所聞謙示所未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爵公故獻公禮【疏】注其禮六儀○正義曰以言禮六故言其禮六儀當是會上有此六儀不知六者何謂也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共音恭守手又反【疏】注鄭伯至之異○正義曰杜知其禮同所從言之異者以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若其各異凡十二禮下椒舉云禮吾所未見者六焉故知其禮同也於公言之云合諸侯之禮於伯子男言之云會公之禮是所從言之異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二子之過○相息亮反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左師子產所獻六禮楚皆未嘗行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

見椒舉請辭焉請王辭謝之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言爲宗廟田獵○屬章玉反適也祧他彫
反爲于僞反 疏 武城○正義曰土地名楚之武城在南陽宛縣北也魯之武城在泰山南武城縣也有澹臺子羽冢 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
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經并書宋太子佐知此言在會前○墮許規反布也服云輸也見如字又賢遍反 疏 將墮幣焉○正義曰杜唯云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不解墮
之義案隱六年公羊傳鄭人來輸平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然則墮是輸之義也朝聘之禮客必致幣於主據主則爲受據客則爲輸襄三十一年傳子產論幣云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
陳之不敢輸也是謂布幣爲輸幣也言將待輸幣之時乃相見見既在後故遣我來敢謝後見也服虔云墮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案禮之享幣皆令宰受不以薦宗廟雖訓爲輸義不當
也 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 楚子示諸侯侈自奢侈 椒
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啓湯武成康穆也二公齊桓晉文 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
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仍而承反緡亡巾反 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
黎東夷國名○力兮反 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嶽 皆所以示諸侯汏也諸侯所
由弃命也今君以汏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
汏而愎諫愎很也○汏音泰愎皮逼反很胡懇反 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
惡而後棄惡及遠方則人弃之 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爲十三年楚弑其君傳 ○秋七月楚子以
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經所以更敘諸侯也時晉之屬國皆歸獨言二國者鄭伯久於楚宋大子不得時見故慰遣之○見賢遍反又如字
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從伐吳以荅見慰○費扶味反從才用反注同 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屈申屈蕩
之子○屈居忽反 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八月無甲申日誤 疏 八月

甲申○正義曰長歷推此年七月己未朔二十六日得甲申八月己丑朔其月無甲申而傳上有七月下有九月月不容誤故知日誤將戮慶封椒舉曰臣
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逆命謂性不恭順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默
而從戮播於諸侯焉用之播揚也○播波佐反徐云字或作幡敷袁反焉於虔反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
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齊崔杼弒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弒君罪責之○
鉞音越徇似俊反杼直呂反【疏】弱其孤○正義曰崔杼弒莊公立其弟景公孤謂景公也以其幼小輕弱之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
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
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中軍王所將○共音恭麇九倫反袒音但輿櫬所覲反棺也造七報反將子匠反下將帥
同【疏】以盟諸侯○正義曰靈王即位以來經傳不見與諸侯盟事蓋楚子自與屬楚諸侯私盟不告魯而慶封知之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
許在僖六年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從舉言○縛如字舊扶臥反遷
賴於鄢鄢楚邑○鄢於晚反又於建反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鬭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
還爲許城也韋龜子文之玄孫○爲于僞反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
城竟莫校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竟音境注同爭爭鬬之爭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
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
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著丘公去疾也不書奔者潰散而來將帥微也重發例者以通叛而
自來○易以豉反著直居反徐直據反去起呂反潰戶對反帥所類反重直用反○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

田賦在哀十一年 疏 注丘十至一年○正義曰丘之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司馬法之文也服虔以爲子產作丘賦者賦此一丘之田使之出一馬三牛復古法耳丘賦之法不行久矣今子產復脩古法民以爲貪故謗之案春秋之世兵革數興鄭在晉楚之間尤當其劇正當重於古不應廢古法也若往前不脩此法豈得全無賦乎故杜以爲今子產於牛馬之外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彼注云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然則此與彼同賦斂家資使出牛馬又別賦其田使之出粟若今輸租更出馬一疋牛三頭是一丘出兩丘之稅案周禮有夫征家征夫征謂出稅家征謂出車徒給傜役此牛馬之屬則周禮之家征也其夫征十一而稅是與家征別也

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 謂子國爲尉氏所殺 己爲蠆尾 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蠆敕邁反 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 子寬鄭大夫 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以用也 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 度法也 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 逸詩子產自以爲權制濟國於禮義無愆 吾不遷矣 遷移也 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 渾罕子寬○渾矢溫反罕徐許但反 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 涼薄也○音良徐音亮 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 言不可久行 姬在列者 在列國也 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 蔡偪楚曹滕偪宋 鄭先衛亡偪而無法 偪晉 疏 姬在至衛亡○正義曰渾罕意譏子產將言鄭之先亡故遂博言諸國亡之先後杜據楚世本史記作世族譜說諸國滅亡之年此下十一年楚滅蔡十三年蔡復封春秋後二世十八年而楚滅蔡也哀八年宋滅曹也滕以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鄭在春秋後五世九十一年韓滅鄭衛在春秋後十一世二百五十八年而秦滅衛也據蔡之前亡則渾罕之言終亦驗矣 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子產權時救急渾罕譏之正道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 棘櫟麻皆楚東鄙邑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櫟力狄反徐又失灼反酇才汻反 疏 注棘櫟至櫟亭○正義曰吳來伐楚入此三邑知此三邑皆楚之東鄙故疑新蔡縣東北有櫟亭者是此櫟亭也鄭有櫟邑者則河南陽翟縣也 以報朱方之役 朱方役在此年秋 楚沈尹射奔命於

夏汭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尹射食夜反又食亦反一音夜夏戶雅反夏汭如銳反咸。尹宜咎城鍾離宜咎本陳大夫襄二十四年奔楚○咸之林反咎其九反遠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然丹鄭穆公孫襄十九年奔楚○遠于委反彊其良反又居良反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彭生楚大夫罷闕韋龜城賴之師○罷皮買反徐甫綺反○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奔齊庚宗魯地○難乃旦反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婦人聞而哭之適齊娶於國氏國氏齊正卿姜姓○娶七住反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穆子夢也○壓於甲反又於輒反勝音升下同顧而見人黑而上僂上僂肩傴○僂力主反傴紆甫反深目而豭。喙口象豬○豭音加喙許穢反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徒從者○號胡到反一音戶刀反下同從才用反且曰志之志識也○識申志反一音式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六年奔齊穆子饋宣伯○饋求位反餉也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先子宣伯先人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言兄始為亂己則有今日之願蓋忿言○女音汝下同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在齊生孟丙仲壬魯召之立為卿襄二年始見經○見賢遍反下接見同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子問其姓問有子否○問其姓女生曰姓姓謂子也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豎牛五六歲○長丁丈反下同奉芳勇反【疏】襄二至六歲○正義曰穆子還魯傳無歸歲襄二年始見於經疑是其年新還也成十六年傳云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於時豹猶在魯疑其因使而遂奔齊蓋自鄭過魯而去故得宿於庚宗成十六年出奔襄二年始還凡經五年故豎牛五六歲能奉雉也計豎牛至襄二年四歲也杜言五六歲者豎牛見穆子未必即以還年見之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豎小臣也傳言從夢未必吉○唯維癸反徐以水反唯應辭猶吺也豎上注反【疏】曰唯○正義曰

曲禮云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鄭玄云應辭唯恭於諾有寵長使爲政爲家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國姜孟仲母。取七住反又如字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子孟丙仲壬【疏】故怒至逆之。正義曰怒者怒其妻也忿其母遂及其子其子在齊成長而後逆之歸魯非謂逆其妻也田於丘蕕丘蕕地名。蕕音由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欲使從己孟不肯。強其丈反下同【疏】強與孟盟。正義曰孟雖適妻之子叔孫未立爲嗣豎牛欲亂其室望己有之未應即欲爲適使孟事己強與盟者欲其與己同心使己得專恣耳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際接也孟未與諸大夫相接見。爲于僞反又如字【疏】注際接至接見。正義曰釋詁云際接捷也郭璞曰捷謂相接續也大夫將立適子必須接見同寮季武子立紇飲大夫酒是其事也孟丙未與大夫交接故爲之作鍾因落鐘令與相見饗大夫以落之以豭猪血釁鍾曰落。釁許覲反【疏】注以豭至曰落。正義曰說文云釁血祭也雜記釁廟之禮云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是釁祭之法以血澆落之知落之即是釁也雜記又曰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是知以豭豬之血也記稱宗廟之器成乃釁以豭豚此叔孫爲孟作鍾非是宗廟之器亦釁之者周禮小子職曰釁邦器及軍器鄭玄云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此鍾是禮樂之器故釁也既具饗禮具使豎牛請日請饗日【疏】使豎牛。正義曰孟不自請使豎牛者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鄭玄云異宮者崇敬也以其異宮故使豎牛入弗謁謁白也出命之日詐命日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明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殺孟丙。拘音俱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萊書公御士名仲與之私遊觀於公宮。萊書音來人姓名觀古亂反注同又如字公與之環賜玉環使牛入示之示叔孫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而何如何。見賢遍反下及注杜泄見同叔孫曰何爲怪牛言曰不見既自見矣言仲己自往見公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

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杜洩叔孫氏宰也牛不食叔孫叔孫怒欲使杜洩殺之。洩息列反食音嗣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言求食可得無爲去豎牛蓋杜洩力不能去設辭以免。去起呂反注及下同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寘置也个東西廂。寘之豉反本或作奠个古賀反謂廂屋廂本作箱息羊反

【疏】牛謂至見矣。正義曰而如同是語辭故注云而何如何牛謂叔孫曰以仲見君何問何故以仲見君也叔孫怪其語故曰何爲牛曰不將仲見君乎若不將見則旣自見君矣言不待父命所以怒叔孫也大夫立子爲適必自見之於君宣十四年申舟見犀而行定六年樂祁見溷而行是其事也或曰豎牛謂叔孫曰今將仲見君其事如何叔孫以己見病故怪之曰何爲以不同。注寘置至西廂。正義曰禮置器物於地皆謂之寘是寘爲置也月令天子居左个右个是个爲東西廂也

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令空示若叔孫已食命去之。令力呈反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三日絕糧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子叔孫婼也。相息亮反婼敕畧反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昭子叔仲帶也南遺季氏家臣。賂音路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懀洩不與己同志。惡烏路反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路王所賜叔孫車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左不便。葬焉於虔反下將焉用同介音界左如字注同舊音佐便婢面反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舍置也。舍式夜反注同或音捨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在襄二十四年夫子謂叔孫王思舊勳而賜之路感其有禮以念其先人復命而致之君豹不敢自乘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號。復扶又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也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孟孫爲司空以書勳勳功也

【疏】吾子至書勳。正義曰杜泄是叔孫家臣故稱己君爲夫子工正是司馬之屬官也季孟亦有屬官共書其事

但季孟身在不假言屬以叔孫已亡取屬官爲徵故兼言之所以司徒書名者周禮大司徒掌十二教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十有二曰以庸制祿故司徒書名定位號也司馬與工正書服者周禮夏官司馬其屬有司士掌羣臣之政亦以德爵以功詔祿工正雖不屬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馬書服也案周禮司勳屬夏官今司空書勳者春秋之時又是諸侯之法不可盡與禮同

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誣叔孫以媚季孫。媚眉冀反

疏 注誣叔至季孫。正義曰季孫因叔孫之弱欲四分公室已取其二故謀去中軍豎牛云夫子固欲去之是誣叔孫以媚季孫

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十二挍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十二 昭二年盡四年

經二年

傳說此事文王在冬上 宋本無王字閩本監本毛本王作正亦衍文冬作秋非也

傳二年

注公即位故 宋本以下正義七節揔入無以及召公句下

魯國寶文王之書逸周公之典 宋本監本毛本逸作遵是也

各爲舊章 宋本監本毛本爲作違是也 ○注易象春秋文王至而說之 此本脫。宋本無春秋文王而五字 周之盛德邪 監本毛本邪作耶閩本初刻作邪後改耶下同 皆斥文王 宋本斥作斥是也 以同鄭說也 宋本監本毛本以作似 故先云周公之德 宋本云作言

取文王有四臣 宋本淳熙本明翻岳本足利本取上有義字

宣子譽之惠棟云服虔曰譽游也宣子游其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爲諸侯度今孟子作豫趙岐章句曰豫亦遊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宣子豫焉周易序卦曰豫必有隨鄭氏注引孟子吾君不豫以爲證則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趙互引爲證孫子兵法曰人効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外傳作暇豫李善曰譽與豫古字通　爲諸侯所引宋本監本毛本侯下有度字是也閩本初刻亦脫後擠刻助字非

子尾見彊石經見下後人旁增子字

注爲立至異之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是以亂作注下　婦人稱姓姜其當宋本監本毛本姜下有是字當作常不誤

在西河界休縣東南諸本作界郡國志引注同釋文作介

送者皆從者班次宋本監本毛本從下有逆字閩本初刻亦脫後擠刻補入

使上大夫送淳熙本送誤逆

注遽傳驛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摠入加木焉注下

在襄三十一年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監本毛本無一字是也

務共大國之命岳本脫之字

請以印爲褚師石經宋本明翻岳本纂圖本褚作禇與釋文合　無更助天爲爲虐也宋本爲字不重是也

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淳熙本辭誤聘　非伉儷也宋本此節正義在如晉弔注下

始冬還乃書之淳熙本明翻岳本足利本重還字是也宋本還上空一字亦當作還字也

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淳熙本宇誤咎

齊使上大夫送之 顧炎武云石經送誤迎案石經此處缺炎武所據乃謬刻也　逆甲於宋 宋本明翻岳本監本毛本宋作送是也

經三年

襄二十五年盟重丘 足利本五誤三　十一年于亳城北 諸本作北此本誤此今改正監本亳作毫非也　杜氏之意 宋本無之字

冬大雨雹 諸本作雹此本誤電今改正

以自奔文也 宋本毛本奔下有爲字是也監本初刻亦脫後擠刻

傳三年

文襄至霸也 宋本至作之是以下正義四節摠入注文譏其無隱諱之下　其命朝聘之之數 補案二之字誤重

令諸侯朝聘霸主大國之法也 宋本令上有令諸侯者謂五字　弊王室 毛本弊作獘此本下弊字亦作獘毛本同

以過文襄之制 明翻岳本監本毛本以作已按以已古多通用　以過文襄之制也 監本毛本以作已

少姜有寵而死 石經宋本淳熙本姜作齊顧炎武以石經爲誤陳樹華云晉侯寵異少姜謂之少齊耳何得以爲誤或少齊一本作少姜故傳本有異今定作齊字按陳說是也

火中寒暑乃退 石經此處缺案詩豳風正義禮記檀弓正義李善注文選閒居賦引作火星中而寒暑乃退鄭氏周禮湊人注作火星中而寒暑退或一本有星字而字也

旦氏後即次房心 宋本氏下有中氏二字是也

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 岳本脫使嬰曰寡人五字　將奉質幣 石經質字係改刊

焜燿寡人之望 宋本以下正義十七節摠入乃許之注下

以備嬪嫱釋文嫱作廧云本又作嫱監本誤作嬙注同也按以作廧為近正廧即牆之或體嬪婦敘列如牆然故謂之牆 注董正至婦官諸本作董此本誤量

今訂正 振為整理之意宋本毛本意作義 宿有妃嫱婦御焉宋本婦作嬪 葢周末婦官有此名宋本名下有也字

在縗經之中諸本作縗石經此處缺釋文作衰云本亦作縗

豈惟寡君石經宋本淳熙本明翻岳本惟作唯

豆區釜鍾石經宋本明翻岳本閩本監本釜作釜按釜依說文宜作釜从金父聲索靖所書急就篇章艸正如此今字乃緐省淳熙本明翻岳本鍾作鐘下同

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釋文下二五字皆作四云舊本如此直加豆為五升而區釜自大故杜云區二斗釜八斗是也本或作五豆為區五區為

釜者為加舊豆區為五亦與杜注相合非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也

貸其而收薄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其作厚不誤監毛貸字上○乃注字之誤

而三老凍餒石經凍作涷案涷乃暴雨名石經非也

言刖多釋文亦作刖是也足利本刖作刑

而或燠休之釋文亦作休宋本明翻岳本休作休非注同毛詛父六經正誤云休皆作休誤休从人从芝术之术从木者音虛尤反休息也从术者音吁句反係廟諱嫌名案毛說非也

燠休代其痛也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代此本誤氏今改正 杜氏燠休痛念之聲宋本氏作云是也燠字閩本空缺

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諸本作相正義引定本作祖案沈彤云胡公為周始封陳之祖則相乃祖字之誤定本相作祖按宋本作祖非是若作祖則文理欠順

而女富溢尤淳熙本溢誤益

欒郤胥原狐皆卿也諸本作狐此本誤孤宋本皆上有先字 續簡伯慶鄭伯宗○案○衍宋本毛本無

愔藏也悛改也 明翻岳本無上也字盧文弨校本云當作悛改愔藏也

讒鼎名也 足利本後人記云一本作讒鼎鼎之名也 一云讒地名 諸本作云此本誤六今訂正

昧旦丕顯 釋文亦作丕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丕石經初作丕後人加末筆殆未知丕丕本無二字中一直或長或短粲體小變耳中直本無二筆也 丕大也 纂圖本監本毛本丕作丕

不敢不受而埋之 宋本重受字是也

幸而得死 石經死字改刊初刻似誤免字

爽明塏燥 宋本燥作燥正義同毛詛爻正誤云燥作燥誤與國本建本皆作燥潭本釋文作燥也當作燥亦當有也字案毛說是也今釋文有也字 注爽明塏燥 閩本監本毛本燥作燥下同 塏高地故爲燥也 宋本高下有是字

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 陳樹華曰朱氏日鈔云且字文義不接或疑上有闕文又疑曰字之誤諺曰以下皆晏子使宅人反故室辭

子豐至晉國 宋本此節正義在爲鄭僖公之爲大子豐與之俱適晉其復取之之故注下 監本毛本大誤太下同宋本重子字是也

伯石之汏也 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汏作汰注同釋文亦作汰非也石經宋本作汏

猶荷其祿 惠棟云荷當作何

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 石經吾字起一行稱字起一行皆九字案自郤二字三傳二字似改刊

二子曰 石經二字下後人旁增宣字

知而弗從 毛本弗誤復石經此處缺顧炎武云石經復誤作弗所據乃謬刊也

敬子不入禮記檀弓鄭注引作敬叔不入　五月至成公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敬子從之注下　五月莽滕公宋本滕下有成字是也

吉賤不獲來宋本此節正義在畏大國尊夫人也節注下

實不忘我好宋本以好字絕句釋文云一讀以好字向下　注一睦謂小邾宋本此節正義在季孫從之之下

余髮如此種種釋文云徐本作董董賈氏羣經音辨引同云今本作種

彼其髮短而心甚長石經短上後人增雖字非也

放盧至北燕宋本至作蒲嫳于三字

以殺公之外嬖纂圖本殺誤救

齊公孫竈卒監本作竈卒非

又弱一个焉監本个作介非

經四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七石經春秋經傳集解昭二第廿一淳熙本岳本昭下增公字並盡七年

楚靈王始會諸侯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足利本會作合是也

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史記楚世家正義引陰作南無有字　楚子至于申宋本此節正義在會于申之下　○注因申至

傳四年

胡城宋本○作疏字是也　波自義從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波作彼是也

賜盟于宋石經于字改刊

天或者欲逞其心　案劉向新序引作欲盈盈逞古多通用

曰晉有三不殆　石經宋本淳熙本毛本曰上有公字監本初刻亦無後擠刊是也

何鄉而不濟　諸本作鄉釋文云本又作嚮新序引傳亦作嚮俗鄉字　北嶽恒　釋文云恒如字本或作常在冀州案作恒者是也北岳本名恒山漢爲文帝諱改作常耳

四嶽　宋本以下正義八節揔入與人同欲盡濟注下　嶽本自以兩山爲名　段玉裁挍本嶽上有南字是也　是解衡霍二名之由也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由作山

書傳多云五岳　宋本岳作嶽　故此云四岳也　宋本監本毛本岳作嶽宋本無也字

在河南陽城縣西北　宋本淳熙本岳本北作南　武帝置嵩高縣　段玉裁挍本嵩作崈

在新城浾鄉縣南　釋文云浾音市又音尔漢書音義音稱或一音隸則當水旁作示恐非本或作㶟字誤也

中南　案新序作終南水經注云地理志曰縣有大一山古文以爲終南杜預以爲中南也陳樹華云左傳本作終杜氏改作中也

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　顧炎武云石經馬誤焉案石經不誤陳樹華云馬字模糊亦非劉向新序引不可作不足

啓其疆土　閩本監本疆作彊非也

魯衞偪於齊而親於晉　諸本作偪石經初刊作逼後改偪

聖人至爲災　宋本以下正義二十節揔入雹之爲菑節注下　正義曰無雹　宋本曰下有無雹謂無害物之雹雖有依時小雹不與物爲災也劉炫云既云二十五字案儀禮續通解引同　復見無雹之意　宋本復作覆　爲夏之十二月也　宋本爲作謂　二之日鑿冰冲冲　宋本冲作沖按冲俗沖字

有星朝見者　宋本星作早與儀禮經傳通解引合　三統厤在　閩本亦誤作在宋本監本毛本作云是也　故以時出之也　宋本毛本時上有是字監

本初刻無後擠刊 奎始溫見東方 閩本監本毛本溫作朝宋本作晨 言不獨其公 閩本監本毛本其作是亦非宋本作共

固陰沍寒 釋文沍作冱字按說文無沍字古祇作互 冱閉也 諸本作沍此本作互今改正淳熙本閉誤門 其藏至取之 此本五字並模糊依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補

上言取之用之之處下言藏之 此本言取之用之之處下八字模糊依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處作事 掌元物 宋本監本毛本元作互不誤下同

皆待此而達也 宋本無也字

棘赤有筏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筏作箴是也

則士亦食肉 宋本作肉食

祭寒而藏之 鄭氏豳風箋引作祭司寒而藏之正義曰箋引彼文加司字者彼文上句云以享司寒下句重述其事略其司字箋以經有藏冰獻羔二事故略引下句以當之不引上句故取上句之意加司字以足之初學記引亦有司字釋文云本或作祭司寒者非是也

開冰室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開上有始字是也 祭寒至啓之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寒此本誤寔今改正

爲正歲之夏即四月是也 宋本爲作謂

春無淒風 石經宋本淒作凄與釋文合注同按淒字从水者見說文从冫者俗字

震辟歷震物者 宋本辟歷作霹靂下同是也

夭死爲札 宋本夭作大不誤 大札則不舉 閩本監本毛本大誤夭 夭札疫癘也 宋本夭作大下同

二之日鑿冰冲冲 諸本作二此及閩本誤三今改正監本冰誤水宋本岳本冲作沖是也 謂二月春分 閩本監本毛本分作風是也 可以

正月納冰 宋本可上有故字是也 亦聖人之寓言也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寓此本誤寓今改正

郲不會宋本以下正義十一節揔入乃禍亂也句下

夏啟有鈞臺之享石經此行十一字夏啟有鈞臺五字似重刊　啓禹子也岳本脫也字

周武有孟津之誓釋文孟作盟音孟案孟明古音同用惠棟云禹貢正義曰杜預云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案鈞臺景亳岐縣酆宮塗山皆有注盟津獨無自是轉寫脫卻此條應補入

時伐紂也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時作將不誤

周成王歸自奄岳本脫周字

杜知其禮宋本監本毛本周作同是也　凡十三禮宋本監本毛本三作二是也

王使椒舉待於後以規過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待作侍是也

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宋本淳熙本纂圖本吾下有所字與石經合

寡君將墮幣焉諸本作墮詩小雅正月正義引傳作隳乃俗字也

六王啓湯武成康穆王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王作也不誤

皆所以示諸侯汏也淳熙本纂圖本監本毛本汏作汰非

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石經此行十一字甲申克之執五字改刊　而盡滅夷狄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夷狄作其族是也今改正

注邱十至一年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揔入政不率法節注下　邱之十六井宋本監本毛本無之字是也　給徭役宋本徭作傜是也　是與

家征別也宋本無也字

逸詩宋本淳熙本詩下有也字　子產自以爲權制濟國淳熙本濟誤齊

韓滅鄭 宋本韓上有而字

棘櫟至櫟亭 宋本此節正義在東國水節注下 是此櫟亭也 宋本無亭字 則河南陽翟縣也 宋本也上有是字

咸尹宜咎城鍾離 淳熙本纂圖本毛本咸作箴亦非石經宋本岳本足利本作箴與釋文合

生孟丙仲壬 諸本作壬石經初刻任後改壬

深目而豭喙 釋文豭作猳按說文豭牡豕也从豕叚聲

注襄二至六歲 宋本以下正義十一節揔入注文誣叔孫以媚季孫之下

齊大夫子明之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之作也是也

田於丘蕕 李善注文選運命論引作田於蒲邱

叔孫爲孟鍾 宋本岳本鍾作鐘與石經合正義及下注同

以血澆落之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血此本誤而今改正

異宮者樂敬也 宋本樂作崇是也

謁日也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日作白是也

聞鍾聲 淳熙本岳本纂圖本毛本鍾作鐘

怒將往 重脩監本往誤住

萊書公卿士名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卿作御不誤淳熙本士誤主

杜洩見釋文作泄是也賈公彥疏儀禮聘禮引作杜泄告之飢渴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飢作饑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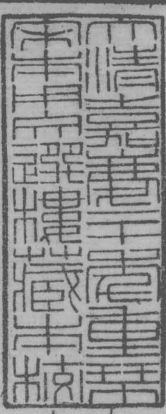
使寘饋于个而退釋文云寘本或作眞李善注文選思元賦運命論引傳个作介非　个東西廂釋文廂下有也字諸本脫又云本又作箱字按廂俗字箱正字

則置虛命徹重脩監本置誤直　示若叔孫已食淳熙本若誤君

乙卯卒監本毛本乙誤已

吾子爲司徒實書名重脩監本名誤石

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監本工誤王　亦以德爵宋本作亦以德詔爵監本毛本脫亦字



春秋左傳注疏卷四十二校勘記　止